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最佳女婿俏千金



序（网路版）

1998.6

这是小紫有生以来第一本完成的长篇小说（所谓未完成，是指那些学生时代写在学校作业本上的那种，每天上课偷偷传递给同学的“连载小说”。那种，写了很多，没有一本写完过。）大家都说，第一本小说会反应作者本人的个性、背景、过去等等。是啦，男女主角个性中各有某部份与小紫相同，为免不必要的猜测，小紫很明白的说好了 女主角上课的混功+男主角对话剧的喜爱+书中使用到的企画电脑游戏的背景=小紫（C%）；
var C*=range from 1~99。

有解了吗？

因为是第一本小说，缺点满分优点零分是必然。本来，在决定把此书搬上网页的时候，一度“雌心壮志”想把整本改写，后来基於时间效率地球资源网路空间能力范围环保问题加上香港回归了，太多了不得的理由使小紫搁置了这个超凡入圣的计画。

等到小紫红到发紫的那天，有不怕倒闭的出版社恳求小紫出版精华集，而且不顾一切愿以超高稿酬争取小紫有生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那个非常....非常时刻，我，在此立下毒誓，到时绝对会重写！！

现在，请将就看吧。

序

1996.6

晓静喜欢悲剧，从小但愿自己能写出让人哭断肠子，悲惨得要死要活的文艺大悲剧，因为“悲到底才是美”嘛！於是，中学时代写的小说主角全是心目中所谓“悲到底”的人物，记得我写过瞎子、哑巴、脸上有疤的、同性恋的、心理变态的杀手.....小时候的我，天真单纯(?)，没经过什么苦难(感谢父母)，竟然以为主角身有残缺就是悲剧，现在想来，有这种白痴低级没智商的想法才真是天大的悲剧！呜呼！

这本书，虽然主角本身“没有残缺”，但我还是“很残忍”地让第二女主角“不良於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小小的私欲.....哦，不是，此乃“妙选东床”整个故事最重要的起源，且看晓静如何为两位女主角找到最完美的“东床”吧！

但是话说到这里，不免有些疑问，什么叫做完美的丈夫？完美的爱情呢？有人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爱情，糊里糊涂也有喜欢的人，也结了婚，也白首到老了；有人糊里糊涂就爱得疯狂激烈，惊天动地，问他为什么爱，又说不出所以然来，总之爱就是爱；还有更糊涂的人，以为这样叫爱，那样也叫爱，一生不知道“爱”了几回，好像每个都是“最爱” 爱真的这么没

有道理，没有逻辑可循吗？能用理智分析的感情就不叫爱情吗？爱情一定要建立在某个条件上吗？因为他“怎样怎样”，所以我才爱他吗？而又因为“那样那样”，所以我又不再爱他了吗？或者，就算他“这样这样”，我还是爱他到底，致死不渝吗？所以，晓静以为爱情是一种糊里糊涂的感觉，有如细水长流的，有如烈火燃烧的，有如甜蜜如糖的，有如心痛肠断的，反正反正，没人能说得清，说得明，所以，爱情就是含糊不清，混乱无绪，浑浑噩噩，莫名其妙的感情。

第一章

听见敲门声，傅蓉蓉赶忙把脚指头塞进办公桌底下的高跟鞋里，坐直懒散的身体，让双眼“专心一致”对准电脑萤幕，然后才用一本正经的声音叫道“请进。”刘秘书抱着一叠厚厚的档案夹走进来。

“经理，这是到今天为止所收到的履历表。”她难掩一脸好奇的表情，最近并没听说公司里缺人，也不知道这几百张履历表到底是要应徵哪个职位的？“嗯，放在桌上吧！”傅蓉蓉硬绷绷的回答，假装没看见刘秘书脸上大大的问号，十支手指继续“忙碌”地敲打键盘。

刘秘书将档案夹放在办公桌上，推推鼻梁上的黑边眼镜，识相的离开经理办公室。

等门扎扎实实的关上后，傅蓉蓉才松了一口气，挺直的身体忙不迭滑进椅子上，正当她想再次甩掉白色高跟鞋，让受尽折磨的双脚得到解放时，电话里又传来刘秘书的声音“经理，董事长请你过去一下。”“知道了。”傅蓉蓉简单应了一句，下意识看看桌上的时钟，不禁佩服父亲分秒不差的准时习惯。但这值得人效法的“好习惯”却造成她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

她迅速拿起刘秘书刚刚放在桌角的档案夹，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其实即使工作再如何繁重，都不是构成她透不过气来的原因，逼得她快发疯的是充满空气中的沉重气氛啊！

才走到董事长办公室的大门前，她又感觉到一股令人窒息的压力从门缝里透出来。她挺直背脊，深吸一口气后，才举手敲门。

“进来。”傅浩天坐在桃花木办公桌后面，看着身着一袭白色套装的女儿走进来。对这位从小不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女儿，他有时会一阵眩惑，以为自己面对的是陌生人，但那张清秀绝伦的面容却又熟悉得令他心悸。看见年纪不到五十的父亲，形貌却已经像六十多岁的老人，傅蓉蓉一阵心疼，脸上却依然保持公式化的“扑克表情”。

等傅蓉蓉在他对面的椅子坐下后，傅浩天才清清嗓子说“开始吧，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交叠起短裙下白晰的双腿，傅蓉蓉先将手上像电话簿的档案夹放在办公桌上，“我们已经收到六百三十六份应徵者的资料，预计总数将会有七百多份。”她再摊开另一份文案夹，顺手将落在胸前的长发拨到肩后，清晰的向父亲说明这个企画的重点“下星期，我会请刘秘书

从所有应徵者中筛选出符合资格、条件最好的一百五十位，通知他们准备笔试，再根据笔试成绩选出三十位进行面试”“等等，你计画的笔试项目是什么？”傅浩天打断女儿的报告。

傅蓉蓉先为父亲解释笔试内容，“不难，主要为两份文稿，第一份是简短扼要的自传，约在一千字左右。”她停顿住，抬眼观察父亲的反应。

“可以，藉此了解他们的个性和人生观，必要时别忘了找心理医生为你作深入分析。”傅浩天提醒她。

“是的。”傅蓉蓉装出小心谨慎的样子，刻意在文案上写下父亲的意见。

“再来呢？”“第二份是个人所学的心得报告，不计长短、不论内容，可以是学术论文，也可以是企画案，总之以能表现自己专长为主。”傅蓉蓉举一反三，不等父亲开口，自动补充重点“必要时我会请专家学者评分供我参考。”看见父亲满意地颌首，她忍住想笑的冲动继续说“至於三十人的面试计画，我预计在两个月内完成，暂订从其中选出三到五位入围者，届时我会请爸爸做进一步鉴定，挑出最后的人选。”至於面试细节就暂时保密吧！她在心里补充说明。

“我知道了，就这么办吧！”傅浩天推开旋转椅站起身，慢步走向落地窗前，背对女儿，“关于发行光碟杂志的那份企画，最迟后天早上要给我。”“我已经完成了，今天就可以让您过目，等我将档案列印出来后立刻送来给您。”傅蓉蓉越说越心虚，那份企画案昨天就“到手”了，但她连看也还没看一眼，如今只有先脱身再说，免得被父亲询问细节。

她迅速合起文案夹，一脸庄重的审视手表，“我两点要开会，得先去准备一下。”傅浩天面向落地窗，向后对女儿挥挥手。傅蓉蓉拿起桌上厚厚的档案夹，旋即起身走向门口。一出董事长办公室，她立刻呼出长长一口气，哇，真险！

经过刘秘书的座位时，她将装着履历表的档案夹放在秘书桌上。“帮我筛选这些履历表，星期一是最后截止日，星期三交给我。”又从手中的文案里抽出一张纸，“资格列在这里，如果有你不能决定的，再让我亲自处理。”秘书小姐推推厚重的眼镜，只见纸上整整齐齐的打着几行字，随着眼睛一行行浏览纸上的“资格”，她的嘴巴也越张越大。

“一、年龄不得超过三十二岁*二、学历不得低於硕士*三、身高不得短於一七五*四、体重不得高於七十五*五、家世清白*六、身体健康*七、面貌端正*八、无婚姻记录*九、无不良前科*十、主修科目或工作经历以与本公司业务相关者优先考虑”刘秘书望望那叠将近十公分高的履历表，再也按捺不住浓浓的好奇心，抬头看着老板的千金小姐，也是新上任的企画部经理。

“这……到底是应徵哪个职位的？经理。”“董事长的女婿。”她俏皮的竖起食指放在唇上，“嘘！千万别声张啊！”她对下巴快要掉到地上的秘书小姐微微一笑，翩然转身离开，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她不断提醒自己，别忘了必须在十五分钟内，将光碟杂志的企画案先“背”进肚子里才行哪！

宛如流星划过天际，韩伦以秘书小姐还来不及眨眼的速度，一直线冲进韩氏企业的董事长办公室，在房间当中站定，身体挺得比电线杆还要笔直。

“我要辞职。”他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一张俊脸充满坚定的决心。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潘维民沈默不语，视线凝住在一份摊开的文件上。

当办公室门把被转动的那一秒钟，他就料到是怎么回事了——除了韩伦，没有人会不经过通报和敲门程序，这样大咧咧的闯进他的办公室。

这天终于到了，整整三年，韩伦真的连一天也不愿意多留！潘维民感慨万千，脸上却不露丝毫痕迹。

韩伦等了两分钟，见表哥始终不说话，于是再次表示自己不容退让的立场。

“我要辞职。”潘维民仍然一字不发，站起身，开始在二十坪大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你不吭声，我就跟你耗上了！韩伦像和潘维民有不共之仇似的，执意要和“敌人”展开长期抗战，也不再说话，迳自绕到桌子后面，在表哥的皮椅中坐了下来，把右脚翘在左脚上，摆出最舒服最惬意的姿势，一脉好整以暇的样子。

潘维民由眼角的余光瞥见韩伦悠然自得的表情，心绪百端交集。这两年来，只要是韩伦出马的案子永远手到擒来，没有一桩是失败的，但老实说，潘维民实在怀疑这样“不稳重、不积极、不应酬”的“三不”态度，怎么会让韩伦争取到这么多客户？他真为韩伦惋惜，这样一个万中选一的人才竟然对事业没有分毫野心。

就算韩伦不是亲人，只是一般员工，他也不能轻易放走这样一位“天才战将”啊！经过十分钟的沉默，还是潘维民先开口“姑父临死前，你当着我的面，答应他两件事，一是念完硕士……”“我做到了。”韩伦眼睛看着角落的书架，面不改色的插嘴。

“第二件事情，是接管姑父留下来的这家公司……”“不，我说的是『我会尽力去试』，并没有给爸任何允诺！”韩伦当场纠正，从椅子上跳起来，用比潘维民更快的速度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动。“当时我试了三个月，知道自己不适合从商，可是你用『要和我一起辞职』这招来威胁我，要我立下约定，再试三年，如果我还是无法适应，你绝对不会再逼我，会放我自由！难道你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吗？亲爱的表哥，今天正是三年期满的日子。”说完，他停住脚步，以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等潘维民开口，眉目之间清楚明白写着“我知道你是言出必行的人”！

这些年来，韩伦不是不明白表哥对他的期望，无奈何对工作的兴趣是不能勉强的。在韩伦的想法中，“子承父业”只是老人家的一个心愿，期望下一代能延续生命的渴望，但如果子孙本身没有意愿，却为了完成老一辈的心愿而勉强从事自己没有兴趣的工作，无异是在葬送自己的一生，不过是可悲的愚孝罢了！

况且，他的确尽力尝试过了，韩伦自问他对得起父亲。

更重要的是，父亲的事业已经有表哥来“发扬光大”了，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一片天空呢？听韩伦把自己说得像是被拘禁的囚犯似的，潘维民不禁悲从中来，难道他的作法错了吗？多年来，他一心想报答姑父的养育之恩，努力将公司打理得有声有色，期望有朝一日能将公司交到表弟手上，完成姑父的遗愿。

也许我真的应该放他走。潘维民无奈的想着，韩伦经常以空洞的眼神面对办公桌发呆，他知道表弟心不在此，挽留一个没有心的人有什么用呢？蓦然间，一道灵光闪现，他脑中浮现关于乐视企业的“传言”，如果传言属实，说不定……他权衡得失，认为此计即使失败，对韩伦也别无伤害，但若侥幸成功，不但能让韩氏企业以几何倍数成长，还可以让韩伦结下一桩好姻缘，这样一来，他也算对姑父有个交代了。

姑父，这次是我最后的尝试了。潘维民心中默念，但愿姑父在天有灵，能知道我真的尽力了。

他紧紧盯着韩伦看，那眼神让韩伦全身发毛，感觉自己像是拍卖场上待价而沽的种马。

半晌，似乎“评估”完毕，潘维民板起脸孔，正颜厉色的对韩伦说“我没有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但你记错了，当时我说的是『我会考虑放你』，并没有给你任何允诺！”他把韩伦“耍赖”的招数原封不动奉还。

韩伦俊脸立刻覆上一层冰砖，两簇火焰从冰砖后面喷射而出。“你的意思是，你不打算放我？”在韩伦的逼视下，潘维民从容不迫的回答“我没这么说。”韩伦立刻笑得比太阳还要灿烂，“既然如此，”他连忙跳起身，准备在表哥还没有改变心意之前尽速逃离，“我就做到今天为止，该交接的事情我……”“我也没说现在就放你。”潘维民不慌不忙打断他的喜悦。

韩伦一脸诧异，对表哥上上下下看了足足三十秒钟，连手指的动静也不放过，还是不明白他在打什么主意。

要是这么轻易就被你看穿，姑父也不可能把你交到我手上，小猴子！潘维民摆出一副如来佛似的笑容，气定神闲的说“我的意思是，还有最后一个 Case 要交给你，等你完成后，三百六十行随你做哪一行，我再也不会阻拦你了。”韩伦大喜过望，眼前已经看见好大一片天空在对他招手呢！他快乐得又搔头又搓手，恨不得在三分钟内搞定表哥口中的“最后一个”案子。

捲宋 窰丛谿劬铮 孕u谿睦铮 凹亲牛 缦 闷O*了，就别怪我会从长计议。”“别说玩笑话，表哥。”韩伦挑挑眉毛，得意到有点儿忘形了，“你倒是说说有哪桩案子是败在我手上的？”唉，就因为这样，我才舍不得放你走啊！潘维民暗叹。“先不要说大话，听我把案子的状况解释完再吹牛吧！”韩伦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耐着性子重新坐回椅子上。

潘维民背着手，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谨慎斟酌字句，既不能让韩伦心起怀疑，也不能让自己在日后被冠上“骗子”的头衔。

“这次的消息是从幕后传出的，传言傅浩天在计画一件『价值连城』的秘密案子，负责这个案子的人是他的女儿傅蓉蓉，她目前正在积极寻找『合作对象』。”没错！潘维民佩服自己用字得当，保证“童叟无欺”傅浩天女儿的身价的确“价值连城”，至於所谓的“合作对象”，自然就是要“合作”一辈子的结婚“对象”啦！

潘维民偷瞄一眼，见韩伦毫无反应，不知道是充耳不闻呢？还是压根不知道傅浩天是何许人也？至少他确定韩伦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选婿企画案”，於是他安心的说下去“傅浩天的乐视企业以制造电视游乐器发迹，这几年开发出来的电脑游戏软体不但可以和日本相抗衡，还进一步打回日本市场，现在除了电脑资讯的事业外，傅浩天在传播业的势力也是数一数二的，可以说是台湾娱乐事业坐二望一的的龙头角色，一年前才与韦立庸这位世界闻名的传播大佬合作，在美国设立华人电视台……”韩伦听得索然无味，捧起一叠草稿纸，自顾自的在纸上随手涂写。

潘维民视若无睹。“……至於傅浩天的女儿傅蓉蓉，今年二十三岁，从小就住在国外，三个月前才修完企管硕士回国，最近开始担任乐视的企画部经理，听说工作效率高得惊人，但除了往返公司和家，她等於足不出户，每天只和几位亲信部下接触，外界几乎没有人认识她，此外，还有一个关于她的传说……”韩伦百无聊赖，干脆打起哈欠，只差还算争气的眼皮尚未阖起。

“……传说她是乐视企业的『影子功臣』，打从中学时代起，就帮她父亲设计了许多知名的游戏软体，为乐视奠定不败的基础，让傅浩天可以无后顾之忧的拓展其他行业。”潘维民刻意举出这段“女承父业”的实例，可惜一番好意被当成马耳东风，韩伦已经头低低眼垂垂。“我说完了，你可以离开了！”潘维民骤然划下句点。

韩伦头抬得太快太猛，后颈发出“喀”的一声。“说完了？”他张大难以置信的眼睛。

“是啊！”潘维民耸耸肩膀，双手无辜的向两边摊开，“我没别的可以奉告了。”“没有底价？没有策略？案子的性质？预估的利润？究竟适不适合我们公司的业务呢？”他每提出一个问题，都只见到潘维民理所当然的大摇其头。

“我说过这是个秘密案子，但是不管它属于何种性质，我都势在必得哦！对了，还有一点。”潘维民走到办公桌边，拉开抽屉，探手搜索文件的最底层，一会儿拿出一张纸递给韩伦。“你从这里开始吧！”韩伦接过那张纸，一脸茫然，它怎么看都像一张履历表啊！“这是做什么的？”“你看它像什么？”“履历表。”“那不就是罗！填完贴上照片就寄出去吧！”潘维民说得轻松写意。

“你要我应徵什么？”韩伦用戒备的眼神，打量这个肚子深不见底的表哥，深怕自己被他卖到泰国当人妖。

“当然是乐视企业这件案子的『合作对象』呀！”“什么？谈合作还要先寄履历表？”韩伦差点从椅子上跌下地。

“就是说嘛！我也不懂傅小姐在打什么主意，反正这是她定下的游戏规则，想参加的人只好乖乖跟随啦！”潘维民非常诚恳的表示，因为他真的到现在也想不透傅浩天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为女儿“应徵丈夫”。

根据告诉他这消息的朋友说，一个月前，傅浩天放出风声，邀请商界、娱乐界、金融界、政治界……所有大小老板、名人雅士的本人或儿子或孙子或表弟或堂弟或侄子或外甥……报名参加这场“我爱红娘”的游戏，准备从几百名应徵者中选出他的东床快婿。

初听这件事，潘维民一笑置之，如果是脑筋正常的女人，怎么会用这么异想天开的方式去选丈夫呢？就算她是因为长相太抱歉了，所以才采取这种方式徵婚，但老实说，凭傅浩天的财势，潘维民不相信没有像苍蝇一样黏着傅蓉蓉的男人。

但渐渐地，他开始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因为同行之间有太多适婚的单身朋友都寄出了履历表，跃跃欲试，大家的看法都相同，反正试试不会少块肉，说不定真的能娶座金山回家——这也正是潘维民此刻对韩伦所抱的希望。

韩伦若有所思，对着履历表发了几秒钟的愣，突然抬头直视潘维民的眼睛，“表哥，你没有骗我吧？真的有案子的存在？”“当然啦！”他拍着胸脯，“表哥什么时候骗过你了？”他只不过“瞒”了一点儿消息，哦，不，是“忘”了提起罢了！

“好！这案子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韩伦扬起“舍我其谁”的志气，跨大步走向门口。

但愿如此！潘维民也暗自相信这笔“生意”是稳赚不赔的。看着韩伦气宇轩昂的背影一步步走出办公室，就好像已经看见亲爱的表弟一步步踏上

结婚礼堂的场景。

傅蓉蓉轻敲姊姊的房门，听见里面传来柔柔一声“请进”后，她推门进入。

房里，傅萱萱背对门口，面向落地窗坐在轮椅上，等身后响起关门声，傅萱萱才转动轮椅离开窗前。

一看见这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庞，傅蓉蓉心脏就起一阵绞痛，那痛是来自对姊姊的怜惜和疼爱，两人出生时间相距不过十几分钟，怎么命运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两姊妹不到一岁时，傅浩天就和妻子吕秀琴离婚了，离婚的原因不在第三者，而是吕秀琴无法忍受丈夫为了事业而夜夜不回家，两人感情由浓磨到淡，终于又由淡磨到无。

但对傅浩天来说，白手起家不是容易事，何况自己是为了一家人的幸福在打拼，他始终以为妻子的沈默代表她能谅解自己的心意，没想到吕秀琴只是隐忍不说，把所有的委屈吞落在肚里，每天过着宛如守活寡的生活，最后终于导致两人的离异。

经过协议，吕秀琴带着傅蓉蓉离开台湾，到美国投靠亲戚，而傅萱萱则归父亲。傅浩天带着大女儿，依旧不改工作狂的本性，傅萱萱等於是由佣人带大的，虽然衣食无缺，但可以说从来没有感受过父母羽翼的辟护。萱萱四岁那年，一次发起高烧，佣人胡乱给她塞了几颗感冒药应付，等傅浩天出差回家时，见到的是从此离不开轮椅的女儿……对这位因为工作而失去妻子、又失去女儿行走能力的父亲，傅蓉蓉没有厌恶的心，只有深深的同情，她知道父亲只是不善於表达情感，满腹的悔意堆积在心中，十几年来积水成渊，只有更深沈更难解，他不求得到原谅，只是任由无止无尽的自责惩罚自己的疏忽。

但姊姊是怎么看待父亲呢？她不知道。

从小傅蓉蓉在母亲身畔成长，正当自己无忧无虑的过着童年生活时，姊姊却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过着等於没有双亲的寂寞日子，甚至没有行动自由。虽然是双生姊妹，但自小分离，直到最近才相认，傅蓉蓉不敢贸然触及太隐私的感情。

“你要的书我帮你带回来了。”她将手上两本关于网路程式设计的原文书递向前。

“帮我放在桌上吧！谢谢你。”傅萱萱以一成不变的恬淡语调说。长年不见阳光的脸蛋白到像是透明一样，比起傅蓉蓉多了一分出尘的纯净，却少了一分活泼的生气，让人以为吹口气就会打碎这个精雕细琢的玻璃娃娃。

傅蓉蓉放下书后，和平常一样，在傅萱萱的床缘坐下，开始滔滔不绝的为姊姊叙述今天公司里所发生的大小事情。

当然罗，关于那桩特地为姊姊所策画的“选婿企画案”，她是支字不会提的。正当她兴高采烈说到父亲已经有成立第四台的念头，准备自制节目时，傅萱萱却悠悠叹了口气。

傅蓉蓉停下话头，心情随着姊姊的叹息起伏不定，是她说错了什么话吗？“怎么了？萱萱。”她谨慎观察姊姊的表情。

傅萱萱淡淡一笑，柔声说“我只是在想，你肯回来帮爸真好，原先我以为你会拒绝，想不到你不但毫不犹豫，还成了爸的得意助手。”虽然她的声音没有带丝毫嫉妒或讥讽之意，但听得傅蓉蓉心头一悸，害怕自己想帮助姊姊和父亲的心意却招来了反效果，抢了姊姊锋头。

她之所以“毫不犹豫”接受父亲的建议回国，帮他发展事业，全是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吕秀琴半年前因病过世，傅蓉蓉知道母亲生前没一日或忘她留在台湾的大女儿，临死前的遗言是希望傅蓉蓉有机会能帮她照顾从小没有母亲陪伴的女儿。

自始至终，吕秀琴没有一点怨恨傅浩天的意思，她曾经表示，自己是个活在矛盾中的女人，一面敬佩丈夫对事业的上进心，一面却又希望他能拨出时间陪伴自己，要怪只能怪她无能帮助丈夫，不能为他分忧解劳。

傅蓉蓉思忖片刻，才满脸诚恳的对姊姊说：“要说爸的得意助手实在非你莫属，如果没有你帮他开发软体，今天就不会有乐视企业的存在，至於我，不过是帮爸爸分担些杂务罢了！”而且等时候到了，我就会退出，离开这个本来就不属于我的世界，她在心里默默补充。

傅萱萱听见此话，白瓷般的脸颊上透出一抹红润。她甚少接触外人，父亲严肃寡言，很少称赞她，顶多淡淡一句“这次的游戏卖得不错”，这就是傅浩天最佳的赞美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蓉蓉。别为了逗我开心而哄我啊，我真的有帮上爸的忙吗？”她当然听得出妹妹声音里的真诚，只是怀疑自己的能力，坦白说，除了写程式，她什么也不懂，只管把写好的游戏软体交给父亲处理，关于市场或评价之类的，她真是没有一点概念，有时还疑惑自己写的游戏真的会有人买吗？听姊姊问得这么单纯天真，傅蓉蓉又是一阵心痛，她看得出姊姊非常在意父亲，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急切渴望得到父亲更多的关注。

於是她赶忙指天立誓，“一点也不哄你，萱萱，我看过公司的销售记录，光是前年那支『天使之剑』，上市不到四个月就卖出六万套，更别说去年那支『骑龙者传说』，在日本还……”看见傅萱萱的表情在瞬间变得哀伤至极，她顿时住口，讶异的看着姊姊。

“发生什么事？萱萱。”傅萱萱眼眶一红，两颗珍珠大的泪水从眨动的长睫毛下溢出，她别过头，转动轮椅背对妹妹，沈默不语。

“萱萱，你怎么了？我说了什么不应该说的话吗？”傅蓉蓉紧张的站起身，看见姊姊流泪，她的心也跟着紧缩。

“我知道你是想哄我开心，蓉蓉，真的很感谢你的好意。”傅萱萱掩不住声音里的悲戚，“但是，希望你下次能把谎话编得更完美。你提到的那两支游戏都不是我写的啊！”傅蓉蓉一征，这怎么可能呢？她连忙搜索记忆，确定自己并没有弄错游戏名称。

蓦地，一个念头闪过她脑海，她收敛心神，不急不徐的说：“那支『天使之剑』是叙述一个年轻商人在无意间得到一把宝剑，而那把剑实际上是镇压鬼界的神器，传说持剑之人可以劈开时空巨门，自由来回过去与未来之间……”傅萱萱猛然推动轮椅，张大诧异的眼睛瞪着她，傅蓉蓉更肯定自己的推测没有错，继续往下说：“……年轻人为了挽回因意外丧生的爱人，执意要找到时空巨门，改变历史，於是他成了人鬼神三界都在缉捕的对象。”她停顿住，用一脸的笑容面对傅萱萱一脸的疑惑，“这支游戏的大小总共是六十三 MB，我说的对吗？”傅萱萱在猛点头之余，不忘用难以置信的口气追问：“那么，什么『骑龙者传说』呢？难道……”“至於这支吗？则是结合动作和角色扮演的网路游戏，可以让多达十个探险队伍藉由网路互相比较劲，每支探险队伍可容纳八位队员，由游戏玩者自由组合而成，除了这项特色外，它的迷宫地图会随着时间改变更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我说的对吗？”

她又问一次。

这下傅萱萱再无怀疑，喜悦的情绪布满她红通通的脸颊，“对的对的，这两支都是我写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蓉蓉，为什么名字变了呢？它们真的卖得很好吗？你玩过吗？”傅蓉蓉看见姊姊笑逐颜开，自己也跟着心花怒放，重新坐回床缘，笑咪咪的看着傅萱萱热切期待的表情。

“首先是名字的问题，萱萱，请问你最初取的游戏名称是什么？”她反问道。

“天使什么的那支我叫它『小可柔的梦』，因为主角的未婚妻死了，每天在天堂期待爱人来救她……怎么？有什么不对吗？”傅萱萱看见妹妹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不懂自己说了什么好笑的话。

“待待会儿我再解释，先告诉我『骑龙者传说』的原名是什么？”傅蓉蓉勉强压抑笑声问她。

“紫色琉璃。”这次傅萱萱百分之百确定自己说错话了，因为傅蓉蓉已经笑得从床上滚下来。

她局促不安的解释“因为……游戏里最厉害的宝物是一块紫色琉璃啊！所以我……”傅蓉蓉听出她声音里的困窘，想想自己也笑够了，这才捧着发疼的肚子，盘腿坐在地上，试着调整呼吸，用真诚的声音为她说明。“萱萱，你要知道，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游戏玩者是男孩子，再以这两支游戏的内容来看，主要消费层次一定是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男性，当然不能取个像爱情小说似的名字罗！我想爸爸一定没有跟你提过更改名称的决定。”“原来是这样。”傅萱萱一扫适才的不安，也跟着笑起来。

她以兴奋的口吻追问这两支游戏的销售状况，傅蓉蓉据自己所知，尽力为姊姊说明。根据公司的记录和杂志的报导来看，“天使之剑”是将乐视资讯推上台湾电脑游戏界第一宝座的大功臣，而“骑龙者传说”则成功的为傅浩天开拓海外市场，更将公司的名声拱到颠峰，至今还没有人能写出比它更具声势的网路游戏。

除了这两支游戏外，傅蓉蓉又提了一些游戏名称和内容，有的得到玩者票选第一名，有的破销售记录，有的甚至得过年度大奖，而傅萱萱更是一一确定这些“听来陌生”的游戏，如假包换是出自她的手。

其实傅蓉蓉并没有玩过这些游戏，但接触公司业务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而且要帮父亲的忙不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必要的资料她当然要弄清楚。

傅萱萱听得眉开眼笑，这么多年来，可以说直到此刻，她才知道自己的确是受到肯定的，不是终年躲在家里一无是处的“废人”。

“蓉蓉，你真厉害，这么多资料都背一清二楚，怪不得不到两个月就帮爸企画了这么多新案子。”傅萱萱衷心佩服。

对姊姊这句诚心诚意的赞赏，傅蓉蓉一半得意一半惭愧，得意的是她向来引以为傲的记忆力确实不同凡响，虽不敢说过目不忘，但过目“两次”就能背得九成九却是事实，而关于企画的部份……她真但愿手上有把宝剑能劈开大地，让她一头钻进去。

她真的好想好想招供，但时候未到，也只能在心中祷告上帝能原谅她，唉！

回到房间，傅蓉蓉首先确定房门确实锁上后，以第一速度冲向床铺，把身体四平八稳的摊在柔软的床垫上，拿起床头电话，直拨美国旧金山。

电话响了十声，没人接听，她不死心，继续让电话吵下去。直到第二十二声时，远端才传来电话被接起的声音，跟着是一声慵懒的“Hello”。

“嗨，迪恩，是我啦！”“你又在发疯啦？这么早打来，吵死人啊！”“对啊，你就是那个死人呀！喂，迪恩，『资讯处理保全对策』的企画写好了没？我明天下午要用。”“琼安，两个钟头前我就传到你那里去了，拜托你以后先看看电脑再来『吵死人』，成吗？”“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是最靠得住的，如果没有你，我连……”“连业都毕不了。”他自动自发接下去，“你这话我听了N年了，如果你真的感谢我，能立刻放我去睡觉吗？为了赶你那个案子，我整整少睡了四个钟头，下回别在最后一秒钟才通知我好吗？”“Sorry，你去睡吧，我不吵你了，别忘了下星期那份『弹性上班制度』的企画呀！千万拜托了！”“我真服了你了，连这种『小鸟 Case』也要我写？你的手废了还是脑袋变糰糊了？”“你不知道啦，明天就是笔试的日子，我可有得忙了，整整一百五十份考卷都要我过目，你以为我是 superwoman 啊？”“得了得了，只要你让我有充分的睡眠，我就感激不尽了。”“迪恩，thankyou。”

“Sure，琼安，拜拜！”挂下电话，傅蓉蓉连一秒钟也没停顿，从床上跳起来，跑向书桌打开电脑萤幕，把迪恩传来的档案叫出来，一看差点昏死过去，起码七十页的企画案，还加上这么多让人头晕目眩的专业名词。

“死疯子，他以为我一个晚上K得完啊？”她嘴里发着牢骚，但想到明天开会时，大家将用怎样“崇拜”的眼神看她“一天赶出来”的案子时，她又眉飞色舞起来了，谁教她身边有迪恩这么天才的军师呢？哈！

清晨三点半，韩伦交抱双臂，坐在书桌前，凝视那几叠比他头顶还高的档案，任由香菸在烟灰缸里烧着，白色烟雾冉冉上升，在他眼前展开一张朦胧的雾网。

他已经整整十五分钟都维持这样的姿势。

所有他能收集到的，关于乐视企业创立以来的一切资料都摊在桌面了。

怎么可能？十五分钟里，他反覆询问自己，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傅浩天私生活的记载呢？乐视企业的崛起是这五年中的事，在此之前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型资讯公司，傅浩天当然也是乏人问津的小人物。可是，就以这最近五年来说，所有的报传杂志永远只刊登“乐视企业”的动向，“傅浩天”这三个字不但甚少曝光，就算出现，也只是轻轻带过，或以“乐视企业的创始人”称之，仿佛提起此人的名字就像“触犯天条”似的。

这么多年下来，傅浩天甚至连记者会也不曾出席过，永远是由部下代劳。

从五年前起，乐视陆续推出一支比一支成功的游戏软体，这才开始声名大噪，在短短几年内市场就推展到国际舞台。但始终没有人知道帮傅浩天设计程式的“影子功臣”是谁，不知道有多少同行出天价想挖角这位神秘的天才程式设计师，全数无功而返，连名字也打听不到，甚至有人猜测这些游戏都是出自傅浩天本人之手。

直到三个月前，傅蓉蓉“从天而降”，大家才将她和乐视的“影子功臣”联想在一起，她也的确发挥天才的企画能力和超人的高效率，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推出无数强而有力的企画案，但除了名字曝光之外，她还是和以前一样，躲在幕后继续扮演“影子功臣”的角色。

这女人就像平空冒出来的，三个月前，整个世界的人甚至不知道傅浩天有女儿。

难道会是私生女？韩伦在绝望中胡思乱想。

他真的很有挫折感，这是进入商场三年以来，韩伦第一次感到束手无策。

谈业务合作竟然还要先通过“笔试”？韩伦越想越呕，今天就是笔试的日子了，而他却连案子的轮廓都看不出来。在他收集的所有资料中，他完全看不出乐视在哪个业务领域有特别的动作，虽然有傅浩天打算设立第四台的风声传出，但内定的合作伙伴肯定是韦氏财阀，两方从来没有一点不合的迹象，乐视又何必冒着得罪韦氏的风险，另寻新的合作对象呢？他也曾找过几位同行中的朋友打探，但那些人不是吞吞吐吐，就是矢口否认听说过这件秘密案子。韩伦真怀疑是不是表哥事先打点过，故意要为难他，还是所谓“朋友”二字真的如此轻贱，一到利害关头，个个反目成敌？从来，他抱定的战术是“攻心为上，出奇致胜”，每次接手一个案子之前，他必定将关键人物的来龙去脉、从小到大的生活琐事打听得一清二楚，然后从其他对手想不到的“死角”着手进攻。

就因为他深谙“知己知彼”的诀窍，这才能“百战百胜”。但这一次，韩伦茫然了，关于傅浩天和傅蓉蓉这两个核心人物的资料，他得到的等於是一张白纸！

照这状况看起来，潘维民是处心积虑要困他一辈子了！韩伦把全副的挫折感一股脑儿转移成对表哥的怒气，他用力捻熄香菸，哼，这支狐狸，你以为这样就能难倒我吗？不过大我三岁而已，就不信我翻不出你的手掌心！

不管五里雾里隐藏什么陷阱，他总之是闯定了！

第二章

乐视企业的总公司位于敦化北路和民生东路口的一栋办公大楼里，从六楼到十楼分别是业务部、硬体研发部、软体研发部、大型会议室与展示室、和各高级主管办公室。

八点四十五分，六楼的业务部与往常一样，还有大半员工尚未抵达，已经到达的少数人有的吃早餐、有的看报，也有已经开始投入工作的。在这段属于私人的时间中，除了偶尔几声“早安”外，只有稀疏的纸张翻动声和敲击键盘的声音。

坐在门口接待处的小妹用筷子夹起面线，张开嘴，正要把面线往嘴里送。

对外的大门打开，走进一位丰神俊朗的世纪大帅哥。

“黎黎黎”小妹“黎”了半天，这两个字永远没有机会离开她的嘴，而那口面线也永远没有机会进入她的肚子。

“请问，二号会议室在哪里？”对方风度翩翩，操着还算纯熟的国语问，“我是来参加笔试的。”小妹的樱桃小嘴还没阖上，拿着筷子的右手向“天空”一比，意思是会议室在楼上，但那“陀”面线就“啪”的全部落在她腿上。

对方忍着笑意，亲切的向她道谢后，转身走出门外。她整个人呆滞的坐在原处，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没睡醒，才会见到贴在她闺房的海报人物出现

在眼前。对，一定是梦，她昨天还见到电视的现场转播，他人明明应该在香港开演唱会才对啊！

否则就是长相神似的人……还没想出合理的解释，大门又被打开了，这次走进一位长相普通的小眼睛男人，全身上下都是名牌，金光闪闪的双手上总共戴着六支金戒指。熟读坊间所有八卦杂志的她，立刻认出此人是经常和女明星名字连在一起的叶公子。

对方同样询问会议室的所在就离开了。

不到半分钟，门又被打开，这次进来的是去年刚当选立法委员的林委员。小妹记得清楚分明，当时就因为他“斯斯文文”，想来“年轻有为”，所以就她这辈子最宝贵的第一次……投票权，投给了他。

“一表人才”的林委员也是来询问二号会议室的。等大门被开二十八次时，神智不清的小妹已经准备要挂号看医生了，只是不知道需要看眼科还是脑科，也许应该先医治饱受惊吓的心脏吧！

九点十五分，六、七、八楼里的员工为了今天的“异象”而众口喧腾，尤其是未婚的女性员工们，情绪完全烧到沸点，别说没有工作气氛，简直连椅子都坐不住，每个人都努力找藉口往洗手间或九楼跑。

说的更明白些，是九楼的二号会议室，原因自然是那里正聚集了她们梦寐以求的“超级金龟”们，虽然没有明白这些金龟为何云集于此，但只要“随随便便”被其中任何一个“看上”，这辈子就再也不愁了。

至於洗手间，当然是用来补妆的罗！这还用问吗？正当楼下盛况空前，热闹滚滚时，傅蓉蓉正在她十楼的办公室里睡得又香又甜。昨天晚上舍命K企画案，一直到三点半总算全部融会贯通，只是看状况眼皮实在撑不住，这一闭起来不知道要睡到几点钟才会“重见天日”，干脆直接到办公室来睡，保证不会迟到，不但省了塞车时间，还可以被“误以为”她在辛勤工作呢！真是一举数得。哈！

於是，她就在佩服自己的得意心情下，做了无数个好梦。

刘秘书一到办公室就在桌上见到傅蓉蓉留下的纸条，交代她有“十万火急”的案子要赶，九点二十分以前不准任何人骚扰她。刘秘书不停看着手表，为了确定时间没有错，还打了“一一七”查询，直到百分之百保证现在是九点二十分整时，她才上前敲傅蓉蓉的办公室门。

“经理。”里面没有声音。

“经理。”她再叫大声些。

还是没有声音。

刘秘书大着胆子转动门把，但门上了锁，不得已，她再敲门。

傅蓉蓉蜷缩在办公室的小沙发上，朦胧听见叫门声。

请进。她在梦里回答。

“扣扣扣”的敲门声还在耳边徘徊。

请进啊。她以为自己发出声音。等敲门声越来越大时，她终于大叫出口“我说请进！”此时门外的刘秘书已经敲了整整三分的门，眼镜不断从满是汗水的鼻梁向下滑。“经理，您把门锁住了。”傅蓉蓉从沙发上跳起来，花了一秒半的时间才搞清楚自己身在何方，立刻大叫“不请进，我马上就好，等等我把这篇文章打完！”一看手表，乖乖不得了，还有六分钟“笔试”就要开始了！她一面佩服自己还记得今天的计画，一面以奥运选手的速度冲向办公桌，打开电脑、摊开三份文件、弄乱桌子、拿出皮包里的

化妆镜、梳好头发、涂好口红、穿上外套、拉平裙摆，所有动作在五十秒内完成，最后才套上高跟鞋。

九点二十五分，她以优雅无比的动作打开门，让香汗淋漓的刘秘书进来。

“人都到齐了吗？”她问，指的当然是参加笔试的男士们。

刘秘书摇头，“差三个人还没到。”傅蓉蓉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两张预先打好的稿子。“好，你立刻到九楼二号会议室去，比你晚到的都算弃权。你先宣布这张纸的内容，然后发给每人十张稿纸和笔，再用内线通知我，等我透过播音和他们说话之后，你接着读另一张纸，解释笔试内容。如果有人坚持非用电脑打字，就带那些人到第五会议室去。今天一整天，二号和五号会议室都不会有别人使用。”刘秘书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像霓虹灯一样闪烁不定，在傅蓉蓉说话的十八秒钟内变换了十八次颜色。傅蓉蓉看在眼里，抱歉在心里，如非不得已，她绝对不会让个性单纯且未婚的刘秘书面对一百多位名男人“演讲”。

根据计画，现在的她，无论如何还不能和那些应徵者照面！

傅蓉蓉把声音放温柔，“留心，不准任何人用电话，进洗手间不准带大哥大，此外，如果还没交卷就离开九楼形同放弃。”她停顿一下，用充满怜悯的眼神看着她的秘书，“都明白了吗？”刘秘书点点头，接过“演讲稿”，转身走向死刑台的沈重步伐离开经理办公室。

“哦，对了。”傅蓉蓉在她身后叫道。

刚踏出门外的刘秘书转头。

“顺便请小妹帮我买份早餐，我要鲔鱼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牛奶，另外……”看见刘秘书一脸茫然，她改口道“算了，我自己来吧！”九点二十九分，韩伦恰恰比刘秘书早十五秒钟进入九楼的二号会议室里。不消五秒钟，藏在太阳眼镜后面的一双利眼已经把在场所有人的面孔一扫无遗，然后才在房间里的一个空角落坐了下来。

韩伦思忖，原本以为可以从那些他知道的面孔中看出一些端倪，因为各人负责的业务范围不同，应该能推测出这个案子的大致方向，但此刻看来，这个如意算盘显然行不通，这些人中有彼此曾经站在敌对立场的竞争者，也有和他有交情的商场“朋友”，甚至有娱乐界或政治界的人物，原来这案子不单纯涉及商务，只怕其中还有蹊跷。

朋友？韩伦不屑的哼了一声，怪不得他们不愿提供消息，原来如此！更奇怪的是，在场全是二、三十岁的男人！一些据他所知，年纪较大却经验丰富的商场前辈，这次却全部缺席，不知道是主动放弃，还是经过傅蓉蓉刻意挑选后的结果？他正在绞尽脑汁分析时，扩音器里飘出一个清新甜美的声音，那声音悦耳至极，令他心波荡漾，一时之间几乎忘却自己身在何方。

“各位先生们，大家好，我是傅蓉蓉，首先代表乐视企业欢迎大家的光临，再来要向大家致十二万分的歉意，我因为有要事在身，实在分不出时间和大家见面，只好请我的秘书刘小姐代劳，为各位解释今天笔试的详细内容……”韩伦凝聚心神，想从这段极度公事化的宣布中，听出任何一点有用的讯息。除他之外，在场一百多位男士也都稟息聆听这位“可能是自己未来妻子”的傅蓉蓉说话，但他们的心意自然与韩伦不同，有的为着她如乳燕归巢的声音而悠然神往，有的则暗自揣测声音主人的长相是否和她的声音一样婉转动人。

“……请大家见谅，我相信，只要彼此有缘，今后还会有许多见面的机会，到时候，我一定会好好回请各位，弥补今日未能克尽地主之谊的遗憾。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拨冗参加考试，让我预祝每位都能有理想成绩。刘秘书，接下来就麻烦你为我接待大家了。”傅蓉蓉美妙的声音还犹在耳畔，刘秘书结结巴巴的声音已经开始解释笔试的内容。时间他不容多想，韩伦压下所有的问号，凝神倾听，总算安下第一颗心。

自传和心得报告嘛！对他算是轻而易举，唯一的难题是要选择哪一类的题材，又要从哪个角度着手，才能准确抓住傅浩天和傅蓉蓉的心？他思索片刻，开始走笔疾书。

星期天一早，傅浩天依照每天的惯例，准六点起床，在空旷的饭厅独自用早餐。读完中、日、英总共八份报纸，看看时间，正好八点。

“何妈！”他喝完最后一口咖啡，将空杯放在桌上。老佣人手中提着咖啡壶，脚下踩着碎步匆匆从厨房出来，为老爷斟满热腾腾的咖啡。傅浩天眼睛盯着报纸，头也不抬的问何妈：“小姐起床了吗？”他的口气是淡然的，仿佛在问不相干的人似的。

何妈早就习惯老爷这样的态度。傅萱萱残废后，傅浩天自然辞退了原先不负责任的佣人，改聘请何妈全天候照顾女儿，十几年来，何妈就像傅家的女主人，全家大小事都由她打理，对傅萱萱这个让人又怜又爱的女孩，她更是当成自己的孙女儿来疼。

比起当父亲的，何妈更像傅萱萱的亲人。“萱萱小姐还在打电脑，她整晚都没睡呢！”何妈人老心眼可不老，她明知老爷问的是“二小姐”，但她假装听不懂，故意先提“大小姐”，免得老爷总是忘了他还有这么一个“影子女儿”存在。并非她不喜欢傅蓉蓉，还记得三个月前，傅蓉蓉提着行李箱出现在她面前时，何妈还拼命揉着一双老眼，以为自己见到的是双腿复原的萱萱小姐哩！

当然，何妈也知道那是这辈子不可能实现的梦。在傅家待了十几年，她第一次知道萱萱小姐有这样一个双胞胎妹妹，同样明眸皓齿，同样亲切可人，她当然不会不喜欢这个甜美的丫头。但，再怎么想，那颗固执的老心总是偏着萱萱小姐多些，尤其看着二小姐活蹦乱跳的，她就忍不住为大小姐难受。

傅浩天沉默几秒钟后，又问：“蓉蓉呢？”“大概还在睡吧，我也不清楚，反正二小姐自己会照料自己，不用我费神。”何妈尽量不动声色的回答，但傅浩天还是听出她的语调有异，抬头瞄了一眼何妈布满皱纹的老脸。何妈也回看他，眼睛里没有丁点儿畏惧。

傅浩天知道这位老佣人一向忠心耿耿，但护卫的对象可不是他这“老爷”，而是由她扶养长大的“萱萱小姐”。思忖片刻，他觉得自己有点了解何妈的“小心眼儿”了，她一定以为他对蓉蓉偏心——怎么从来“不关心”萱萱的老爷，竟然对甫回到身边的蓉蓉“百般关切”？傅浩天无奈，挥挥手驱退一脸不平的何妈，独自面对冒着热气的咖啡发愣。对萱萱，他并非如何妈以为的不闻不问，只是……唉，只是他无颜面对萱萱啊！因为自己的疏忽而造成女儿终生残废，每次见到或想到萱萱，他就痛苦不堪，自责和悔恨像大剪刀的两把利刃，毫不留情将他的心剪成碎片……但，这种苦，这种痛，他能说给谁听呢？就算大声对全世界宣布，又岂能减轻一点点罪恶感？但何妈认为他偏心蓉蓉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傅浩天自问十几年来，他整颗心里只有

萱萱，坦白说，若非蓉蓉在秀琴死后主动与他联络，他有时甚至会忘了自己还有另一个女儿。

唉，秀琴！一想起爱妻，他的眼睛就不争气的迷蒙起来，你将蓉蓉养成如此美好的女孩，而我却……你若是有知，尽管责备我，诅咒我吧！是我无能保护女儿，只愿你能在天上保佑这次的计画能让萱萱能得到她的终生幸福……经过几天“不眠不休”的审稿过程，傅蓉蓉总算选出三十位面试人选。虽说绝大部份的阅卷工作都是由“专家学者”代劳，她充其量只是根据分数高低圈选罢了，但总还是要“装装样子”啊！

“都怪爸出什么馊主意，突然要帮姊姊相亲，不然我也用不着在这张『毫无缺点』的脸上展开『破坏行动』！”她对着镜子喃喃自语，完全忘记这个“易容计画”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傅浩天根本不知情，如果他知道，哪会任由她这样胡闹呢？还好当时有迪恩提醒她，万一相亲的对方嫌弃姊姊的残障，她的心一定会受到很严重很严重的打击，只怕穷尽一生也难以平复，搞不好还会被送进精神疗养院里……这番“善意的提醒”出自天才迪恩口中，傅蓉蓉当然深信不疑，还被吓出一身冷汗，赶忙劝父亲改变相亲计画，把全权交给她来处理。

想到这里，傅蓉蓉不禁感激迪恩的体贴，他还积极的帮她拟定这份“选婿企画案”，这样又可以满足父亲的希望，又能先帮姊姊过滤，找出真正“诚实、善良、温柔、体贴、耐心”的好男人，免去单纯如天使的傅萱萱，像被拍卖一样供人“品头论足”的危机。

至於明天即将展开的“易容计画”和“整人计画”，那完全是出自傅蓉蓉自己的脑袋瓜，所以她实在无权怪罪任何人！

傅蓉蓉面对镜子，深吸一口气，展开“易容术”的练习。

第一步是上好满头发卷，再谨慎的用特殊胶带贴在眼尾，让一对“水莹莹、雾蒙蒙”的大眼睛立刻变成眼尾下垂的眯眯眼，等下只要擦上粉底就不会看出胶带的痕迹了。

接着，为了画出一道“苦兮兮”的八字眉，她不得不狠心修理眉峰，硬是破坏完美无缺的柳月眉。“没关系，眉毛很快就会再长出来的。”她瞪着自己残缺的眉毛，心中戚戚然。

等画好八字眉，再看见镜子里“眉不清、眼不秀”的自己，她又失声笑出来。

修改眉目还算简单，倒是这张宛如古典美人的瓜子脸庞，着实让她伤了好一阵脑筋，直到她看见用来擦粉底的化妆棉，眼睛立刻亮起电灯泡，连忙拿两块干净的化妆棉，一左一右往嘴里塞，让两边脸颊变成鼓鼓的古怪模样，才算“破坏”了上帝与母亲赐给她的姣好脸形。

还不够呢，她边想边拿起深色口红，细心把一张樱桃小嘴画成血盆大嘴，然后在嘴角边点上一颗大大的黑痣，越画越起劲的她，很顺手的又在脸上乱七八糟点了好多“麻子”，这下子，她再也认不出镜子里的这支“丑小鸭”是自己了。

至於鼻子，她实在无能为力，总不能叫她揍自己一拳，把秀挺的鼻梁打得歪七扭八吧？只等最后放下发卷，把又黑又直的长发吹成蓬松的狮子头，她就可以出去“吓人”了！

哇哈哈！真是太完美了！面对镜子里那张“精心绘制”的“艺术品”，她很夸张的呵呵大笑起来，嘴里的化妆棉差点被她“喷”到墙角。

顶着比水泥墙还厚的粉底，傅蓉蓉觉得自己像多了一张假脸皮，难受极了。尤其是嘴里的两块化妆棉，让她连说话声音都变了样，咬字也不如平常清晰。

因为还不熟练“易容术”，加上又要小心翼翼闪躲何妈，不能让老佣人看见自己的怪模怪样，她比“预定时间”晚了三十多分钟才走进约定的法式西餐厅，如果以“约定时间”来算，她已经迟到快一个半钟头了！

算了，当这位徐什么的先生是实验品吧，谁教他要是第一号面试者呢？她边想边请柜台小姐带她到“徐先生”预约的座位。

小姐带她到一张没有人坐的桌子边，又送来一杯开水。真是的，想不到这人连多等一下的风度都没有，竟然已经“跑路”了！傅蓉蓉看着对面空空如也的位子，只顾着喃喃发牢骚，也不反省她让人家等了一个半钟头。

我倒要看看此人究竟长什么德行！她从皮包里拿出履历表，一看照片当场呆滞——妈咪啊！不成，我得立刻“跑路”！此人不宜照面，而且他……

“琼安，你真的来了！我才去了洗手间一下呢。”熟悉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

而且他绝对不会只等我一个半钟头就先行离去，此人的“最高记录”是站在路边等了我足足六个钟头啊！傅蓉蓉无奈叹口气，转头面对“此人”。

“嗨，丹尼，好久不见了！”她很愿摆出笑脸，但效果委实遭透了，使她那张“花容月貌”变得像要吃人的“虎姑婆”，加上西餐厅昏黄的灯光效果，拍恐怖片也不过如此。

一派斯文的帅哥张大嘴巴，好像随时都会昏倒一样。“你不是她……”“不用怀疑，我就是琼安没错。”这是生平第一次，傅蓉蓉恨透了她向来最为自豪的“打混功夫”，竟然连面试者的照片也不先看清楚，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跑来了。

徐宇平整个人滑坐到地上，在高雅安静的西餐厅里发出砰然巨响，惹得餐厅里十几位客人同时以整齐画一的动作将头转向他们这桌。

傅蓉蓉很好心的扶了他一把。

“你是她……”“假的啦，丹尼，化妆的啦！”她没好气的看着这位有十几年交情，到处宣扬他是他“女朋友”的男人。

唉！也难怪他会受惊到这个地步，他朝思暮想的“仙女”面容竟然在短短半年之内，起了如此恐怖的变化，这实在不能怪他，没当场昏死过去还算不错了。不过也让她证明自己的“易容术”的确不同凡响，连老朋友都认不出来，真过瘾！她越想越洋洋得意，一张脸更是扭曲变形到吓死人的程度！

徐宇平惊魂未定，在傅蓉蓉的扶持下，半爬半拖才坐回椅子。“你……你确定……”“是的，我正是你认识十四年的琼安。”她耐着性子再说一次。

徐宇平深吸一口气，紧紧盯着她看了足足五分钟，嘴角慢慢上扬，终于爆出一阵疯狂的大笑，再次成为大家好奇视线的集中目标。傅蓉蓉任他笑到快要窒息的地步后，才开口问他——“丹尼，你怎么会回台北，你不是在英国吗？琳达呢？她也回来了吗？”“你为什么要……要……哈哈哈哈哈……哇！”最后叫一声“哇”是因为傅蓉蓉将手里一小杯开水往他脸上泼去。“笑够了吧，丹尼，有风度一点好不好？不然我立刻就走，这辈子再也不见你了！”她终于施出威胁的招数。

此言一出，徐宇平赶快正襟危坐，双手乖乖放在大腿上，再也不敢多笑一声，只是嘴巴还难以控制的歪向一边，看得出他拼命在忍耐想笑的冲动。

看他满头满脸的水珠，连擦也不敢擦一下，彷彿这是“仙女”赐给他

的“圣水”一样，傅蓉蓉真觉得他又可爱又可怜，於是拿起桌上的餐巾布，轻轻为他擦拭脸。

徐宇平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占小便宜的机会，一把抓起她的小手，在她细嫩的掌心中温柔的印下一吻。

“又动手动脚了，你这毛病怎么还改不掉啊！”她嘴里这么说，但还是让自己的手在他厚实的大手里停留两秒钟，见他贪心的想再多亲几下时，才不慌不忙缩回来。“好了，这笔『泼水』债应该算扯平了吧！”她笑咪咪的说。

徐宇平意犹未尽的盯着她放在桌上的手。分别半年，一见面就亲到心上人儿的手，他只觉得心花怒放，看来琼安对他的感情有极大的进步，“小别胜新婚”这句话果然没错，呵！

“你怎么会回来呢？电话也不先打一个，连琳达也没通知我，看来你们三个是串通好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罗！”她开玩笑的责怪他，因为她相信琳达和迪恩绝对不知道丹尼回台的事情，否则一定会先给她通风报信的。

“不，我没有告诉迪恩，我是临时决定的，连琳达也不知道。”他一脸无辜的说，“谁教你好端端的突然玩起什么『徵婚游戏』，害得我吓掉十年寿命，连行李也来不及收拾就坐喷射机直直冲回来，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啊？想试探我对你的感情也用不着大撒英雄帖『徵婚』哪，只要你点头，我……”“丹尼，你真是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笑看这位和迪恩在她心中并列同等地位的“大哥哥”，心头漾起温暖的感情。

“当然，我对你的爱是永生永世不会改变的！”他斩钉截铁的表示，一副“如果你不相信，我现在就死给你看”的样子。

傅蓉蓉被他的表情逗得笑弯了腰，“别闹了，丹尼，我指的是你一开口就停不了的习惯！况且，如果你真的爱我，英国那位红发小姐又算你什么人啊？”傅蓉蓉并非不知道丹尼对她的感情，打从她十二岁起，他就三天两头对她作“爱的告白”，但她就是没办法用同样正经的态度面对一脸痴情的丹尼，毕竟感情的事是勉强不来的，她对丹尼始终只有如兄妹般的情谊。

所以，尽管他对全世界的人宣布她是他的女朋友，傅蓉蓉只是一笑置之，每次都用打混的方式蒙混过去，从来也没有当面给他答覆过，倒是间接的“暗示”过无数次，奈何丹尼的脑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作的，好像永远也听不懂她的“暗示”。

徐宇平一听她这么说，马上面红耳赤外带咬牙切齿，“可恨，又是琳达的大嘴巴！看我这次非掐死她不可！听我说，琼安，那个红发……她只是自己缠着我，我对她就像妹妹一样，绝对没有一丝一毫邪念，真的，你要相信我！”他只差没有跪在地上发誓。

“就是说嘛！我告诉琳达你一定是把人家当成妹妹了，就像你对我一样，对不对？”徐宇平先点头，又摇头，这句厉害的话让他不知道该承认还是否认，一时之间急得满头冒汗。不等他有辩解的机会，傅蓉蓉又接着说“瞧，我比你亲妹妹还要了解你吧！怪不得你疼我比疼琳达还要多呢！我们才像真正的亲兄妹，对吧？”这一句又让他先上下点头再左右摇头，看他已经不知道要把头往哪个方向摆了，傅蓉蓉才停止捉弄他。“琳达呢？她也要回来吗？”“没有，迪恩在帮她赶论文，她哪好意思一个人飞回来！我真羡慕她，能和迪恩申请到同样的研究所，所有大小报告考试都有迪恩一手罩，念起来轻松如意，哪像我，孤伶伶的被放单到英国。”他面无愧色的说。

“现在可好，没有迪恩在身边，你总算知道念书的痛苦了！”她同样缺乏

“羞耻因子”，竟然还大言不惭的教训人家。

谁要迪恩把他们三个“念书白痴”罩得再好，打从中学起，三个白痴就没有尝过“念书的痛苦”，每天无忧无虑，携手作乐！她想起自己和迪恩、丹尼、琳达四个人共渡的笑闹岁月，嘴角漾起甜甜的笑容。

徐宇平看她看得出了神，“琼安，你这副怪样还是很可爱耶！”“谢谢你的美言，既然如此，我以后都用这个脸和你见面罗！”傅蓉蓉还是忍不住想逗他，十几年来的习惯已经变成下意识的举动。

“这，不，我……”他好像丧失了语言能力一样，不是点头摇头，就只会说单字，他真气自己每次都拿琼安没办法，谁叫他要爱上这样精灵调皮的女孩呢？“哦，原来你不想再见到我。唉！都是我一厢情愿，总以为你就像我哥哥一样，所以老是缠着你，怪不得你会厌烦呢！算了，我现在就走吧，免得让你的眼睛受伤。”她拿起皮包，装出真的要起身离开的样子。

见到心上人要走，徐宇平临危总算发出声音，“别这样，琼安，你知道我当然还是比较喜欢你原来的样子啊！你那么美，为什么要搞成这副丑样子？这和你『徵婚游戏』有关系吗？怎么这种大事都不先和我们商量呢？还好琳达不小心说溜嘴，我才知道，不然只怕等你嫁了，我还被蒙在鼓里呢！总算上天怜我对你痴情一片，让我及时赶上笔试。听说我是第一个面试者的时候，我还高兴了老半天呢，以为你终于被我感动，所以把我放在『第一候补』人选，谁想到你根本不知情，连我回来了都不知道！”一找回声音，他开口又是一大串，还好傅蓉蓉早就习惯他这种说话的方式了。

“你说完了吗？”她还是笑脸迎人。

徐宇平点点头，脸上写着无数的问号等她解答。

唉，她真不知道要从何说起，总不能告诉他，面试的顺序是根据笔试成绩而定的，名次越后面的人越早接受面试，方便她尽早“铲除”条件不好的人啊！他是第一个面试者就表示他的笔试成绩……唉，她实在不好意思明说，决定略过这段。

关于整个计画要瞒着他这点，傅蓉蓉还是不知道要作何解释，因为这点是她和琳达、迪恩三个人共同的主意，否则丹尼一旦知道她将和这么多男人进行“约会”，不发疯才怪呢！

她想想，决定再略过这点。

既然这点不能说，那么当然也不能让他知道这件“选婿企画案”是出自迪恩的脑袋啦！

否则他一定会揪下迪恩的天才脑袋瓜当足球踢！

剩下来可以招供的，只有关于姊姊的部份了！“其实，这个主意是出自我父亲……”她一向相信善意的谎言不叫谎言，何况这句话有一半正确的成分，要不是父亲想帮姊姊相亲，她才不会自告奋勇帮姊姊“打头阵”呢！

徐宇平才听了半句话，立刻站起身，“我现在就去和傅伯父解释你和我的关系……”傅蓉蓉简直哭笑不得。“丹尼，要徵婚的是我姊姊，不是我啊！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她笑着斥责。

他喜不自禁，这才重新坐下，听她说完关于傅萱萱的故事。

“我从来不知道你有个姊姊呢！而且还是小儿麻痹！”徐宇平一脸好奇。

“说真的，我也是直到回台北才知道她不能走路。”这十几年来，她和母亲始终不知道傅萱萱小儿麻痹的事情，如果母亲早知道这件悲剧，她一定会回台北，亲自照顾姊姊。她曾经问父亲为什么不早告诉母亲，但傅浩天只是

沈黙不语，神情痛苦不堪，好像在极力压抑满腔的悔恨似的，让她不忍心再追问下去。

徐宇平沈吟片刻，脑袋突然灵光起来。“这么说来，在我之后，你还要和二十九个男人约会！”天哪，他怎么能忍受看着心爱的琼安每天和别的男人“约会”呢？“所以我才装成这个样子罗！”傅蓉蓉赶忙安抚他，“这样既可以排除无聊的色狼，又可以试探出那些人的真心啊！”“原来如此。”他大点其头，很快又转为忧心忡忡，“我想以后还是让我陪你一起『约会』比较好，你现在的样子还是很可爱啊，也许还是有人会想占你便宜，我实在不放心。”傅蓉蓉顿感全身乏力，“拜托你，丹尼，现在的我走在路上连瞎子也不会看我一眼，只有你知道我的真面目，所以才会『眼花』。安啦，不会有别人和你一样眼睛有问题。而且我还有其他计画，你听我说……”经过三十分钟的解释加好说歹说，总算让他放弃“陪同面试”的念头，也勉强同意不会每天到公司“站岗”。接下来的时光，两人愉快的叙旧，直到深夜才归。

第三章

依照这一个月来的“惯例”，傅蓉蓉故意迟到五十分钟，一踏进约好的咖啡厅，眼睛立刻找到第二十六号面试的对象。经过“丹尼事件”，她可学乖了，总不忘记先看清楚面试者的照片，以免又发生“巧遇”。

她以最缓慢的速度向着坐在角落，正低头看报的韩伦走去。站在桌边，她一手叉腰，摆出盛气凌人的讨厌样子。“你就是韩先生？”韩伦一听见她高傲的说话语调，不禁火冒三丈，别人等了你五十分钟，你不但连声抱歉也不说，还端什么大小姐架子？他不先回答她的问题，连头也不抬，故意用慢吞吞的声音回敬她。“你就是傅小姐？”“没错，我就是傅蓉蓉……”她用矫揉造作的声音说话，想再进一步刺激他，还不忘以夸张的动作举手撩拨一头又卷又密的长发。

可怜她被胶带黏住的眼睛，不像往常一样灵活敏捷，过度膨松的发型又遮住左侧方的视线，等她注意到一位女服务生正走过她背后时，已经太晚了，举起的手肘正好撞到女孩，对方一声惊叫，手里一杯冒着蒸汽的茶水不偏不倚倾倒在两人中间，泼湿了傅蓉蓉的外套和女孩的围裙。

“对不起，小姐，我有没有烫到你？”年轻女服务生拼命鞠躬道歉，她一眼就看出这位女客人身上的外套是名牌，只怕穷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未必赔得起。

傅蓉蓉本身并没有一点被烫到的感觉，倒是一看见女孩的围裙湿透了，便慌慌张张的从皮包里掏出面纸递给她，担心的对女孩说“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没看见你，你有没有被烫伤吗？”女孩见傅蓉蓉没有生气，才放松紧张的心情，“没有，还好我们的围裙很厚，就是用来预防这类意外的，我只要换件围裙就好了。”这女客人长得虽然丑，但心肠倒挺好的，她心想。

如果傅蓉蓉知道她的心事，一定会当场笑得喷出嘴里的化妆棉。“既然如此，你就赶快去换衣服吧！”傅蓉蓉柔声提醒她。

“谢谢你，小姐。”女孩露出感激的笑容，转身要走，又怯怯的回头，“那……您的外套，我……”“没事的，过一会儿就干了。”傅蓉蓉潇洒的脱

下外套，随手挂在韩伦对面的椅背上，含笑看着女孩走远。

在一旁把整件事尽收眼底的韩伦，五十分钟的等待瞬间化为虚无，先前对傅蓉蓉“目中无人”的不良印象，也自然消失不留痕迹。

也许她只是口气不好，心地倒是很温柔善良的，他私自忖道。

傅蓉蓉在他对面坐下，两人初次视线相对，她的芳心狠狠一跳，这男人英气逼人，比照片要好看千万倍，那双电死人不偿命的眸子正牢牢锁住她的目光，尤其是他眼底漾着一片似水的温柔，更加倍它们的“导电性”，一瞬间，她好像被超高压电流贯穿一样，被震得眼花撩乱，目瞪口呆，整个脑袋一片空白。

“傅小姐，你好，初次见面，我是韩伦。”他放下报纸，改回正常的语调，严谨而客气的对她微微一笑，“傅小姐晚到想必是塞车的缘故。”他决定不再计较她迟到的事，还顺口给她台阶下。

他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傅蓉蓉还以为自己正在听猫王说话，娇躯差点瘫软。

“傅小姐？”韩伦见她张着嘴却不说话，好心的提醒她。

“哦，对，对，我的确是塞车。”傅蓉蓉已经忘记自己原订的计画，这句台词应该是“我就是喜欢让男人等我，怎么样啊？”，而且语气必须很“恶霸”，尾音还要扬高八度才对啊！

她赶忙收敛心神，指挥乱跳的心脏恢复正常速率，默默盯着韩伦看一半是被他俊逸的脸庞吸引而无法转移视线，另一半则是为了等待韩伦露出惊讶的表情。

经过这么多个“面试者”，她已经习惯那些人见到她时，一脸的难以置信与嫌恶，有两位甚至当场拂袖而去，没风度到极点。

还有一个虚假恶心的家伙，竟然一见她就满口称赞“啊，傅小姐果然和我想像中一样美丽动人，纵使仙女下凡也不过如此啊！”这位姓“马”名“屁精”的先生当然立刻就被淘汰出局了。

三分钟过去了，她还没从韩伦脸上读出任何“异象”。

尚未拟定“战略”的韩伦，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保持不急不火的态度，见机行事，只等摸清傅蓉蓉的脾气与个性，才决定进一步的计画。所以，对于傅蓉蓉莫名其妙的“凝视”，他只是微微一笑，轻松自在的问她“怎么了？我的脸上沾了什么吗？”傅蓉蓉讶异韩伦居然没有被她精心制造出来的丑脸给吓到，忍不住开口问“韩先生，你看到我难道没有吃一惊吗？”韩伦歪歪头，全然听不懂她的问题由来，“我为什么要吃惊呢？”他很自然的反问。

“因为我很丑啊！”她回答得更理所当然。

韩伦淡然一笑，“很抱歉，傅小姐，在我的字典里，美与丑的定义是根据人心而定，至于外表吗？我从来不以那有多重要，再说，你是个温柔的女孩，刚才你没有对服务生发脾气，就足以证明你有颗体贴善良的心，我怎么会认为你很丑呢？”听出他字字真心，傅蓉蓉觉得一股暖流窜过身体，嘴角不禁漾起笑容，暗暗给他加分。

见她脸上闪过一抹欣喜，韩伦心念一动，傅蓉蓉长得的确“不宜深夜外出”，也难怪她会在意别人对她长相的评价，也许这正是她深居简出的原因之一。恐怕以前还受过不少言语或感情上的伤害，这才造成她自惭形秽的心态。

这番分析让韩伦决定他的“第一战略”以最温柔的态度对待这位“心灵受创”的女孩。就算不为别的，他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就见不得别人受到伤害，尤其是女人，不管长相如何，他相信女人生来就是要让男人保护的。

“那么，韩先生，既然我已经——嗯，耽误了这么久，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经过韩伦刚才的“温言软语”，傅蓉蓉忽然决定稍微改变计画，不忍心太过捉弄这位善良的帅哥，至於真正让她决定放弃整人手段的原因，究竟是他的善良还是他的俊俏，这，就不得而知了。

否则，她用来切入主题的台词应该是“韩先生，你来应徵傅浩天女婿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欣赏对方因为她“单刀直入”的问话方式而显出一脸的尴尬。

韩伦脑中飞快的盘算，眼前这位女强人出名的高效率果然不是虚传，但在他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他不愿意贸然谈及“主题”，毕竟他连案子长什么样子都还不清楚，如果不小心表现出自己的“无知”，岂不是亲手葬送他的终生自由吗？何况，古代老人家不是一再告诫子孙“欲速则不达”吗？他很快就拿定“第二战略”——先从朋友开始做起，静待谋定而后动。刚才的泼茶事件，加上傅蓉蓉直率的说话态度，让韩伦确定这位小姐绝对不是难以亲近的人，从朋友的角度着手想必不会造成太离谱的错误。

主意既定，他便展露一个亲切诚恳的笑容，从容不迫的问：“傅小姐不想先点些饮料吗？如果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忙，我们可以改约时间，不然，依我的建议，我们不急於一时，对吗？大家可以先聊聊天，作个朋友，日后彼此相处也愉快些，你认为呢？”在韩伦来说，这番话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他做生意的原则为“买卖不成人义在”，他从来不会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疏忽结交朋友的机会，所以，他总是以和对方建立情谊作为第一目标，其后才是生意。

至於第二个目的，说来有些阴险，自然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你越是从容不迫，对方就会越急越好奇，进而更容易达成你的目的啦！

而听在傅蓉蓉别有用心的耳朵里，韩伦这几句话更让他的分数直线上扬。她也曾遇到几个面试者说过类似的话，但不是自以为是地为两人“日后的交往”定出模式，就是用低声下气的口吻希望能和她“交个朋友”。同样的话从韩伦口中说出来，却显得不卑不亢，不但先体贴的问她要不要饮料，还顾虑到她的时间，尤其几句话都是以问话的方式，听起来格外贴心。

哦，还有他独特的猫王嗓音，当然也是值得加分的原因啦！“谢谢你，韩先生，我要杯柳橙汁好了。”她想露出甜甜的笑容回报他的亲切，没料到脸上厚厚的粉底，却让她自以为甜美的笑容显得僵硬做作。

看在韩伦眼中，这“用力挤出来”的笑容又别有他意。她肯定是不习惯对男人微笑，唉！他越发下定决心要善待这个“令人同情”的女孩。韩伦招手叫服务生来，几秒钟后走来一位浓妆艳抹的年轻女郎。

他先帮傅蓉蓉点了杯柳橙汁。“先生呢？需要什么吗？”女郎用娇滴滴的声音问他，涂着厚厚睫毛膏的长睫毛不停眨动，从这位帅哥一进入餐厅起，她的视线就没有离开过韩伦身上。

女郎充满挑逗的神情——收进傅蓉蓉的“眯眯眼”里。韩伦却好像没有看见似地，若无其事的指指面前的空咖啡杯，“麻烦你帮我续杯吧，谢谢。”“就这样？”女郎不甘心这么快就离开，略略挪动两腿，确定自己“超级短”的裙子有进入韩伦的视线范围之内。

韩伦恍若未见，先从容不迫的问傅蓉蓉是否还需要什么，见她摇头后，才回答女郎的问题。“暂时不用了，有需要再麻烦你。”女服务生丢下一个深具敌意的目光给这个“丑女人”，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摆动腰支，一扭一扭转身离开。对于女性对自己的青睐，韩伦早已见怪不怪，当然不会有受宠若惊的反应。何况他认为在一位女士面前，表现出对别的女人有兴趣，绝对不是绅士应该有的风度，所以他一定先顾及身边女伴的情绪。

在傅蓉蓉看来，这位韩伦先生已经“很荣幸”达到及格的分数。她心中为“未来姊夫”设下的条件里，最重要的五大“构成元素”乃诚实、善良、温柔、体贴和耐心，所以她精心设计出许多“整人计画”，就是想在最短的时间中激发对方的“潜在本能”。

这些计画包括进洗手间让对方等待“区区”几十分钟，以及点一大堆会撑死人的甜点，然后用最难看最不文雅的姿态进食等等。这些计画都是为了激怒对方，让对方在“不爽”的情绪中，不知不觉暴露自己的弱点，好让她就近观察来者的真正个性。

天知道，如果她事先有和其他人商量这些计画，人家一定会对她佩服到最高点。这个女人真是将上帝赐给她的“天真单纯”个性发挥到极至，尽想些小孩子的把戏来整人！也只有徐宇平这种“天生白痴加后天情痴”，才会为她的诡计大拍其手。

不过话又说回来，也不知道是她够幸运，还是上帝怜悯她为姊姊着想的一片真心，面试至今，她尚未遇到笑里藏刀，老谋深算的“大坏人”，反而淘汰了许多心浮气躁，缺乏诚意的角逐者。

在少数几位还没有被淘汰的人选中，韩伦的分数算是最高的，他已经通过傅蓉蓉对“温柔、体贴与耐心”的考验，接下来就是诚实和善良两项了！现在她决定借题发挥，拿刚才的时髦女郎下手。“韩先生，你没有看见刚才那位小姐对你抛媚眼吗？”她虽然装出天真烂漫的声音，但还是遮不住这句话里浓浓的酸味。

韩伦稍微顿了一下，直觉这位傅小姐说话方式真与众不同，总是问些奇怪的问题。还好他也不是没接触过女性，很快就做出结论。傅蓉蓉肯定是自卑心结在作祟，所以看漂亮的女人不顺眼。

况且极度的自卑会变成自暴自弃，有人会主动逃避一切敏感的话题，当别人触及自己弱点时，则会闪躲掩饰，甚至暴怒而抓狂。但有人正好相反，会在表面上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更甚者还会自我取笑，一方面是自虐，另一方面却是在为自己竖起盾牌，表示“随你们会怎么想我，我反正是不在乎的”。

眼前的傅蓉蓉正合第二种“此地无银”的心态！韩伦越分析越肯定自己的判断，也越佩服自己“识人”的本领日益精进。虽然他原先希望能避免尴尬的话题，但这样一来，如果刻意闪躲反而会显得虚伪做作。

“哦，是吗？我没怎么注意，可能是她的眼影颜色画得太重了，所以我只看见黑黑的两个圈圈一缩一放的，我还以为她的眼睛进了沙子呢！”他一脸诚恳，因为善意的谎言不叫谎言。“大概是我不了解女人吧，比方我至今还弄不明白，女人为什么喜欢搽脂抹粉？也许是我太古板了，见不得女人涂涂抹抹，总以为干净整齐就好，保持自然才会显得清爽宜人。”后面这段话是出自韩伦的肺腑，他希望能尽力帮助傅蓉蓉，让她早日摆脱“自卑心结”。瞧那层比油漆还要厚的粉底，不就是她想遮掩面容的最好证明吗？只可惜适

得其反，造成更“惊人”的效果。任他再聪明也想不到，她脸上的粉底是为了掩饰吹弹可破的肌肤和眼角的胶带痕迹，这才“忍痛”搽上的，而付出的代价是每天用鸡蛋加柠檬敷上两个钟头的脸！

傅蓉蓉心地虽单纯，反应还不算慢，她当然听得出韩伦的言外之意，他是在绕弯子建议她，“人不美不要紧，别涂红抹绿增加累赘”。但是，为了他认定自己是个“丑小鸭”，不知怎地，她心底竟然窜过一丝难受的情绪。

无论如何，光是看在他对“丑小鸭”所表现出来的这番心意，“善良”一项自然是无条件过关了！傅蓉蓉见风使帆，继续她语出惊人的口试问题“那么，韩先生，除了不要浓妆艳抹之外，你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韩伦闻言一愣，说她直率她也太直率了点吧！哪有女人会对初见面不到一个小时的男人提出这种问题？他思忖半晌，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尴尬的问题。坦白说，自从大学时代的初恋宣告失败之后，他就不曾再考虑过这类问题，骤然被问起，他一时之间还真是傻在原地。

傅蓉蓉对他迟疑的神情大惑不解，到目前为止，每位面试者对“这个问题都是有备而来的，每次她才问出口，对方总是忙不迭的表示自己想娶的老婆是“这样这样”，或“那样那样”，总之没有一个像韩伦一样思考这么久的。

嗯，一定是因为我的“长相”和他的理想差距太远，他不好意思直说，又不愿撒谎骗我，所以才犹豫这么久。经过她这么一“解释”，自然又为韩伦的诚实善良外加温柔体贴多添些分数了！

经过三分种的尴尬，韩伦见傅蓉蓉眼里依然带着询问的意味，好像没有放弃这个问题的打算，只好慢吞吞的开口说“我希望她能有一颗纯真温柔的心，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能无所不谈……”他停顿住，回忆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像无数个沈重的巨轮碾压过他的胸口，眼前又出现夏念慈那张甜美的脸庞，耳里仿佛还听见她决定和他分手时，那一声声黯然欲绝的“对不起”，伴随一串串如雨珠般落下的泪水……这一幕幕埋葬不完的往事，曾经怎样撕碎他的心，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忧伤竟然仍在这里等着他，他无法否认她的身影至今还是如此鲜活深刻的存在他心里。

足足五分钟后，他才跌回现实中。韩伦甩甩头，为心里的初恋情人又补上一笔“如果我们能有同样的理想当然更好。”说完他才发现傅蓉蓉两手托着下巴，好像刚看完一场精彩表演，竟然对他看得出了神。

天哪，他怎么会在这种重要时刻失态呢？全怪她问起那种奇怪的问题。韩伦真是恨死自己了，现在可好，他像个做坏事被抓到的小男孩，尴尬加困窘加害羞加……唉，反正他是丢脸丢回老家了！

还好女服务生适时送来饮料，稍微为他解围一下，让他能有几秒钟冷静机会。而傅蓉蓉，根本是等到柳橙汁被那位时髦女服务生“重重”放到面前时，她才被拉回现实中。

她“回神”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么纯情的男人？要不就是他太会演戏了，否则堂堂一个大男人的表情怎么会在几分钟内，转变成这么“凄凉绝美”？还有他的眼里也有一抹泪光，闪闪烁烁的动着，她不禁被吸引而深深感动了。

她试探性的问道“你交过很要好的女朋友，是吗？”韩伦脸上浮现一抹空洞的，无奈的微笑。她啜饮一口果汁，故意低垂眼帘，不正面瞧他，然后才用柔柔的声音说“世界上的感情有很多种，如果因为彼此理想不同

就分手，那实在不算真的爱情，真爱情是经得起一切考验的……”韩伦仿佛遭受五雷轰顶，整个人呆滞而无法言语。傅蓉蓉想起母亲和父亲，仅仅因为理想不同而离异，却造成一辈子的遗憾。“……既然分开了，又何必眷恋，遗憾一生就能换得心安吗？”她这几句话，问的是天上的母亲和家中的父亲。

韩伦思潮起伏，一颗心像被丢在海里似的，飘飘漾漾，怎么也收不回来，他想到夏念慈，想到热恋时的甜蜜，想到她分手时说的话，想到他的理想，想到傅蓉蓉刚才的每一个字……好个温柔解人的女子！他打从心坎里欣赏这个“心地美丽”的女人。

在一瞬间，仿佛整个世界被施了神奇的法术，韩伦发现傅蓉蓉托腮的姿态有多可爱，那双会说话的“下垂眼睛”有多迷人，甚至那张“实在过大”的嘴，也因为她充满情感的心而不再“怵目惊心”！

“你……很漂亮……”这句在不知不觉中说出的话，过了半分钟才钻进他自己的耳朵里。此时的傅蓉蓉脸颊已经飞上两朵红霞，不要怀疑，虽然粉底很厚，但韩伦还是看得见她脸红了。

她脸红的样子真可爱。他不由得想，她单纯得像个十几岁的少女。傅蓉蓉一向伶俐的口齿突然“离家出走”，使她全然说不出话来，她没想到现在身为丑小鸭的自己，竟然还听得见这么真心真意、如假包换的赞美，这简直是……太高兴了嘛！

虽然丹尼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是，就是缺少了一份“魔力”，不像韩伦能让她心脏加快马力跳动。两人心神恍惚的沈默维持了三个世纪这么久，傅蓉蓉才找回背叛她的声音。

“时间不早了，我想……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她显得有点扭捏。

“也好。”他实在有些恋恋不舍，很想再和她聊下去，但她既然这样说了，他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下去。但是，他心里的警报忽然拉起，这会不会是傅蓉蓉不愿意再见到他的“婉转说词”呢？难道自己的失态……不等他想出结论，傅蓉蓉又说“韩先生，请你明天和刘秘书联络好吗？我想安排时间和你……再聊聊。”宾果！他在心里大叫。这瞬间，他脑里想到的竟然只是能再和她见面，至於和表哥的约定，等会儿再想吧！

简直可以用“落荒而逃”这四个字来形容傅蓉蓉离开咖啡厅时的感受，她不明白自己的心情为什么起伏不定？脸颊为什么这般滚烫？连两支手都好像瘫痪一样，软弱无力……和韩伦相处仅仅两个小时，她好像已经过了一生这么久，进入咖啡厅、认识韩伦之前的她，仿佛是前世，是一个梦，现在的她才刚从梦里醒来……他的目光，他的嗓音，他的神情，他说过的每字每句，一路伴随她回家，直到踏上大门台阶时，她还觉得自己像漂浮在空中一样，脚不着地，满脑子还是韩伦的音容……“蓉蓉，是你回来了吗？”傅萱萱的声音从房里传来，她一惊，手里的皮包掉到地上。她慌乱的捡起皮包，朝姊姊关起的房门叫道“是啊，我急着去洗手间，等一下再来和你聊天。”一进入房间，她紧闭起房门，背靠着门板，心儿狂跳不已。

老天，我究竟是怎么了？那韩伦——他再好也是姊姊的对象啊！我……我不会真的对他动心了吧？傅蓉蓉自问，却没有答案，只听见怦怦的心跳声好像在暗示什么……韩伦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是一直往前走着走着……等他省悟自己来到夏念慈的家门前时，他的手已经按下门铃。

突然，他想逃，他不懂自己为什么在不知不觉中走来这里。

但是，一个婉转温柔的女人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遗憾一生就能

换得心安吗？”门打开了，一张熟悉的脸庞出现在他眼前，说熟悉却又这么陌生。

她双手捂着嘴，惊讶於韩伦的突然到来。韩伦看着她，她的面容依然甜美，肌肤还是像少女一样细致，她的岁月好像停留在十八岁一样。

“你过得幸福吗？”他没头没脑的冒出这句话。

夏念慈凝视韩伦，眼里没有激情，没有热烈，只有一份心满意足的温柔。

“是的。”她说，“我过得很好。”我过得很好，我过得很好，我过得……他脑里轰然，转头又开始漫无目的走着走着……身后响起夏念慈不安的叫声，“韩伦，你要去哪里？怎么不进来坐坐？”我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究竟要去哪里？他边走边问自己。

一阵大雨突然倾盆而下，淋湿他整个人整颗心。

“既然分开了，又何必眷恋……”又是那个不知名的女声响起，他觉得好冷好冷……韩伦从梦里醒来，整个背脊被汗水湿透。

他清楚的记得梦里的每个场景，每句对话，因为那正是三年前，真实发生在夏念慈家门前的情形啊！

只是当时没有那个女人的声音……傅蓉蓉！

她说过的每个字都像在他心里烙下红铁，深刻清晰。

为什么今天会梦到这场他宁死也不愿再想起的往事呢？他又想起夏念慈分手时说的话“对不起，韩伦，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可是我没办法和你一起吃苦，我受够贫穷的日子了，韩伦，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负了你，我们的梦想不同，我真的没有办法……”八年前，就在他大学毕业前夕，夏念慈突然做出分手的决定。一切只为了他宣布要放弃继承韩氏的企业，而父亲愤而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这当然也代表断绝所有的金钱助力……三年后，在父亲的床榻边，他终于承诺病危的父亲修完自己百无兴趣的经济硕士，也会尽力参与公司业务。然而，硕士毕业后在韩氏企业待了不到四个月，他已经快要发疯发狂，一心只想逃离商场，逃离那个不适合自己的地方。

彷徨之间，他竟然跑去按夏念慈的门铃……之后发生的事情，除了傅蓉蓉声音的出现，完全和梦里一样。

如果，夏念慈在当时告诉他，只要他继承韩氏企业，她就愿意和他重新开始的话，他真的会心甘情愿继续留在公司吗？韩伦茫然而疑惑了。梦里的夏念慈还停留在当年的娇俏模样。

也许始终没有成长的是自己吧！他自嘲的想着。

“如果因为彼此理想不同就分手，那实在不算真的爱情……”怎么了，他甩头自问，傅蓉蓉的声音怎么又出现了？“既然分开了，又何必眷恋……”猛然间，他从床上跳起，眼前一片清明，整个人好像重生过来了一样，心脏迅速不寻常的跳动让他确定自己现在是醒着的！这几年来，我究竟作了些什么啊！他对天自问，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傅浩天卧房里的私人电话响起，他愣了一下，不知道是谁在三更半夜突然打来？他接起电话，听见韦立庸精神充沛的声音。“喂！是浩天吗？”“韦老啊！是您哪！”傅浩天一改平日严肃的形象，喜不自胜，在现今的商场上，要想找到像韦立庸这样有默契又讲义气的合作对象，真是如登天难。

韦立庸是国际十大巨富之一的财团创始人，年届七十，前年退休后去了洛杉矶养老。傅浩天和韦老除了是忘年之交外，韦立庸退休前最后一件案

子就是和乐视企业合作，设立了美国当地的华人电台，也因此让傅浩天的事业在美国扎根，可以说对他有份知遇之恩。两人寒暄几句，道过别后之情，韦立庸随即道破主题。“浩天呀，我废话不多说了啊，实在是这次有事麻烦你哪！”韦老毫不做作的个性向来就让傅浩天赞赏不已。

“不敢当，韦老您请说，我一定尽力。”他对韦老说话总带着一份敬意，就算论辈份，自己也算是晚辈。

韦老停顿了两秒钟才说：“听说你正在找女婿，是吧？”傅浩天真是讶异，没想到这消息竟然传到韦老耳里？“惭愧惭愧，女儿年纪不小了，却没交过男朋友，我不过是想藉机让她多认识些人，长点见识。”“这不是重点，浩天，事情是这样的，我那个宝贝孙子啊——就是在柏克莱念博士的涵阳嘛！算算和你女儿同年，到现在也没个女朋友，我看得都急疯了。”傅浩天越听越心慌，韦老的声音还不停歇的传来：“每次我都告诉他啊，别说等我入土了还没机会抱到曾孙，只怕连未来媳妇的模样儿也见不到呢！”“您别这么说，韦老，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一个样儿，什么都急，就是不急结婚！”傅浩天软言安慰道。

“就是嘛！我就不懂他，已经两个硕士学位在手上了，还急着念什么博士呢？想我连高中也没毕业，只要肯做事，还怕不能成功吗？”“唉，韦老，话也不能这么说，不是人人都像您一样又能干又肯吃苦……”“得了吧，浩天，连你也跟我来这一套？”韦老鼻子哼哼。

傅浩天大笑几声，好久没有这样爽朗的感觉了。韦立庸跟着直接说出重点，原来是希望傅浩天能让他的宝贝孙子“走后门”，直接成为“选婿企画”的“入围者”，至於相貌、人品和才能，则以他的老面子作担保，十成十没问题！

傅浩天惊惶无措，韦老的话让他在冷气房里捏了一大把汗。“韦老，韦老，”他不得不打断老先生夸赞孙子的话兴，“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告诉您实情，其实我……我那个女儿……她……”“她叫傅萱萱，小儿麻痹，双腿不能行走，对吗？”韦老一语道破。

傅浩天手里的话筒差点掉到地上。

“听我说，浩天，你的苦处我都明白，事实上……”韦老缓缓叙述整个经过和计画。

十分钟后，傅浩天挂下电话，心情好得比接了上亿元的案子还要飘飘然。原来如此！他乐得想大声欢呼，脑里已经开始盘算明天要如何安排一连串的业务，好让他能尽快飞往美国。

晴时多云，午后有阵雨。这不是天气预报，而是傅蓉蓉今天的心情写照。

从早上起，她就兴高采烈的，因为父亲不知道为什么心情特别好，居然没有向她询问任何公事，而且她整天都没有安排任何会议或简报，下班后又不需要“面试”，韩伦还会打电话来约下次见面的时间……她想着想着，高兴的脚步好像要跳起来一样。

但是，只要一想到姊姊，这份愉快的“晴天”心情，立刻就拢上一层厚重的乌云。

我不能尽想着韩伦，却忘了姊姊啊！这岂不是“乱伦”吗？他是我“未来的姊夫”，我怎么能对他“心存遐想”呢？八字还没一撇的事情，她已经担心得快抓狂了。

遗憾的是，等到午后，韩伦始终没有打电话来。

每隔五分钟，她就会拨电话去烦刘秘书 “ 有一位韩先生有没有打过电话来？ ” 一开始，刘秘书差点想即刻递辞呈，她真的怀疑是自己的听力出问题，还是得了健忘症？怎么 “ 好像 ” 傅经理五分钟前才问过同样的问题，不是吗？还一字不差呢！

第三十四通电话过去后，她总算安心了，原来出问题的不是自己，而是傅经理啊！她也不好意思当面提醒，只好千篇一律的回答 “ 没有，经理，韩先生只要一打电话来，我会立刻通知你。 ” 然后静静等五分钟过去，她再重复同样的台词，再次迎接 “ 阵雨 ” 的到来……傅蓉蓉真的好想自己打电话到韩氏企业问。一早到公司，她立刻翻出韩伦的履历表，不到五分钟就把里面的每个字都记得一清二楚，真要拨电话，只要拿起话筒……她颓然放下话筒，仅剩的理智一再告诫她，不能这么冲动行事，毕竟他是姊姊的 “ 丈夫人选 ”，如果他没有诚意再次见面，那她怎么能强逼人家呢？这是第一次，她后悔自己要用 “ 丑小鸭 ” 的面目见人，但她原先的用意却是为了姊姊啊！如果连她这样的 “ 丑小鸭 ” 都能真心相待的男人，还怕他不会 “ 虽然不幸残障，却有着美丽容貌、善良心地与聪明才智 ” 的姊姊温柔体贴吗？没错，这正是她最初的打算！但现在，她却懊悔不已，她怎么能用人家是否接受 “ 丑小鸭 ”，来定论他是否善良呢？这下可好，再善良的人也被她的 “ 花容月貌 ” 给吓走了！

七点半，傅蓉蓉绝望的离开公司，她相信韩伦已经 “ 跑路 ” 了。

当傅蓉蓉拖着沈重的步伐走出公司大门的同一时刻，韩伦正坐在乐视企业大门正对面的咖啡厅里，透过落地玻璃窗向外看。

等他和剧团的老朋友联络上，谈妥事情时已经五点半了，他拨电话到乐视企业，听见的却是 “ 公司已下班，请於明天上班时间再拨 ” 的电话答录机讯息。

於是，他在咖啡厅里等了两个钟头，期待见到那张 “ 可爱的 ” 脸蛋经过……八点，他带着些微失望的心情离开咖啡厅。

第四章

第二天早上九点不到，刘秘书才咽下最后一口早餐，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就响起。

“喂，您好，我姓韩，我想和傅蓉蓉经理预约见面的时间。” “ 没有，经理，韩先生只要一打电话来，我会立刻通知你。 ” 她不经思索的说完 “ 台词 ” 就挂下电话，等 “ 喀擦 ” 一声响起时，刚才的男人声音才钻进她还没有清醒的脑袋，她本能的伸手捂住嘴巴，才制止自己尖叫出声。

正当她的心情坠入绝望的谷底，已经决定要即刻递辞呈时，电话铃声又响起。她下意识的抓起电话。

“喂，我姓韩，刚才……” 刘秘书立刻向天空膜拜，感谢上苍没有遗弃她，不等韩伦说完就急急答腔 “ 傅经理随时都有空，你想约什么时候？越早越好，干脆十分钟后如何？ ” 他迟疑片刻， “ 我和她约今天中午好吗？请

转告她，我十一点五十分准时到。”当傅蓉蓉九点五分，带着猫熊似的黑眼圈踏进办公室时，刘秘书就跳上前告诉经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什么？你让他直接到公司来？”傅蓉蓉一夜没睡的眼睛瞪得比十元铜板还大。

一脸兴奋的刘秘书没想到傅蓉蓉竟然会惊慌失措。昨天经理等了整天，不就是在等这位韩先生的电话吗？虽然她不知道韩先生是怎样一位“客户”，但约到公司来有什么错呢？她满腹疑惑的看着傅蓉蓉跑进跑出办公室三趟，在二十分钟里交代完所有的事情，最后把一叠厚厚的文件往她手里一堆。

“我上午要请假。”余音还在刘秘书耳朵里打转，傅蓉蓉就冲出公司。

她当然是冲回家“易容”罗！她必须赶在十一点五十分之前，在公司大门口将韩伦拦截下来才行啊！

十一点四十五分，傅蓉蓉在对街就看见韩伦俊俏挺拔的身影正要踏进乐视企业大楼。

“韩先生！韩先生！”她再顾不得遵守交通规则“国民义务”，在红灯还没有转为绿灯之前，一面扯开嗓子大叫，一面左闪右躲大按喇叭的汽车，半跑半跳的冲过马路。

韩伦听见有人叫他，回头就看见满脸乱发的傅蓉蓉向他跑来。虽然这才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但韩伦无法克制一股亲切的熟悉感由心底缓缓滋长茁壮，好像他们两人是从小就认识一样。

看着她快步走近，他不自禁展开笑颜，觉得心里暖烘烘的好不受用。

韩伦分析这份莫名的心情，也许是因为她纯真率直的待人方式，让他在乌烟瘴气的商业战场上看见一股清泉，透明澄净，使他忍不住涌起想保护她的心意；加上她善体人意的温柔，更像一张细致坚韧的网子，在不觉中拉着他向她靠近。

傅蓉蓉在他身边站定，假装在平息紊乱的呼吸，实际上却是在警告胸口那颗越来越不安分的“心脏”。谁知韩伦一双温柔的眼睛却盯着她的脸不放，使她双颊染成玫瑰红，一颗芳心更是毫不理会她的“警告”，卜通卜通的在她胸腔里开起热门音乐会了！

怎么了，是眉毛画歪了，还是“三八痣”的位置长得不对？他为什么对我看个不停呢？尽管她再努力思索整个“易容过程”，还是想不起自己不小心漏了那个步骤，连脸上的“麻子”，她都是好小心好小心的画上去，但愿它们能“长”得均匀一点，可爱一点。

“我……我的脸有什么不对……”韩伦一听她这么说，心脏好像被人摔到地上一样，疼得难受极了。不行，我不能再让她这样自卑下去。他下定决心要帮助她解开心里的死结。

“没有啊，你今天气色好极了。”他的言语之间充满疼惜之情。

她腼腆的笑一下，偷偷在他诚实一项扣了0·五分，然后在善良和温柔上面各加两分。因为她一夜没睡，气色怎么可能好得了呢？临近午休时间，陆续有员工从乐视企业大门走出来，傅蓉蓉警觉到自己只化了妆，并没有更换身上的服饰，一袭醒目的粉紫色长裤套装使她陷入可能被认出来的险境。

“我们别站在这里说话，换个地方边吃边聊吧！”她热烈的说。

“傅小姐，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为了……”韩伦欲言又止。

经过一天两夜的思索，韩伦省悟到他一向痛恨的商场恶习，竟然在这

三年里，全数转移到他身上！他回想过去，惊讶在无数的案子中，他都在和对方玩手段、耍心机；尽管他一直告诫自己，不要走上“害人利己”的地步，但“揣测对方的心思，趁机说出讨好对方或有利自己的言语”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他的下意识，变成一种出於本能的反应。

他痛恨这样的自己！

乍见傅蓉蓉的纯真，使韩伦自惭形秽，他想摆脱过去的自己，不想再和这么纯洁美好的女孩玩手段，所以他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坦白他其实并不清楚“那个案子”的情形，如果傅蓉蓉因此而将他列在淘汰名单上，他也心甘情愿。

傅蓉蓉眼尖，远远见到一个貌似刘秘书的女人从大楼玄关的电梯中走出来，她赶忙打断韩伦的思绪，“韩先生，我们还是先找吃的地方，边吃边聊吧！我可饿坏了。”她边说边移动脚步，快速远离大门。

韩伦笑着跟上她，“请叫我韩伦。就像我最初和你说的一样，不管韩氏企业是否能有幸和乐视合作，我衷心但愿能和傅小姐成为朋友，希望傅小姐不会嫌韩伦太冒昧。”合作？傅蓉蓉听得迷糊，但这句话的重点她还是听得懂，一阵莫名的喜悦在心底漾开。

“我正有此意呢，韩伦，你也别再小姐小姐的叫个不停，就叫我蓉蓉吧！”她以坦率的笑容回报。

“好，蓉蓉，”他也不矫揉造作，“我很高兴能在退出商场之前交到你这样的朋友。”退出商场？不知道是不是一夜未眠的关系，她觉得茫然，怎么他今天说的话有点莫名其妙呢？反正先远离乐视大楼才是最重要的。

她暂时压抑想开口询问的冲动，等两人进入一家小餐馆，分别点过餐点后，她请服务生先送一杯咖啡来，想趁等餐的时间刺激一下没睡醒的脑细胞。

“抱歉，我昨天没睡好，神智有点不清。”她顽皮的吐吐舌头，才用若无其事的问“刚才你提到退出商场？是我尚在梦里听错了，还是你真的萌生『退休养老』的念头啦？”韩伦点头，想起这几年中自己的“迷失”，缓缓开口说“当然不是『养老』罗，但不想再涉足商场倒是真的。”“为什么？”她好像看到一层朦胧的悲哀覆盖上他的脸。“看破商场的世态炎凉吗？”她的一语道破，让韩伦心湖起了一阵涟漪，难道他的每一寸思维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吗？“你怎么知道？”他半惊讶半欣赏。

“真的被我说中了？”她弹一下手指，天真的笑道，“我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而已，没想到误打误撞，竟然说对了！”“你是说，你也有同样的想法？”韩伦兴味盎然的探索她的表情。

傅蓉蓉被他星光闪闪的眸子给看得全身发热，胸口怦怦跳个不停，连拿个咖啡杯都好像酒精中毒一样，小手抖得厉害。

“嗯。”她浅啜一口咖啡，强自收敛心神，“不过谈不上『看破』两个字，因为我其实并不曾深入商场，只是想自己一向嘴笨，害怕在无意中得罪人，所以一开始就给自己画了个圈圈，躲在井底，不想碰触复杂的人际关系。说得更简单点，就是我没自信能做到圆滑老练，只好藏拙。”虽然她说自己嘴笨，但这番话说来婉转含蓄，韩伦对她的好感更是乘火箭上升，对她的好奇也更强烈。

“怪不得你做了这么久的『影子功臣』，始终不愿曝光。”他相信这就是她“隐藏身份”、“退居幕后”的主要原因。

“影子功臣？”她不解的问。

“是啊，这几年来，外界人都纷纷猜测到底是哪位天才程式设计师，为乐视企业写了这么多出色的游戏软体，由於没有答案，所以大家都称这位神秘人物为乐视的『影子功臣』，没想到我今天有缘一睹她的丰采。”他笑着举起玻璃杯，摆出“以水代酒”的姿势，在她面前轻晃两下杯子。

傅蓉蓉忍不住笑了起来，两手在胸前交叉，摆出一副讨饶的模样，“韩大哥，你真是太抬举我了，我哪有这好本事写程式呢？你说的『影子功臣』实际上……”她停顿住，不知道该不该在此时提到萱萱的事。

照原订计画，她应该在决定“入围人选”的时刻才说明真相，再从对方反应中选出真正有心追求萱萱的男士，正式和姊姊展开交往，培养感情。

现在呢？她犹豫了，明明韩伦的分数是目前最高分的一位，也几乎肯定他已“入围”，但是……傅蓉蓉不明白自己的心情，好像担心什么……到底是担心韩伦会排斥萱萱呢？还是担心韩伦会对萱萱产生好感？但，他……是姊姊的丈夫人选啊！

她一咬牙，不给自己有三思的机会，摒着一口气继续说道“这位功臣是我的姊姊，傅萱萱小姐，你说她是天才倒是说对了，她的确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从十七岁起，她就帮我父亲撰写程式，虽然没有正式上过学校，全靠自修，但她对电脑的反应和天分却是我见过最厉害的程式设计师，而且……”韩伦露出期待她继续说下去的神情。

她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像小孩子在试探大人反应一样，两眼盯着韩伦的眼睛，小心翼翼的说“而且，她非常美丽动人。”暂时到此为止，她在心里踏下煞车，在她完全肯定韩伦不会排斥萱萱之前，所有可能会伤害到萱萱的言语，她都不想提起，毕竟和韩伦不过是第二次见面，她不愿放出太多讯息。

从她那副宛如在叙述“伟人传记”的口气里，韩伦听得出她对那位聪明美丽的姊姊有着发自内心的敬佩。不过，她那副战战兢兢的模样真是又可爱又令他心生疼惜，有个这么完美的姊姊，她想必从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他当然不会笨到再给她加压，况且，让他有好感的是傅蓉蓉，让他起好奇的也是傅蓉蓉，而那个傅萱萱，对目前的他而言，不过是个陌生人罢了！

他笑笑，把话题从傅萱萱身上转开，“原来背后另有高人哪！但你的企画能力可不是假的吧，据我所知，乐视最近几支大案子都出自你的手里，可别说那又是你姊姊企画的呀！”听见此话，傅蓉蓉真是哑口无言，不知道该澄清好，还是让他继续“高估”自己呢？原本因为他的赞美，她心底还有点喜孜孜，但这份喜悦的情绪存活不到一秒钟，立刻被罪恶感淹没而全面灭顶。

她甩甩头，决定不再“假装天才”，要坦白招供了！“韩伦，其实我那些企画案全部不是我写的，是我一位朋友帮我捉刀的，但是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告诉别人，因为……因为我有不得已的苦衷，等时机到了，我会自己向父亲认罪的，拜托你帮我保密，好吗？”韩伦好像听见本世纪最荒唐的笑话一样，正要仰头大笑，却见到她一双哀恳的眼神紧紧盯着他，好像……好像不是在开玩笑。

“你说的都是真的？”他斜眼望她，全然的不相信。

她很用力很用力点头。

“你……不是在谦虚？”他再确定一次。

她还是努力点头。

韩伦用两支手搓搓脸，又揉揉头发，然后伸手叫服务生“谢谢，咖啡一杯。”转头又对傅蓉蓉说“我想我还没睡醒，可能错听了你的意思。”“我没有骗你，我说的是真的，在公司除了开会之外，我都是在打混，只因为我的记忆力好，临场又很能掰，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穿帮。”她委屈万分，哪里想到“承认罪状”还会被当成是开玩笑呢？韩伦清清嗓子，一本正经的问她“那些企画案都不是你写的？你在乐视企业企画部当经理，却没有写过案子？而你父亲全不知情？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对他的每个问题，傅蓉蓉都不停点头，只见她头越点越低，就快点到桌子底下去了。

服务生送来咖啡，韩伦停止问话，认真思考她话里的真实性。傅蓉蓉怯怯的瞥了他一眼，只见他若有所思，视线牢牢锁在她的脸上，透露出无限的好奇。

沈默良久后，他喝一口咖啡，“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秘密』？”“呃？”她愣住了。

“你说你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当然不会过问，但，既然是这么重要，你又不愿意泄露的事情，为什么要告诉才见过两面的我呢？”思索再三，韩伦发现这是他最想知道的疑问，除此之外，他全然不在意傅蓉蓉还有多少“欺瞒世人”的举动，哪怕她连名字都是假的，他也不想理会，因为他爱的是她那颗纯洁天真的心灵！

爱！韩伦一时被自己的思路吓到了，他没想到自己会爱上一个才见过两面的女人，不，他的理智又持异议，还谈不上“爱”，我只是“喜欢”她罢了，不对，只是有点“心动”！

傅蓉蓉沉吟片刻，她也弄不清楚自己的思绪，“我……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我可以信赖你。”停顿几秒钟，她又补充道“而且我不想隐瞒你。”韩伦从她清澈的眼里看出她说的是真心话，一阵温暖的情愫从她的眼底流进他的心底，他的胸膛涨得好满好满，明明是一种幸福的感觉，不知何故却阵阵疼痛。

他竭力不让激动的情绪泄露，“谢谢你的信赖，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为了回报你的信赖，我也有件『秘密』想告诉你……”蓦然间，他迟疑了，原来想向她“认罪”的心意突然转换成“也许再也见不到她”的忧虑，一想到不能再和她聊天说笑，他的心就好像少了一块肉似的，空洞而疼痛。

对不起，蓉蓉，我无意继续隐瞒，但我不想冒可能会失去你的危险！

“其实，也不能算是秘密，而是我的梦想。”他一转话峰，决定暂时拖延，“最早我们不是聊到我退出商场的事吗？你想知道我打算改哪一行吗？”“当然想！”她兴致勃勃的倾向前，“等等，让我先猜猜 嗯，对商场厌倦的人自然不会想转入政界罗！你想当企画？写程式？作家？画画？教书？摄影？小贩……”她随口猜了二十几种职业，韩伦全部含笑摇头，最后她摆出如临大敌的样子，眼睛斜斜的看他，“你不会是想抢我的饭碗 想当 DJ 吧？”她逗人的表情让韩伦大笑出来，“怎么，原来你想当 DJ 啊？”他这才想起来笔试时曾经被她悦耳的声音拨动心弦，不过本人声音和透过扩音机还是有不少差异，当时的声音比现在清脆多了。

“是啊，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曾经到韦爷爷的电台打工，当时客串过两个月的 DJ，我真的好喜欢哦！”一聊起自己的梦想，她脸上就漾开一片喜悦，好像人已经坐在遥远的播音室里似的，充满神往之情。“想想看，当你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叙述你对某个美丽风景的冥想时，却有那么多人在世

界各个角落和你分享同样的感动，那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尤其是可以和听众聊天的互动性节目，就更——”她突然打住，因为韩伦正一瞬不瞬的对着她猛瞧，那两道眼神，好像火在燃烧一样，把周围的空气都撩拨得炙热难挡，她觉得自己就快要被他焚烧殆尽……“不……不说我了，”她发现自己不只声音和身体在颤抖，连灵魂都被他的凝视震撼而绞痛起来，“你到底……想转哪一行？我……猜不出来……”韩伦早在她诉说自己的梦想时，全身血液就开始沸腾而翻涌，心脏敲击胸腔的速度这么飞快猛烈，几乎让他透不过气来——她的梦想，她的理想，竟然和自己这般相似，原来她也热爱那种震撼人心的感动。

这个女孩的心灵就像一个发掘不完的宝石矿源，不停带给他意想不到的惊喜！

“蓉蓉，我……”他顿感口干舌燥，举起咖啡喝了一口。

不知道是哪来的“危机意识”，傅蓉蓉直觉两人之间的气氛“诡谲怪异”透顶，她绝对不能放任空气继续“燃烧”下去，这样……是不理智的！是不道德的！

“我们点的东西怎么还没来啊？都过了这么久了？韩大哥，你等等，我到柜台去问一问！”她急速丢下一串话，起身仓皇而逃。

傻蓉蓉！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怎么能这么不知羞呢？傻瓜傻瓜傻瓜……两眶刺痛的泪水直冲上她眼睛，不行，她不能让自己在人前流下泪来，尤其不能被他看见……她本能的转往洗手间的方向。

她的每一个小动作小表情，完完整整被韩伦看在眼里收进心底，他当然不敢一厢情愿的以为蓉蓉爱上他了，但他相信她对他有着一定程度的好感，然而……笨韩伦！他在心里怒骂自己，你忘了她的感情有多纤细，多容易受到伤害吗？难道你想破坏这份难得的情谊吗？吓走这个你可能这辈子再也遇不到的好女孩吗？他一口饮尽冷透的咖啡，招手叫服务生询问迟迟未送来的餐点。

等傅蓉蓉从洗手间里出来时，他们点的餐已经送到桌上了。她一回到座位就低着头，小声说了句“我饿了。”然后就埋头猛吃，全然不敢和他的视线相对。

他却连一口也吃不下，视线追随她的一举一动，一种从未有的亲密感如狂澜淹没了他，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女人身上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情怀，好像在她身边才是全世界最适合自己，最安逸最舒服的地方。

直到她快吃完了，他才突然开口“蓉蓉，我现在总算完全相信你说的话了！”“呃？”她抬起茫然的眸子，一接触到他的眼睛，忙不迭又低垂眼帘，“相信什么？”她的声音小得像在对蚂蚁说话。

“相信你在公司的打混功夫的确杰出——你肯定连我的自传都没有看过。”听他的声音里充满打趣的意味，她好奇的问“什么意思？”他扬扬眉梢，“不然，你怎么到现在还猜不出来我的梦想是什么呢？”开什么玩笑，她昨天就把他的自传一字不漏给背下来了呢！傅蓉蓉不服气的在心里“倒背”那篇洋洋洒洒的“千字文”。

“啊！你想当演员！”她想起韩伦记述他在大学时代有演过学生话剧，兴奋的大拍小手，“适合适合！你长得这么帅，声音又这么好听，我……”她突然发现两人的视线又被锁在一起，连忙低下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电影明星的。”她像孩子般的可爱动作，又一次牵动他的心弦。

“不对，只算你猜中一半！”他故意钓她的胃口。

傅蓉蓉果然中计，又抬头一脸好奇的对她看。

“我想当导演，舞台剧导演。”他喜欢看她全神贯注听他说话的样子，“昨天，我和以前剧团的朋友联络上了，等正式辞职后，我就要重回舞台的怀抱。”他顿一下，“至於理由，正巧和你想当 DJ 的理由大同小异，我喜欢让观众感受我心里的感动，那种台上台下融合为一体，一起沈浸在另一个时空的感觉实在太迷人了。我也和你一样，从初次接触舞台的时候起，就为它着迷而疯狂！”她抬眼凝望着他，希望他继续说下去，她好喜欢看见他这样神采飞扬的表情。

她清澈明亮的眸子是这样专注的对着他看，韩伦心脏再次澎湃汹涌，热烫的血液涨满他整个胸腔，他简直无法呼吸。他力持镇定，不想再把她吓跑，“你想不想听听我第一次演戏时发生什么糗事？”她用力点头，浑然忘记要避开他的“火眼金睛”。

“我可以告诉你，但你要发誓不能说出去！”他故意装出很严肃的表情，等她也一脸庄严慎重的指天发誓后，他才压低声音说“当时的场景是一个家庭的客厅，我们在舞台上竖着一道假墙壁，学生嘛，没钱做大道具，只好用大块保丽容板嵌在木框上，保丽容板上画了两道门，代表房门和厕所，门框也用木条撑着，作成可以开关的假门，而我呢，应该要从房门出场，但第一次正式演出，太紧张了，结果竟然从房门和厕所门当中『破墙而入』，你可以想像那时有何多糗吗？亏那部戏还是亲情伦理大悲剧呢，台下观众却笑成一团……”他面前的“观众”也听得乐不可支，韩伦庆幸自己的记忆还没有老化，又搬出许多压箱往事，把傅蓉蓉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

总算把气氛给“扳”回来了，他松一口气，看着她开怀大笑，他的心也跟着飞舞旋转。

不过，蓉蓉，你逃不了多久的！他暗自起誓，想得到她的心情像滚滚大浪淹没他整个人整颗心……他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再放走她！

又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傅蓉蓉总算把剩下四个面试者“解决”掉了。

从三十位面试者中，除开丹尼不算，她谨慎挑选出其中四位“入围者”，只等父亲回国“验收”。韩伦当然也包括在内，他早已经通过她第五次，不，是第六次面试了，而且还以绝顶高分通过！

这几天来，两人几乎每天见面，一见面就聊得没天没地，他们之间的话题仿佛永远谈不完，经常道过再见不到半个钟头，她床头的电话铃声又响起，两人又可以聊到通宵。

由於她必须先“易容”才能与他见面，所以她以“不想引起公司同事注意”为理由，请求韩伦不要到公司来找她，也避开中午休息时间；下班后一、两个钟头，两人才约在外面见，或由韩伦到家门口接她。

韩伦不疑有他，欣然同意。他明白“那个案子”正进入决定人选的最后阶段，只是苦於找不到时机向她“认罪”，无论如何，能否得到这个案子早已不在他挂心的范围内，他也宁可尽量避开这段“敏感时候”，以免让别人说闲话。

至於傅蓉蓉的心情，只能用“自己骗自己”来形容，她先让自己相信，她之所以迟迟无法说出姊姊的事情，是为了避免姊姊受到伤害；同时又告诉自己，我和韩伦只是谈得来，我们之间没有别的情愫牵缠，他就像丹尼或迪恩一样，是我的好哥哥、好朋友……但让她完全找不到藉口的，是她见到韩

伦时，那份让全身脉搏都疯狂激动的愉悦之情——她好喜欢见到他，喜欢他说话的样子，喜欢他俊俏的脸庞，喜欢他挺直的鼻梁，喜欢他低沉性感的嗓音，喜欢他疼爱的摸她的头，喜欢他帅帅的眼神在她脸上探索她的心绪，喜欢他的每一个最细微的小动作！

唉，她是这么喜欢他，喜欢得连晚上作梦都不停不停梦见他！

就算她是真的天才，也找不到理由解释这种喜悦情愫的由来，只好假装忽视自己的心情，再不多想，只管沉浸在短暂的喜悦里——是的，她终究要亲手将他送到姊姊身边，但在这一天来临之前，让她好好享受一下，不要这么快从梦里醒来吧！

“姊姊生病了？”傅蓉蓉张大惊讶的眼睛，紧张的看着何妈。她刚下班回家，正准备“易容”去赴韩伦的约，却被何妈拦住，告诉她傅萱萱身体不适的坏消息。

“我……我也不确定，但大小姐最近老是闷闷的，饭吃不多，觉也没见她睡好久，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我说找王医生来看看吧，她又不肯……老爷两天前又到美国去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何妈叨叨诉说着自己的担忧，哭丧着一张老脸。

十几年下来，萱萱小姐总是安安静静，不多说话也很少开怀大笑，但她脸上柔柔的笑容可没有一天不见哪！这些天中，何妈的心像悬在半空中似的，怎么萱萱小姐的微笑“失踪”了呢？更让她忧心忡忡的，是萱萱在迅速消瘦中，连最喜欢的电脑也不太碰了。

何妈真是没了主意，只好向二小姐求救！

“我知道了。最近我忙了些，很少和姊姊聊天，我……我这就去看看她。”傅蓉蓉觉得很内疚，她知道何妈对姊姊的关心之情只怕比她和父亲还要多了许多，她好羞愧，这两个星期她的心和时间都被韩伦占得满满的，仅有的空馀时间还要“背”一个又一个的企画案，加上丹尼三不五时就来找她，她真的是疏於关心姊姊了！

“二小姐，你别怪我多事啊，我是真的担心大小姐，这孩子总是把事情闷在肚子里，什么难受都不说出来，我是……看的心疼哪！”何妈脸上的忧伤更加深了一层。

傅蓉蓉听得心也痛起来了，萱萱隐忍的个性完全像母亲。“你别担心，何妈，先帮我熬锅姊姊最爱的海鲜粥吧！我一定让她吃下去，好不好啊？”傅蓉蓉执起老人家的手，安慰的拍拍何妈满是皱折的手背。“快去吧，免得姊姊等下肚子饿了没东西吃，那我可就不负责任罗！”她边说边推何妈进厨房，何妈也破啼为笑，满心期待的去准备美食了。

傅蓉蓉先拨了电话给韩伦，说要取消今晚的约会。韩伦在电话里沈默几秒钟，才开口——“蓉蓉，你有心事吗？”听见他低沉的声音里有好浓好深的关切，她真觉得自己醉了，醉在他的温柔里，连话也忘了回。

“蓉蓉？”韩伦轻声唤她。

“哦，我没有什么，是姊姊身体不舒服，我想在家里陪陪她。”她赶快解释。

“那，我们明天再见吧！”他掩不住声音里的失望。

“嗯。”她也依依不舍。

挂下电话半晌，她还挥不去他的声音在耳边盘旋……“唉，琼安，提起精神来！否则我可要勒令你回美国罗！”她对魂不守舍的自己喃喃说着，

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姊姊房门口，里面没有透出光线，侧耳倾听也不闻键盘的敲击声。

她敲敲门，没有听见回音，只好迳自推门进入。房间里暗暗的，傅萱萱背向外面躺在床上，书桌上的电脑也没开。

“萱萱。”傅蓉蓉小声叫她，不知道她是不是睡着了。

“嗯。”傅萱萱轻轻应了一声，身体没有动作。

傅蓉蓉皱眉看着一室的黝黑，她怀疑姊姊的“病”比何妈形容得还要严重。

她心念一动，掩上房门，摸索着在床边坐下。“萱萱，萱萱，”她轻轻摇晃姊姊的肩膀，“你陪我聊聊天好不好，我心里好烦呢！”傅萱萱慢慢转过身来，虽然在黑暗中，她还是看得见姊姊眼神很清醒，脸上毫无睡意。

“烦？蓉蓉，发生什么事情吗？”傅萱萱关切的问道。

“唉！”她故意长叹一口气，却不说话，脸上摆出极度忧虑的表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爸的事吗？”姊姊果然如她愿的继续追问。

她摇摇头，“爸爸没事。萱萱，你不知道，我有个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她又卖关子，沈默下来。

傅萱萱用手肘撑在床上，想坐起身。她赶快扶姊姊靠着床头板坐着。

“说给我听听吧，蓉蓉，虽然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看你这样子我很心疼哪！”傅萱萱还不知道妹妹的“阴谋”，真心在为她担忧。

是啊，你倒知道“心疼”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傅蓉蓉在心里偷偷骂了一声，随即又默默反省自己对姊姊的疏忽。她沈思的表情让傅萱萱更心急，伸手握住她的手，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我告诉你，你可要帮我拿主意哦！”等姊姊点头后，她才说“我那个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呢，因为我最近忙了点，没时间陪她，结果她就生起我的气来了，不吃不睡不笑，人也瘦了许多，她家人紧张极了，害怕她身体出什么问题，所以来找我商量，可是我越想越不明白啊，就算生我的气也不至於要绝食抗议嘛！不是吗？唉，我真是担心死了！”傅萱萱凝神听妹妹说完她的“烦恼”，思索片刻后，一本正经的回答“我想你这位朋友可能有什么心事，找不到人说，所以才一个人闷在心里，你不妨找她好好聊聊，告诉她你不是不关心她，只是忙了点，我相信她一定会原谅你，然后你再问她究竟有什么心事吧！”“是吗？我怎么想不到呢？”她飞快的在姊姊脸颊上亲了一下，“萱萱，还是你聪明，真谢谢你！”说完，她一脸期待的看着傅萱萱。

“怎么了？还有什么不对吗？”傅萱萱不解的回看她。“喏，你不是说你一定会原谅我吗？既然原谅我了，现在不是应该轮到你来告诉我，你究竟有什么心事吗？”看见她调皮的扮鬼脸，傅萱萱才知道自己被妹妹耍了一大圈。

“好啊！原来你的那个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是指我啊！”她笑了起来，“你真坏！”傅蓉蓉收起笑脸，慎重其事的问姊姊“你怎么了？萱萱，听何妈说你这几天都没有好好吃东西，她很担心你呢！”“对不起，我……让你们担心了……”傅萱萱听妹妹这么说，心慌意乱的低下头。

她爱怜的拂去姊姊耳畔凌乱的发丝，“算了，只要你乖乖从实招来，我就大人有大量，既往不咎啦！”“什么从实……招来？我……听不懂。”三岁小孩都听得出她想闪躲。

“喂！刚才明明是你说我那个朋友有心事啊！怎么现在又不算数了？”傅蓉蓉揽着她肩膀，声音里充满关切。

傅萱萱悠悠叹了口气，斜着身体倒在妹妹怀里，像支需要人疼爱的小猫咪。“蓉蓉，我有个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她停顿住，扬起眉毛打量妹妹。

“不会吧！你这么快就学会我的招数了？”傅蓉蓉戏谑的捏了一下姊姊的鼻尖。

傅萱萱笑笑，身体更放松了些。“是真的，我可没你这么坏心眼。”她沈思着，傅蓉蓉也不催她，只是像抱孩子一样搂着她。“我和他，是透过网路认识的……”“等等，是人字旁的他，还是女字旁的她？”傅蓉蓉好奇的打断姊姊的话。

“是……人字旁的。”她脸颊泛起一片红晕，“你知道的，我没有和人交过朋友，就算在网路上，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哦！唯一的！”傅蓉蓉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但心里的惊讶可真不是假的，原来姊姊心里有一个“他”！

“你别乱想啊！我这么说没别的意思。”傅萱萱急急辩解，“我是说，他是我唯一会用网路交谈的朋友，但他……他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朋友！我只是其中一个罢了！”傅蓉蓉看姊姊紧张兮兮的样子，也听出她话里的落寞，不忍再逗她，专心听她说话。

“我没事的时候，偶尔会看看网路上的布告栏或论坛，但从来没想过要和谁连线。三年多前，我在布告栏里看见有人在询问程式的技术问题，那个问题颇深，我看了好多天都没有人帮那个人解答，一时觉得他很可怜，也许是很紧急的问题呢？所以我就……”傅萱萱说到此，求助似的看了妹妹一眼，傅蓉蓉点头表示了解，鼓励她放心说下去。

“后来，我和他就经常联络，起初我们只在交换一些程式的技术问题，慢慢的，也会聊一些其他事情……他懂很多很多事情，我们有许多话可以聊，我……很喜欢和他连线……”傅蓉蓉默默分析姊姊的话，她可以感觉到这个“他”在萱萱心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姊姊一向孤独寂寞，有人能陪她聊天，说些外面的事情给她听，她当然会很重视“他”，但是……“他”呢？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和萱萱联络呢？“蓉蓉？”“嗯，我在听呢！你继续说。”

“大概半个月前，他说他最近要到台湾来一趟，希望能和我见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傅萱萱越来越小的声音终于隐遁在黑暗中。

傅蓉蓉听出问题所在了，“你没有告诉过他，对不？”她柔声问，感觉到怀里的姊姊身子一颤，她赶快把她抱得更紧更紧，用全心呵护着她，轻轻摇晃她的身体。

“蓉蓉，我好傻，是不是啊？我真的好笨好笨，我……我该怎么办哪？”傅萱萱双手掩面，泪水如泉涌，身子瑟缩成一团，不住发抖。

原来姊姊是在担心“他”要是知道她身体的残疾，会作何感想。傅蓉蓉更相信萱萱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他”，否则她不会一直隐瞒自己的残疾。

唉！真是傻女孩！傅蓉蓉心痛得好厉害，她要怎么帮姊姊呢？“我想……”她才在思索该怎么办，却被傅萱萱打断。

傅萱萱突然扭转身子，面向妹妹，把两手按在她肩上。“蓉蓉，你代替我去见他好不好？他看过我的照片，可是我们是双生姊妹，一定没有破绽的，求求你，蓉蓉，我……我就这样一个朋友了，我不想失去他啊！”傅蓉蓉愕然了，想不到姊姊重视“他”的程度竟然至此！不顾一切要保持在“他”心中的形象，萱萱……难道爱上了那个“他”吗？不等妹妹回答，傅萱萱又

急切的恳求 “你可以的，你的记忆力这么好，一定能把我们交换过的资料全部背下来的，你一定没问题！蓉蓉，你帮帮我啊！”她声泪俱下，双手用力摇晃妹妹的肩膀，好像在大海上抓住最后一条浮木似的。

傅蓉蓉柔肠寸断，萱萱的眼泪让她全面投降，她张臂抱住情绪混乱的姊姊，一面顺着长发轻抚她的背脊，一面放低声音，在她耳畔徐缓而清晰的说 “萱萱，别担心，一切都有我，好不好？别担心……”等萱萱僵硬的身子稍微放松了些，她继续说 “反正他还没有到，我们不急着决定谁去见他，但是，我向你保证，如果到那时候，你还希望我代替你，我一定会照你的意思去做的。所以，你不用再担心了，好不？”感觉萱萱埋在她颈窝间的头微微点了一下，她才慢慢离开姊姊的身体，等两人面对面时，她含笑看着姊姊说 “相对的，我也有两个交换条件。”她停顿一下，“第一个，我已经请何妈帮你煮了粥，你得乖乖吃下两碗，而且以后不准再随便不吃不睡，好吗？”她等傅萱萱点头后，再说 “第二个，在『他』还没有出现之前，你答应我要好好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要继续瞒着他？还有你对他的真正心意是什么？当然，我答应你的事情也绝不反悔，所以你可以放开心怀来想，千万别钻牛角尖，好吗？”傅萱萱眼泪汪汪，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只能点头表达心里的感动。傅蓉蓉离开床边，走到梳妆台拿起梳子，又坐回姊姊身边。

一室的沈默中，傅萱萱柔顺的让妹妹为她梳头发，在脑后绑起一大捆麻花。她边帮姊姊梳整头发，边整理脑海里紊乱的思绪，虽然答应了萱萱玩换身游戏，但这可不是有趣的，首先，她等於完全不会写程式，以前学校作业都是迪恩帮她做的，这下子想不穿帮都难！

再说，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她扪心自问，却没有答案，她不愿见到姊姊心碎，她希望姊姊能成为全世界最幸福最甜蜜的新娘，而能成为她新郎的男人也一定要是全天下最好最完美的男人，如果那个“他”没有诚心，也许长痛不如短痛，继续隐瞒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好了！”傅蓉蓉“啪”一声把辫子扔回姊姊背上，“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吧？我请何妈给你端进来，你别再胡思乱想，OK？”傅萱萱展开笑颜，显得有精神多了，两姊妹继续说笑了一会儿，傅蓉蓉见姊姊心情好转了，才离开她的房间。

第五章

5.1

傅蓉蓉一走出姊姊房间，立刻去报告何妈“大小姐”愿意吃饭的好消息，何妈感激涕零，迅速盛出煮好的粥为萱萱端去。她自己也舀了碗何妈的精心杰作，站在料理台边就喝了起来，还喝不到两口，何妈又踩着小碎步飞奔回厨房。

“钥匙？我的钥匙呢？”她找到钱包，却找不到大门钥匙。

“怎么了？何妈，你在忙什么？”要不是见到何妈脸上带着笑容，傅蓉蓉肯定以为发生什么天大的事。

“萱萱小姐想吃橘子啊，可是家里没有，我这就去帮她买！”何妈左右手各拉开一个抽屉，东寻西找还是不见钥匙的踪迹。由於傅萱萱一向待在房里，即使门铃响她也不会应门，所以何妈早就习惯进出一定携带钥匙。

傅蓉蓉看老佣人手忙脚乱的样子，又好笑又感激，她知道如果不让何妈去买，何妈一定会与她为敌；就算她自告奋勇，何妈还是不放心想她能挑到甜又多汁的橘子。“别找钥匙了，我就在客厅等你，门也别锁了，快去快回吧，免得姊姊改变心意。”她笑嘻嘻的说，何妈闻言马上跑出大门外。

“慢慢走啊，别摔着了。”她又追加一句。

喝完滚烫的粥，她顺手抄起料理台上的一份报纸，翻啊翻，还没读进几个字，脑海里已经反覆过好几种情绪，萱萱和韩伦的面孔交替出现，间接还有一个看不见脸孔的“他”，像旋转木马一样转个不停，转得她头都昏了。

她冲进浴室洗个头，任由湿发垂肩，等它慢慢自然风干，才晃晃悠悠走回房间，拿了一本书，再懒懒散散的走到客厅，斜躺在沙发上，摊开手里的“编剧的艺术”，随便读读打发时间。

认识韩伦以来，她给自己定下好多“功课”，每天努力K书“从舞台看人生”、“戏剧编写概要”、“戏剧原论”……。奈何凭她根本不是读书料子的人，看了五六本书，还是谈不上“融会贯通”，只是“原本照背”，反正她的最终目的只是不希望让韩伦认为她言语乏味而已，多背点“术语”也好！

读着读着，字迹却越来越模糊，怎么每一个小铅块都变成韩伦温柔的瞳孔，正在对她闪呀闪的不停放电……她想念韩伦，挂念姊姊，又担心那个“他”究竟会给姊姊带来怎样的伤害？越想越烦，干脆别想了，她打起哈欠，决定等何妈回来就要躲进睡神的怀抱，把一切问题丢到明天再烦恼吧！

门铃声响起。“门没锁哪！”她想是何妈回来，随口应了一声，目光还钝钝的停留在书上。

门口响起轻微的声音。“请问傅蓉蓉小姐在吗？”是韩伦！她猛然抬起头，视线一转向玄关，周围所有东西都变成一团模糊的影子，唯一清晰的是他挺拔的身影，她的呼吸完全停止，她发誓他是生平所见最英俊的男人！

在她抬头的同时，韩伦也不自主的停顿呼吸。好一个美得出尘的女子，轻轻颤动的小嘴唇像初绽放的花瓣一样甜美，两颗黑宝珠被扇子一样扇动的长睫毛覆盖住，还有尖尖的小下巴说有多动人就有多动人，一头如瀑飞泻的湿发贴在她的脸庞上，使她看起来就像出水芙蓉般娇美，又像神说世界中的水精灵一样诱惑人心！

“你……”她还在呆滞状态中，浑然忘我，以为是自己诚心的想念把他的魂给招来了！

“小姐，你好，我叫韩伦，是傅蓉蓉小姐的朋友，不知道她在不在？”韩伦很快就恢复镇定，不急不徐的问，他怀疑她是不是蓉蓉口中“美丽动人”的姊姊。

傅蓉蓉觉得后脑杓好像被人打了一棒，对了！她现在的脸……“我……是她姊姊，我叫傅萱萱。”情急之下，她冲口而出。

“初次见面，傅小姐，我听蓉蓉提过你好几次，原来傅小姐真的如蓉蓉所形容的一样出色。”他的声音还是一如平常的温柔，透露出明显的赞许和欣赏。

傅蓉蓉也和平常一样，听见他的声音就醉得不醒人事，身体好像要飞起来一样轻飘飘。

“傅小姐，你还好吗？”韩伦一阵紧张，蓉蓉说姊姊今天身体不舒服，此刻看她摇摇欲坠，果然像快要昏倒的样子。

我在做什么啊？他担心的对象又不是“我”，而是“傅萱萱”啊！身体

里好像有一锅醋正在沸腾，她想，我大概是全天下第一个“嫉妒自己”的女人！

“嗯，我没事，谢谢韩先生关心。”傅蓉蓉终于找回声音，说不得，现在只能假扮姊姊到底了。

“那就好。”他不由得浮现愉悦的神情，这样他就不用担心蓉蓉明天还要陪姊姊，以至於不能陪他看话剧。好不容易才弄到两张门票，他只想和蓉蓉一起观赏，原本想在今天见面时给她一个惊喜，但她却不能赴约，他决定亲自将门票送上门来，也算给自己一个见她的藉口。

最近几天不知道是怎么了，一日不见蓉蓉他就浑身不对劲，哪怕只和她说几句话也好，只要看见她像孩子一样天真的笑容，他就感觉好舒服好温馨。

韩伦脸上的喜悦，却激起傅蓉蓉所有的妒意，这可恶的男人，一见到“超级美女”就得意忘形了？她才不管这个“超级美女”正是她本人，总之，她就是生气了！

“韩先生光临寒舍，是专程来找我妹妹的吗？”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冷冷淡淡，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是的，我有事找她，不知道她在不在家？”韩伦也感觉到“傅萱萱”人虽美，却冷冰冰的，颇不近人情。

“真不凑巧，她出去了。”见韩伦显得失望，傅蓉蓉也在心里叹气，谁教你自作主张就跑来了，也不先通知一声！她更狠狠咒骂自己的愚蠢，怎么没想到他竟然会“偷袭”家里呢？“请问她什么时候回来？”韩伦不死心追问，他想亲眼看见蓉蓉惊喜的表情。既然蓉蓉说要陪姊姊，一定不会出去很久，也许只是到便利商店买个东西什么的，很快就会回来。

傅蓉蓉愣在当场，一时之间还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嗯，“她”应该去哪里才好呢？“我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她只说和朋友去吃饭，也没说去哪里！”她随口搪塞，说完看见韩伦脸色骤然惨白，她才想起来曾经告诉他要陪姊姊。

毁了！这下“傅蓉蓉”变成个道道地地的骗子了！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向他袭来，韩伦整个人僵住了，他从没有想过蓉蓉会“欺骗”他！

看见他一脸落寞，她的口气完全软了下来，“韩先生，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我转达吗？我想，蓉蓉没这么快回来。”她咬牙补上一句，不然等何妈回来，事情就有穿帮的危险。

韩伦牵动嘴角，勉强扯出一丝苦笑，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两张门票。“我今天来是想把这两张票送给她，如果她没兴趣去，就转送给其他朋友吧！”前后不到两分钟，他已经失去和蓉蓉一起看戏的心情。

傅蓉蓉好奇心顿起，不知道是什么门票，会让韩伦专程给她送来？她刚准备站起身，又想起自己“扮演”的角色，万分为难的坐在沙发上，不知道要怎样应对。

韩伦手里捧着两张门票站在玄关，见“傅萱萱”没有起身来拿的意思，他尴尬至极，悬在空中的手不知道要往哪里放。

两人僵持片刻，傅蓉蓉不得已才颤颤的开口“请你……拿给我好吗？我的脚……不能走路……”为着这句难以说出口的话，她的脸涨得通红，整颗心被罪恶感充斥得快要爆炸，身体更不由自主的抖瑟起来。

在这当儿，她脑海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连“假装”的残疾都如此难以

启齿，难怪萱萱会寝馈难安，哭得像个泪人儿……韩伦心头一惊，蓉蓉怎么从没和他提过此事，只怕自己刚才的举动已经造成她很大的难堪。他收敛心神，不再多想，缓缓向前走到傅蓉蓉面前。

“这里，傅小姐，是两张明天晚上在社教馆公演的话剧门票，麻烦你转交给蓉蓉。”他平板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

她伸出发颤的小手接过门票，仅仅一瞥，她就认出公演的剧团是韩伦大学毕业后和朋友们一起组成的，韩伦和她提起过，等他正式离开商业界后，他将会重回这个剧团。

她还在沈思中，韩伦已经注意到她膝盖上的书。“原来傅小姐对编剧也有研究。”他出神的望着那本“编剧的艺术”，刚才的失落感已经无影无踪，两只眼睛晶晶亮亮的闪烁起来。

不妙了，傅蓉蓉心里惨叫一声，但愿他不会联想到什么端倪，因为她一直不好意思让韩伦知道自己为了他而“潜心研究”戏剧理论，现在当然也不能辩说这是“妹妹”的书。“谈不上研究，只是有兴趣，随便看看，随便看看！”她摆出很天真的笑容解释道。

韩伦读过这本，知道那已经不算入门书，而是颇专精的一本理论学。他当然不会知道这本书的确是傅蓉蓉从书店“随便”抓回来的，她根本连“入门”和“专精”也分不清啊！

“傅小姐真是谦虚，我也很喜欢戏剧，但对编剧并不在行，哪天有空我还要请傅小姐指教指教呢！”他发自内心的说。

“哈！”傅蓉蓉的脸已经笑僵了，背脊也不停冒冷汗，“说指教不敢当，等改天有空我们再聊聊吧！”不过要等下辈子我才会有空！她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韩伦这个话剧疯子，万一真被他逮到“指教”的机会，那“傅萱萱”铁定死在当场！

“嗯。”韩伦显得恋恋不舍，似乎希望现在就是“指教”的好时机。

她一眼就读透韩伦的心事，赶快把嘴角笑得更灿烂，“啊，时间不早了，韩先生大概也累了，不，一定累了，您还是明天再和我……妹妹联络吧！我也要休息了。”再不下逐客令，韩伦只怕会立刻坐下来，开始浪费口水。

“好吧，那没别的事了，打扰你的时间，傅小姐，我先走了。再见。”他微微点头后，就转身走出大门。

韩伦才跨出傅家大门，思路就开始蓬勃运作起来，他委实难以相信蓉蓉会欺骗他，也许她的朋友临时有什么重要事情呢？总之，不亲口问蓉蓉，他绝对不能妄下结论！拿定主意后，他觉得好过多了，但想见蓉蓉一面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他简直等不到明天了，尤其自己刚才一时冲动，竟然把两张票都给了出去，万一蓉蓉真的约了别人前往……他越想越不安。

走出傅家庭院，他站在斜对面的电线杆阴影里，点起一根烟，决定在此静候蓉蓉归来。

五分钟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巷口传来，他期待的看了一眼，却是个老妇，两手各提着沈重的塑胶袋，一直线朝傅家的方向走。

老妇转进傅家庭院，还不到大门口就嚷着“二小姐，开门哪！二小姐！”开门声响起，老妇边向里走，嘴里边念着“这些橘子好得很呢！二小姐，你要不要先尝尝，我还特地坐公车去买……”等她身影完全没入，门立刻又关上。

二小姐？她为什么嚷“二小姐”？蓉蓉明明只有一个姊姊，错不了！

难道……怎么会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妇人为什么不叫“大小姐”？“编剧的艺术”？韩伦整个人陷入混乱的思绪中。十分钟后，他踩熄烟蒂，匆匆离开傅家。

5.2

当如雷的敲门声响起时，潘维民正在翻阅“薇薇新娘”季刊，最近几天，他连作梦都梦见表弟穿着白礼服走上红地毯的场景呢！

“表哥开门！”看来时候到了！潘维民把杂志塞到床底下，在三秒钟内把早已拟定的计画复习一遍，然后满脸笑容的打开房门。

“表哥……”气喘吁吁的韩伦出现在眼前。

“正巧！我正想找你谈谈呢！”他先声夺人，不给韩伦任何说话的机会，马上殷殷勤勤的把表弟拉进房里。

“你……”韩伦还待开口，立刻被潘维民打断。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进入『准决赛』了，是不？我早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果然，我所有朋友都铩羽而归，你却一马当先，势如破竹啊！不愧是我傅某人的表弟，好样的！我真是以你为豪！”他大笑三声。

“表哥……”潘维民笑完毫不停顿又说“说真的，我也想不通傅浩天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选女婿，不过……”说到这里，按照“剧本”他该停顿两秒钟，等韩伦的“台词”。

韩伦没等到半秒钟就有反应，“选女婿？你在说什……”“不过有钱人的想法，我们永远弄不明白，对吗？”他嘻皮笑脸的拍拍韩伦肩膀，“说真的，我前天听一位落败的朋友说原来乐视这个案子叫做『选婿企画案』时，我还真吓了一跳，心想这下可惨了，我不是要被冠上『出卖亲人』的罪名了吗？”“选婿企画案……”韩伦觉得身体正在急速下坠，不但胃停留在半空中，连心脏也被提升到头顶，而他还来不及进一步思考，表哥的声音又传进耳朵里。

“真是幸好，我潘某人这辈子没做什么缺德事，连上帝也不忍心给我乱加罪名，竟然让你和傅小姐一见钟情，也算有缘！”他心里暗暗默念基督耶稣的名号，上帝有眼，我真的没做“缺德事”，绝对没有，保证没有！

“一见钟情……”韩伦还在下坠中，脑袋里满满是蓉蓉纯真的笑脸和银铃似的笑声。

“我那惨遭淘汰的朋友啊，明明和傅小姐没缘份，偏不死心，竟然改追傅小姐的秘书，想从旁打听消息，伺机而动，结果让他知道一位姓韩的先生备受傅小姐青睐，再一打听，知道这位韩性情敌正是我潘某人玉树临风、一表人才的表弟，这下子他可完全死心了，还算他有先见之明，知道比不上你嘛！哈！”“原来……”韩伦相信自己已经下坠到地球核心，正处身於滚滚岩浆之中，不然怎么身体越来越热，越来越热，越来越热！

潘维民明察秋毫，知道该是收场的时候了。“表弟啊，人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以前总认为是天方夜谭，想不到竟然在你身上映证了，等你把傅小姐追到手，案子也算结了，你是既得佳人又得自由，从此海阔天空，好不悠哉快活，表哥先跟你道喜啦！哈哈！”潘维民笑得声音已经有点沙哑了。

娶蓉蓉为妻的念头让韩伦觉得整个人从温热变成滚烫，每一个细胞都在沸腾，每一根纤维都在起火燃烧。

“啊，时间不早了，你不是托秘书给你买了两张戏票吗？是明天吧？和傅小姐一起吗？那还不早点去睡？养足精神才有力气约会呀！去睡去睡！”他边说边把韩伦推到门外，然后装作猛然想起的样子，问“对了，你来找我做什么？不会是想告诉我，你准备放弃这个案子吧？哈，开玩笑开玩笑，都到这地步了，你当然不会放弃罗！那么，晚安，表弟！”潘维民一关上门，立刻迫不及待的把头埋在枕头里足足笑上二十大声。

韩伦站在房门外，只感觉自己脚还没有着地，头又被人重重击了一拳！

蓉蓉在“徵婚”？选婿企画案？他蓦然想起参加笔试的一百多位应徵者都是年轻男人，他到现在总算明白了其中奥妙！

还有和蓉蓉第一次见面时，她那些奇怪的问话原来是有特殊意义的，什么美丑的观念，什么娶妻的条件，原来如此！

他原本是想找表哥谈谈，打算追根究底问出潘维民对傅蓉蓉到底了解多少，毕竟最初的讯息是表哥告诉他的，但，万万没想到会听见这么“惊天动地”的内幕！

蓉蓉在徵婚？为什么？那个“傅萱萱”和“二小姐”又是怎么回事？才一个晚上的时间，怎么全世界都充满了问号？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成，明天非得把所有事情弄个一清二楚！韩伦立下决心，踩着坚定的脚步离开表哥房门口。

走不到三步路，他又停顿住，突然省悟自己原来被表哥出卖了！

5.3

傅蓉蓉一早强撑着精神来到公司，匆匆吩咐将上午的会议改期后，一个人锁在办公室里，迳自趴在桌上和睡神开会去。

从小到大只要头一沾枕就变成“睡美人”的她，最近不知怎么了，好像认识韩伦以来就三天两头失眠。昨天晚上也一整夜惦记着韩伦，不知道他是不是生气了，想打电话又不敢，奇怪，她向来是很有“决断力”的，为什么一碰上韩伦的事就……“经理，二线电话，是韩先生找你。”刘秘书的声音从她耳朵旁边的电话中传来。

像弹簧一样，她的头猛然从桌上弹起，平常听见闹钟也没有这么神速。

“喂，蓉蓉，你在睡觉吗？”他不愧是她的知音，非常了解她。

整夜不停盘旋在耳边的声音突然变得这么真实，她的泪线顿时决堤，珠泪成串成串地滑落，哦，天哪，她多思念这个低沈的嗓音呵！

“喂，蓉蓉，你还没醒吗？”“没有，不，是醒了。”她擦去喜悦的泪水，小心翼翼地问“你……好吗？”你有没有在生气？这是她最想知道的问题。

“不好，我很想你。”她的心脏猛然停止跳动，这……实在太突然了，一定不是真的，她相信自己还没醒，肯定是在梦里面——既然是在作梦，正好让她当作练习道歉的好机会。

“韩伦，我听……姊姊说你来找我，我没有要骗你，姊姊原先真的不舒服，我想陪她，所以没和你见面，后来她好一点了，而我一位朋友临时……”

“没关系，我没有在意。”韩伦打断她的“自白”，“蓉蓉，我想和你一起吃中饭，可以吗？”啊！这个梦真是太美好了，韩伦果然没有生气，事情也没有穿帮！

“当然……”她笑成眉月形的眼睛瞥到桌上的时钟——现在已经十一点

半了？“等等，韩伦，你是真的韩伦吗？”没搞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梦之前，她可不能乱答应！

“你又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小丫头。”韩伦笑出声，“我当然是真的罗，你以为你在作梦啊？”她掐掐自己的手背 痛 总算确定自己是清醒的！

“既然你是真的，我不能和你一起吃中饭，因为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想好好补充睡眠。”她当然不能赴这个美好的约会，已经十一点半了，她怎么可能来得及回家“易容”呢？“可是我很想你。”又一次，而且是真的！

她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小脸涨得红扑扑的，小手也开始发抖，整个脑袋一片空白。

“蓉蓉？”韩伦真担心她又睡着了，赶紧出声。

她恢复神智，眼前最重要的是推掉他过於突然的邀约。

“韩伦，我们晚上不是要看话剧吗？你把两张票都给我，难道是表示你不陪我去？”“当然不是，我想听你亲口邀我嘛！”他急急说 “昨天我一出你家门就后悔了，生怕你真的约了别人。”“怎么会呢？可是如果你不让我养足睡眠，我可能会边看边打瞌睡哦！”她使出耍赖的手段。

“好吧，那，我晚上去你家接你，六点半，好吗？”他很快就让步，因为蓉蓉的拒绝早在他意料之中，他特意挑这个时间提出见面的邀约，就是为了让她没有“准备”的机会。

“嗯，我们晚上见。”挂上电话，她的睡意飞到九霄云外，满脑子都是韩伦低沉的声音……我很想你……我也很想你啊！她好想大声叫出来。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句话，她总算是亲身体验了，不过三秋也好，五秋也好，现在她只想翩然起舞，昨天果然是白担了一晚的心，韩伦当然不会和她生气罗！

“经理，四线电话，徐先生找。”她心情好的不得了，飞快拿起电话。“喂！”“喂，琼安，我很想你。”奇怪，怎么同样的句子换了声音，其魔力就有天壤之别呢？“你又在发烧了？”她笑问。

“中午一起吃饭好不好？你这么久都不理我，我好难过。”徐宇平的声音像个快要哭出来的孩子。“每次都说在忙着挑姊夫，现在应该忙完了吧？你再不理我，我就要到你公司站岗了哦！为了你，我连学校的课都停了，匆匆赶回来，你说你还有没有良心？顾不顾朋友道义？我对你……”“好好好，我和你一起吃饭，可以了吗？”她实在受不了他的“连珠炮攻势”，更怕他真的使出“站岗攻势” 那可不是吃顿饭就能了事的！

“真的？”他立刻转变为得到糖果的小孩，“我马上就到！我们去吃烧烤！”“好，十二点在大门口见。”等挂了电话，她已经没有吃饭的胃口了，丹尼为什么要在这样美好的时候提醒她“姊夫”两个字呢？莫非上帝真的在惩罚她“不道德，没伦理”的感情？父亲后天就要回国了，到时，她就必须亲口告诉父亲，韩伦是最适合当姊姊丈夫的人选。也许一切是该做了断的时候了，也许……

5.4

韩伦一早从七点起，就守在傅家的巷口，清楚看见昨天晚上的“傅萱萱”坐在傅家司机开的车里，离开傅家。现在他隐身在乐视大楼对面咖啡厅

里，透过落地窗又看见“傅萱萱”，“脚步敏捷”的走出乐视大楼，他已经得到九成的答案了！

他还在沈思中，一位神采飞扬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大门口，她则展开甜美的笑容迎上前，挽起年轻人的臂膀，两人有说有笑的相偕离去。

傅蓉蓉和徐宇平的一举一动，韩伦全部看在眼里，此时此刻的他正像刚灌下一大锅滚烫的酸辣汤，不但一股酸味儿直直涌到喉咙口，而且热辣辣的火气更是冲到头顶，他觉得整个人快要爆炸了。

他不懂自己为什么要生气，她原本就昭告天下要徵婚，而他是在迷糊中一头栽进来的，委实怨不得她，现在她爱 and 谁交往又关他什么事呢？那男人看起来不到二十五岁，稚气未脱，但韩伦看得出他对蓉蓉的真心，他的一举一动都像在呵护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而蓉蓉也笑得毫不保留，甚至连他也没见过蓉蓉笑得这样轻松，好像在那男人身边可以安心放心，再无任何隐藏了！

他的心脏被莫名的情绪揪紧而疼痛，蓉蓉说她信赖他，连“秘密”都告诉他，如果她是真心的，那个年轻人又作何解释呢？她也同样“信赖”他吗？他也知道她的“秘密”吗？现实是，她在那人面前不用隐藏真实面貌！

现实是，她推掉了他的约会，而赴那人的约！

这就是她所谓的“信赖”吗？脑海里突然闪现蓉蓉那双纯洁的眼眸，从她清澈的瞳孔里，他看不出一点虚伪的影子，还有她说过，她有“苦衷”……难道我就这样放她走吗？不战而退，也不给她任何解释的机会？韩伦自问，他并非一厢情愿在给蓉蓉找开脱的理由，而是……而是他相信蓉蓉，相信他对他的那份信赖！

一抹笑容在他脸上浮现，早在爱上蓉蓉的那刻起，他就确定自己爱的是她洁净无暇的心灵，不是吗？不论她有多少“欺骗世人”的举动，他都会相信那是出自她善良单纯的心，不是吗？不论她是美是丑，是天才还是白痴……千百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又肯定，在了解一切真相之前，他绝不能轻易放弃！

他脸上的笑意更浓更深，小丫头，你等着我来揭穿你的真面目，你休想再隐瞒我！

5.5

准准六点半，韩伦按下傅家门铃，然后把手藏在背后，摒息以待。门很快就开了。

傅蓉蓉熟悉的脸庞从门后出现，透红的脸颊灿烂生辉，毫不掩饰见到他的喜悦，他整个人也跟着精神一振，自然的伸出藏在背后的手，捧出一大把白玫瑰。

没料到她身体猛然一颤，满脸的笑容在瞬间全盘崩溃。

她猛力眨着眼睛，“这……是给我的吗？”她用好小好小的声音问着，很明显在压抑快要撑不住的情绪。

韩伦看她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模样，心里痛得紧，不知道自己的一束花会引起她这么巨大的反应。如果要他相信蓉蓉此刻的神情是在演戏，那还不如叫他相信猪会飞天遁地。

“当然是给你的，傻丫头，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啊！”他柔声说，一

手拿花，另一手向她伸出，“请问傅蓉蓉小姐，我有这个荣幸吗？”“正式约会……”傅蓉蓉哑然了，认识以来，她和韩伦的相处方式与迪恩或丹尼并无不同，甚至还没有牵手或亲吻脸颊等比较亲密的举动，比起另两人还要多一分拘谨。

她在国外长大，和迪恩与丹尼更算是青梅竹马，举手投足间早就超过男女的界线。她经常左手牵迪恩、右手挽丹尼逛街逛得不亦乐乎，母亲去世时，她也曾在迪恩温柔的拥抱下哭着睡着……这一切，在她都没有超越友情的界线，但如果对象是韩伦，那意义自然不同！

不是她不愿意与韩伦展开进一步的交往，而是……她不能这么做啊！

她望着韩伦摊开的手掌，恨不能立刻将自己小手放入其中，但是，但是……“韩伦，我……”她想说话，但泪水就快夺眶而出，让她甚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韩伦见状，也顾不得她会不会反对，一手抓起她冰冷的小手，将花束塞进她手里，微微一笑，“先进去把花插好，我在这里等着，如果你拒绝我的邀请，就不用再出来，我绝非不识相的人，不然，别忘了再五十分钟公演就要开始了，我可不想错过好戏。”说完，他很有风度的往旁边退开几步，见傅蓉蓉还愣愣的站着不动，眼神呆滞的凝视手里一大捧白玫瑰，那样子可爱又逗趣，他真想放声大笑。

他哪里会知道傅蓉蓉此时正面临生平最剧烈的心理挣扎呢？“去吧，小丫头，我会在这里等到公演结束为止，够让你考虑了吧？”他笑着说。

傅蓉蓉牵动嘴角，硬是让自己笑脸相对，“谢谢你，韩伦。”她退后两步，轻轻关上门，在她脸庞消失之前，韩伦仿佛见到一层灰色的薄纱，笼罩上蓉蓉苍白的脸蛋。他心里突然闪过一点恐惧——她该不会真的不出来了吧？傅蓉蓉不敢惊动厨房的何妈，悄悄溜回自己房间，将花束细心摆在床头。

面对这么纯白美好的花朵，心里却只有悲戚与无奈，她勉强止住又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喃喃低诉“韩伦，对不起……”走出房间，经过姊姊紧闭的房门时，她停下脚步，在心中默默念着“萱萱，原谅我，就让我纵情一个晚上，好吗？”来到大门口，她深吸一口气，打开门。

当韩伦再次见到傅蓉蓉时，她脸上的笑容是幸福而夺目的，是毫不保留而没有丝毫阴影的，一时之间，他差点昏眩了，怀疑刚才那抹悲哀是自己的眼花，好长的时间，他只能呆呆看着她发愣，最后，他神智茫然的向她伸出手……她按捺住激跳不已的心，毫不犹豫的把自己送进韩伦厚实的大手里，在两手相触的刹那，强烈而灼热的电流贯穿两人，难以言喻的撼动让地面也开始摇摆……他不由自主的把手收紧，将她窈窕的身躯拉到身边，俯首在她耳畔低语“你好美。”暖暖的气息吹上她的额角，让她的呼吸完全停摆，全世界的时间都在此刻停顿……然而她知道，灰姑娘的魔法只有一晚……

第六章

6.1

九点十五分，戏落幕了，厚重的枣红色布幕缓缓阖拢，掩盖住富丽堂

皇的舞台布景，一并隔离了几分钟前还激烈澎湃，悲喜交互的台上人生。

看戏的人潮渐渐散了，傅蓉蓉依然坐在位子上，激动的心绪还没有平息，为着方才所经历的感动而无法言语。她从未想过话剧竟能如此撼动人心，连身体的最细微的组织都随着演员的每个动作，每个眼神而跳动；看着他们笑，自己嘴角也跟着扬起，看着他们落泪，自己眼圈也骤然湿润。这样的临场感是她在电影院所无法感受到的！

等观众大都走光了，她还浑然不觉，兀自对着红色布幕发呆，一场场情节还在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转个不停，直到韩伦的大手轻轻覆盖上她，她才醒觉过来。

“喜欢吗？”他低声问。

“嗯。”她转头向他，从他的眼里她知道韩伦了解她心里的感动，她无须多做解释，但她还是想说。“如果，我在播音台上体验到的感动像水，是一种细致而清淡的交流，那么，舞台剧就像一把烈火，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情绪燃烧到最极至。”她停顿一下，为着他眼里的激赏而心跳，“韩伦，谢谢你，我真的很高兴。”韩伦的心情因为她的话而激荡不已，想亲吻她的冲动传遍全身，他无可克制的低下头，将轻柔的一吻落在她唇角……一股热流从唇上窜遍全身，这份仓促而甜蜜的接触让他心荡神迷，只觉得就像要飞上云端一样。

“我爱你，蓉蓉。”他轻吟着，尽管此刻他最想做的是紧紧抱住她，这辈子再也不放开她，好好的吻她千遍万遍，奈何这里毕竟是公众场所，周围零零星星还有观众未离去，他当然不会笨到把两人的初吻当免费演出供人观赏。

他按捺住万般狂乱的情绪，勉强抬起头，却见到她张大一对受惊吓的眼睛，脸色苍白至极，好像下一秒钟就要昏厥过去似的。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吻，却让傅蓉蓉深深迷惘，有点迟钝的脑袋还反应不过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韩伦的唇触碰到自己的瞬间，她怀疑是不是地球也同时毁灭了，怎么眼里看见的是火山爆发，海啸滔天，耳里听见却是雷霆万钧，风号雪舞，最后连天地也开始旋转……这一吻是不应该发生的，不应该发生在韩伦与她之间！

对，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么激烈的手法来“责备”她呢？“蓉蓉？你没事吧？”他好紧张，担心自己冲动的举止冒犯了她。

“没事。”她轻声应道，思绪却烦乱到最极至，好像整个脑袋要爆裂一样，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韩伦的告白犹在耳畔，她这样算不算是玩弄了他的感情呢？她该不该在这时候说出真相？告诉他，他应该付出爱情的对象另有其人，不能是她！

她必须立刻告诉他，不能再让自己有犹豫的机会了！

她很困难开了口。“韩伦，我有事想……”“韩伦！”一个甜美的女孩声音突然冒出来，两个人还来不及回过头来，一双纤纤玉手更突然的从背后揽上韩伦的脖子。

“小哥，真的是你吗？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女孩双臂悬挂在韩伦身上，又笑又嚷。

韩伦站起身，一个旋转，拦腰抱住女孩轻盈的身躯，将她在空中飞悬两圈才放到地上。

“小雯！这么久不见，你怎么还像长不大的孩子似的，一点淑女的样子

也没有！”韩伦笑着，伸手搓揉程小雯一头俏丽的短发。

“你还好意思训我？也不想想你一走就是五年——五年！小哥！”她夸张的摊开手掌，在韩伦脸前左晃右晃，“你究竟知不知道人家想死你了？你坏死了，让人家等这么久？我……哇！”程小雯“忘情”的搂抱住韩伦，把整张脸埋进他宽阔的胸前“大哭”起来。

在旁边目睹这场“相见欢”的傅蓉蓉，完全目瞪口呆，她立刻认出这个还没有卸下舞台妆的俏女郎是刚才戏里的女主角——那个端庄稳重的少妇，怎么一转眼间就变成这么“轻浮随便”的女人，当庭广众和男人搂搂抱抱！

更严重的是她有强烈的冲动，想立刻上前把两个“黏在一起”的身体给拉开，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再也没有机会碰韩伦一下！

韩伦背着手，笑咪咪的让程小雯“借用”他的胸膛“哭”了三十秒钟后，她才抬起一双根本没哭过的大眼睛，对他眨呀眨的。

“怎么样？有没有进步？真的不盖你，我最近演的两部戏都要哭得死去活来，结果我连一滴眼泪也没流下来，就有观众被我骗掉好几缸泪水呢！厉害吧！”她像小孩子向大人讨赏一般，冲着他傻呵呵的直笑。

他对程小雯眨眨眼睛，“你爱捉弄人的死性还真是一点也没长进，瞧我们的观众可被你唬得愣住了呢！”指的是呆立在一边，看得傻了眼的傅蓉蓉。

程小雯虽然爱闹，人却乖巧精灵，她打老远就看见韩伦低头亲吻傅蓉蓉的场面，她当然不敢太过放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於是她很自然的一转身，离开韩伦身边。

傅蓉蓉看见这个脸蛋甜美的俏女郎终于离开韩伦身体，总算是松了口气。

当然，她的每一个小动作都被机灵的程小雯看在眼里。

“来，蓉蓉，我给你介绍一下，她是我的好学妹程小雯，五年前，我们合演的第一出戏就是演兄妹，所以她从此就喜欢叫我小哥。”韩伦稍做解释后，又转向程小雯，眨眨眼，“小雯，这位是傅蓉蓉小姐，她是乐视企业的企画部经理，是我的……女朋友。”骤然听见韩伦这样说，傅蓉蓉好像被原子弹炸到一样——啊！地球真的毁灭了！

除了丹尼之外，这是她第一次被人如此介绍，但对丹尼，她可以一笑置之，甚至给他一记白眼，从来也没有在心里留下丝毫痕迹，然而从韩伦口中说出来，却带给她前所未有的震撼力，心里百感聚集，是震惊，是喜悦，是疑惑，是怅然，还是畏惧多些？她无解，也无从分析起，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哭还是该笑，眼睛是干旱的，嘴角是僵硬的，手足是冰冷的，心儿却是滚烫的，她完全茫然而困惑了。

程小雯的大眼睛滴溜溜的对着傅蓉蓉脸直瞧，傅蓉蓉却浑然不觉。她当然也没见到程小雯转头，偷偷对韩伦眨眼睛，又轻轻点一下头，而韩伦也以眨眼睛回答。

对舞台妆颇有心得的程小雯，帮他证实了最后的一丝怀疑——傅蓉蓉的脸的确是经过细心化妆的结果！

6.2

和韩伦手牵手，相依走在回家的路上，无言的默契荡漾在两人中间。

傅蓉蓉刻意放慢脚步，想尽量拖延这份宁静美好的幸福感受。她知道这是唯一的、最后的一次，越早结束这份感情，对两个人都好。韩伦柔情的吻，温暖的大手，结实的胸膛，迷人的嗓音……这一切一切，都应该属于萱萱的，她无权，更不忍剥夺姊姊的幸福。

而韩伦，则在心里默默盘算，现在他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是直接了当向蓉蓉问明真相，他希望能在没有任何心理芥蒂的情形下，坦坦荡荡的和她展开正式交往，另一条路是他比较不愿意选择的，但如果“正面摊牌”的结果是让他失去蓉蓉，他宁可使一点手段，谁叫情场如战场，谁叫他要死心塌地爱上这个“美丽的丑小鸭”？一步步走向家，她觉得自己像是一步步走向绞刑台，然而这是她的选择，她再也没有逃避的藉口！两人终于在大门口停下脚步，她面对韩伦，凝望着那双令她目眩神摇的眼眸，她有种快要窒息的恐惧感。

“韩伦，我有话想对你说，我……”他不让她有开口的机会，张臂用力搂住她，感觉蓉蓉的身子猛然一颤。

他把脸埋在她的长发里，梦噫般的低语“蓉蓉，我知道我今天的举动太突然，对不起，我不想把你吓跑，也不会给你压力，但请你听我说”他放开她的身子，按着她的肩头，让两人脸相距寸许，让她无法躲避他的视线。“我爱你，蓉蓉，请你相信我的诚意，也许，你没有美丽的外表，也许，你没有天才的头脑，但是，在我眼里和心里，你是百分之百纯洁美好的女孩。”他刻意加重“也许”二字，但愿能给她最后一个自白的机会，她不停不停眨着眼睛，眼里闪烁的是泪水吗？看见她微微颤抖的红唇，他真想不顾一切吻上去，今生今世再也不让她逃走……但是……他把吻落在她挺翘的小鼻尖。“你不用立刻给我答覆，我会等，不管多久我都会等。”“韩伦，我……”她低下头躲避他深情的注视，全心全意只在忍住快要决堤的泪水。

望进她的眼底，韩伦读出她想逃避，他似乎已经看见她正在一点一点远离他……他咬牙，知道他别无选择了！

“蓉蓉，我忽然有个主意！”他提高声调，让兴奋洋溢于自己的脸上，“昨天晚上我见到你姊姊，她不能走路，对吗？”傅蓉蓉愕然抬起头，被他突如其来的情绪改变吓了一跳。

“对，她……四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所以她很少接触外人，几乎都不出门，我……我一直没告诉你，因为……”她心里闪现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上帝在为她制造吐露真相的机会呢？但不等她说完，韩伦就打断她的思绪。“我了解她的心情，像她这么美，又这么聪明的女孩，多年来足不出户，想来是为自己的残障而有心理障碍，我也能体会你想保护她的心情。但蓉蓉，你想想，她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对不？”傅蓉蓉点点头，对于韩伦的体贴和谅解，她有着说不出的感动与激动，她相信韩伦绝对是姊姊丈夫的最佳人选，她相信自己的眼光，但她不明白韩伦为什么突然说出这番话？“所以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昨天我见她对编剧很有兴趣，我想请她加入我们的剧团，你觉得如何？”满天星斗的清朗夜空骤然落下一道猛雷，把傅蓉蓉劈得不醒人事！

而韩伦的字字句句却依然清晰稳定的传入她快要死掉的耳朵里。“我看她待人虽然有些冷淡，但相信那是因为她很少交朋友的缘故，你说对吗？剧团里的朋友都是热情的大好人，能让你姊姊有机会认识朋友，不是解开她心结的最好方法吗？况且这个剧团是业余性质的，大家都是利用空闲时间参

加，所以不会妨碍她写程式的时间，又能让她发挥所长，为剧团增添一位编剧人才，绝对一举数得，对吗？”韩伦有板有眼的解释他的“好主意”，每句问话都让傅蓉蓉挑不出逻辑上的语病，只能一一点头称是。

“你说我是不是个超级天才啊，不然怎么想得出这么绝妙的主意呢？”他得意洋洋的添上一句，一脸笃定的盯着她，好像肯定她找不出反驳的理由。

她果然点点头，完全同意他是个“超级天才”，竟然想得出这么荒谬的主意，让“她”加入剧团？这不等於是逼小猪参加大专联考吗？“韩伦，我想这件事还需要我……姊姊的同意，我猜她可能会拒绝，因为……”“不行不行，你不能让她拒绝，蓉蓉，你心地这么善良，我知道你也不想见到姊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你的口才这么好，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说服她，是吗？而且，你也不忍心让我失望，对吗？”傅蓉蓉面对一脸期待的韩伦，实在说不出否定的言词，“我……尽力试试。”她的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如果不是看见她的嘴在动，韩伦真怀疑她有没有说话。

“很晚了，进去吧，蓉蓉。”他把全身无力的傅蓉蓉半推半扶的拥上阶梯。

“可是，韩伦，我有话想……”“明天再说吧，我可不想你着凉生病。”他爱怜的抚弄她一头长发，接过她手里的钥匙，帮她打开门锁，温柔却坚持的表示她该休息了。

她站在门里，凝聚仅存的气力凝视他的眼睛，她知道她该彻彻底底死心了，从此韩伦只能是她珍藏在心底的回忆，她要把他的一切深深烙在脑海里，也许有幸他真的会成为她的“姊夫”，但等姊姊婚礼那一天来临时，她但愿自己能正好得盲肠炎，在医院躲过铁定会让她芳心碎裂的一刻……她以最缓慢最不舍的动作，一点一点关上门。

就在门缝完全消失之前，韩伦低沉沙哑的声音传进来“蓉蓉，我是真心的。”砰然一声，她关上门，耳朵仿佛听见十二点的钟声响起，灰姑娘的魔法消失了……她失魂落魄的回到自己房间，整个人跌进梳妆台前的椅子上。

“琼安，你最好收敛一点，你不能对『姊夫』动心，知道吗？”镜子里女人对她蹙眉而视，“韩伦对姊姊有好感，又不会嫌弃她，那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吗？他这么温柔善良，你还怕他不会善待姊姊吗？你的『任务』眼看就要完成了，妈妈在天上也会称赞你，你为什么还要哭丧着一张脸呢？”她边说边哭，把一张尚未卸妆的脸蛋哭成五颜六色的大花脸。

电话铃声响起，她接起电话，用重重的鼻音“喂”了一声。

“Hello，是琼安吗？”“迪恩！”她破啼为笑，兴奋的在床上盘腿而坐。“你怎么会突然打电话来？”一向只有她找迪恩的麻烦，很少他会主动打来的。

“我有心电感应啊！知道小琼安心情不好，赶快打电话来慰问慰问啊！”一听见这么窝心的话，她更是忍不住满腹的眼泪，涕零如雨。

“哇，迪恩，你都不知道人家现在有多水深火热，我好难过好难过喔……”“怎么了？琼安，是不是我哥欺负你了？”琳达的大嗓门响起，她显然在用另一支分机听傅蓉蓉说话。

“丹尼才不会呢，”她抽抽塞住的鼻子，“琳达，我好像……爱上我的姊夫了。”“What？”电话里同时响起两人的声音。

“琳达，你不要说话啦，让我问她。”迪恩骂完琳达，又问傅蓉蓉“什么姊夫？到底是怎么回事？琼安，你赶快说清楚。”他的声音透露着明显的

关切和紧张。

傅蓉蓉迫不及待地把所有事情通告诉他，包括她怎样“易容赴约”，怎样对韩伦一见倾心，怎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假扮萱萱，怎样让他误会萱萱喜欢戏剧，当然，还有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说到最后，她已经泣不成声，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起来的一样。

电话里没有声音传来。

“迪恩，你有没有在听哪？”她的声音沙哑至极，鼻音又重，如果不是多年老友，还真听不出她在说什么。

“有啊有啊，琼安，我都知道了，我觉得……”琳达的声音好像也快哭出来一样。

“拜托你不要说话行不行，琳达，我快被你烦死了！让我好好想想成吗？”迪恩轻声斥责，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超过他的掌握了，他的确需要仔细思考目前的混乱。

又过了半晌，他坚定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琼安，你这次肯不肯完全照我的话去做？不再搞花样，不要玩什么易容的把戏？”“嗯，我全部都听你的。”她已经失去方寸了，只要能不伤害韩伦，又能撮合他和萱萱，她什么都愿意做，至于自己心头的伤口，只能留待日后慢慢舔舐。

“眼前有两步非走不可的棋，一是『傅蓉蓉』必须回美国，从此消失在韩伦眼前，二是『傅萱萱』必须加入剧团，藉以和韩伦培养感情。”她不懂他在卖什么药。“第一步我可以了解，但第二步……迪恩，你到底有没有听懂哪？姊姊根本不懂戏剧，而且要她加入剧团，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你干脆叫她这辈子不要碰电脑还比较容易！”“唉！你这脑袋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要回美国的是你，要加入剧团的也是你，听懂没？”他耐着性子解释

“明天你告诉韩伦，你很快就要回美国了，所以不能接受他的感情，但你姊姊愿意加入剧团，然后……”“你要琼安假扮她姊姊？”琳达再次插嘴，“你杀了她算了，叫她这个白痴写剧本？你昨天才认识她啊？”电话里传来“叩”的一声，紧接着“喀擦”的挂断声，傅蓉蓉随便想也知道琳达脑袋被他敲了一记，然后分机也被挂断。

“迪恩，你真的……要我假扮萱萱接近他？”“是啊，这样才可以让他『移情别恋』嘛！这不是你最重要的目的吗？只要等『时机成熟』，我们再安排真萱萱和他见面，一切就搞定了！”他说得真简单。

“可是，可是琳达说得没错，我怎么可能写得出剧本呢？”她可怜兮兮的说。

“那还用说吗？有必要时当然是由我来包办啦！”迪恩很有义气的表示，

“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成了，别担心，况且你父亲后天就要回去了……”

“咦，你怎么知道？”“嗯，是丹尼告诉我的。”他顿了一下，“反正等你父亲回来，你就向他辞职，对外则宣称你回美国了，听懂没？”“迪恩，你确定……”她还举棋难定。

“再确定也没有了，只要你不再变动我的计画，等我把琳达的论文解决掉时，我保证你姊姊的婚礼已经有着落了，我一定会赶回来凑热闹的！呵！”他的笑声有点诡谲。

听了他得意洋洋的叙述新计画，加上左一个保证，右一个保证，她好像也看见了韩伦和姊姊步上礼堂的画面，不知怎地，她明明应该为姊姊高兴，但却又肝心若裂，柔肠百转……她的眼泪像洪水一样倾泻而下，这下子，“傅

蓉蓉”真的要被“赶回”美国了！

6.3

韩伦不确定这个赌注下得对不对，一步不对，就可能全盘皆输。

越远离傅家，他越感不安，再也见不到蓉蓉的恐惧一点点啃噬他的心，几度起冲动想回头找她，要她说出真相，但这样做的风险更大。他冷静分析，从蓉蓉几次想开口却被他刻意打断的神情中，他看得出蓉蓉未说出的话一定对他不利，尤其她清澈的眼睛不会说谎，韩伦自信蓉蓉对他绝非无情无感，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真相会让她双眼含泪？现在，唯一扣在他手里的王牌是蓉蓉纯洁可爱的心灵，除此之外，坦白说，他一无所有！两人之间仿佛有一堵看不见的高墙，阻止他更接近蓉蓉，他苦苦思索着该如何击溃那堵墙。

此刻的韩伦，好像又回到接洽每个商务案子之前的他，满脑子想的是要如何“攻心”才能“制敌”，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要“攻陷”的是蓉蓉的芳心，要制服的“敌人”是自己的终生伴侣！

更稀奇的是，眼见自己要再一次扮演“老奸巨猾”的狐狸角色去“暗算”心上人，他的良心竟然没有分毫愧疚不安，反而没来由的激动兴奋，有一种恶作剧即将成功的得意快感！

6.4

第二天，傅蓉蓉请了一天假，连着两天彻夜未眠，两支眼睛肿得像核桃，脸色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傅萱萱和何妈甚至想请王医生来看看她，却被她婉拒。

从小到大，她的身体属于“超级健康宝宝”型，别说女孩子经常会有贫血毛病在她身上不可能发生，就连感冒的次数也五根手指指数得出来。所以，在她有点幼稚的心里，总是很羡慕别的女孩娇娇滴滴的模样，好像随时都会瘫软在男生怀抱里，她常想，如果自己能偶尔来个昏倒什么的，不知道会不会比较有女人味。

今天她虽然还没有到昏倒的“境界”，但也总算尝到“头晕目眩”的感受，想睡睡不着，想撑起精神更办不到，脚一踏到地面就感觉天花板在摇晃。她不知道这是哪一种病徵，只知道她不能思考，一思考就会想起韩伦，一想起韩伦她的身体就会痛，眼泪就无止无尽的滚落，整个身体更是冷得牙齿直打颤。

傅萱萱推着轮椅进了她房里，看见妹妹整个人裹在被单里，白色枕头、白色被单和她惨白的脸色融合在一起，乍看之下只见亮黑的长发散在一片雪白白上。

“蓉蓉，你还好吗？”傅萱萱忧心忡忡。

“嗯。”她气若游丝的回答，“我只是没睡好，不用担心。”“可是，你的脸好苍白呢！”傅萱萱问，“你有心事是吗？”她叹口气，摇摇疲惫的头，“我觉得……压力好大，我……眼冒金星。”傅萱萱以为妹妹指的是公事上的压力，“爸爸这阵子不在，公司里一定很多事都要你决定，不如等明天爸爸回来，你向他请个长假，好好轻松一阵子吧！”她苦笑，无奈於这样巧合的误解。“也好，我明天会和爸谈谈。”“你要不要吃颗安眠药睡觉？我拿给你好不好？”她摇头，微弱的笑一笑，“我不能吃安眠药，一吃就会睡上一整天。”

傅萱萱从没见过坚强开朗的妹妹显得如此无助，她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帮蓉蓉。“那……我请何妈帮你端碗热汤来，你喝点再睡吧，好不好？你一整天都没吃东西呢！”“嗯。”她顺从的应了一声，觉得有些内疚，不想让姊姊为她烦恼。

几分钟后，何妈端来热汤和烤土司，她勉强自己喝下几口汤就再也吃不下任何食物了。

她阖起眼睛，“谢谢你们，不用担心我，我睡一觉就没事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傅萱萱和何妈见状，悄悄收起碗盘，离开她房间。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昏昏沈沈的她正在和意志力搏斗，努力告诉自己韩伦只是她的幻想，只是一场梦，等她一觉醒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她勉强睁开眼睛，瞥了一眼床头的闹钟，怀疑是谁在半夜一点打电话来。

伸手拿起电话，把话筒贴在耳畔。“喂！”她含糊的应了一声。

“喂，蓉蓉吗？是我。”韩伦！她骤然坐起身子，用两手捧着电话，“韩伦？”“我在你家巷口，你能出来吗？我很想见你。”她的眼泪在瞬间决堤，“不，韩伦，我不行，你听我说”“蓉蓉，我等你，你出来”“不行不行！”她慌乱的叫了出来，她不能去见他，如果一见到他，她害怕自己控制不了双脚，会不顾一切扑进他怀里，“韩伦，你听我说啊！我们不能再见面了，我要回美国了，我不能再见你，你听见了吗？我们不能再见面了！”她一口气说完全部的话，不让他再有任何打断的机会。

电话里一片沈默，韩伦背脊一片冰冷，感觉身体正在一点一滴崩溃，死去。

“韩伦？”她怯怯唤他。

“你在开我玩笑，是不是？”“是真的，韩伦，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我要回美国了，你听懂吗？我不会再回台湾了！”她紧握电话的手指关节僵硬而泛起青白色。

“你什么时候走？”他的声音有点冷，有点无情。

“下……下星期三。”她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她知道，她有多不想欺骗他，不论为了什么原因……这么快！根本就是为了逃他而临时决定的！韩伦愤怒的想大声吼叫，他料到她会逃，但没想到她竟然准备逃得这么彻底，这么绝情，这么火速！难道他就这么惹人厌吗？难道他所有的推测都是错误的吗？难道连那个“傅萱萱”也要一并逃走吗？他尽量保持声音的平稳，冷不防的问“我明天可以见你姊姊吗？”傅蓉蓉没想到会有此一问，呆在当场。

“我想当面邀请她入团。”他必须在第一时间确定那个“傅萱萱”就是“傅蓉蓉”，不然，休想他轻易会放她“回美国”！

“这……她已经答应了……”倾刻间，他全盘的生命力又活了起来。

“你已经说服她了？”他难掩声音里的喜悦，和刚才的冷酷判若二人。

“对……”她不明白他的情绪为何转变如此迅速，正当她的心碎成千片时，他却好像浑然不觉，好像她要回美国只是出差三天，好像昨天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好像那个吻只是一场游戏，好像他的告白只是玩笑……“那我明天想见她，可以吗？”“嗯。”她总算明白了，原来韩伦只想见到“姊姊”，她的存在与否根本不在他心上，只要“姊姊”能加入剧团，她就算跑到南极去，只怕他也不闻不问……松开僵硬发麻的手指，她挂上电话，发现自己的

心情异常冷静，天花板不旋转了，泪线也已干枯。她用被单紧紧包裹冰冷的身体，把脸埋在柔软的枕头里，韩伦果然只是她的一场梦，明天再见面时，她就要变成“傅萱萱”，而“傅蓉蓉”将等於完全不存在过……虚脱感从四面八方围剿她的意识，不到两分钟，她抱着柔软的枕头，枕着心儿的碎片，沈沈入睡……

6.5

傅浩天坐在从旧金山飞往台北的华航客机里。

这趟飞洛杉矶，原本是和韦老叙旧加谈公事。关于成立第四台的事情，他还是想听听老前辈的意见。等往事叙完了，公事也告段落了，他不顾韦立庸反对，在拉拉扯扯中搭上飞往旧金山的国内班机，坚持要先见韦老的宝贝孙子一面。

想起韦涵阳这个年轻人，傅浩天不由得笑容满面，他决定在旧金山多逗留两天果然是正确的抉择，这个年轻人让他从头到脚都满意透顶，不论是外表、气质、谈吐、见识，都是万中选一的人才，但最难得的是他对萱萱的一片心意。

两天之中，一老一少无所不谈。一开始，傅浩天还满心想考倒这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没想到最后被难倒的是他自己。别的不说，光是韦涵阳对女儿的了解程度，傅浩天就自叹弗如。驾车送傅浩天到机场的途中，韦涵阳问他“傅伯伯，您当初为什么不告诉傅伯母关于萱萱的事呢？”这个问题蓉蓉也曾问过他，但当时傅浩天心结未开，不愿再提起这段让他痛苦万分的心路历程，所以他没有回答蓉蓉的质疑。

这两天下来，他从韦涵阳身上看见萱萱未来的幸福，不知道何故，他感觉自己心里那个被悔恨纠缠十几年的死结正在一点一点被释放，他竟然对这位笃定当选自己女婿的年轻人说出不曾对任何人提起的情感“我不想让秀琴承受和我一样的痛苦。”他还记得当时自己说“当年虽然是秀琴亲口和我提出离婚的要求，但我从来没有怪过她，我知道我不能给她她想要的，我甚至暗自盼望等有一天我能拨出更多心力陪她时，她会愿意重新回到我身边。”韦涵阳脸上淡淡的微笑是全然的了解，全然的体会。

在这瞬间，他有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感觉，竟然以为秀琴正透过这位年轻人的耳朵，聆听他诉说一切“萱萱发生事情后，我曾挣扎过要不要通知她，但是，就算秀琴回来也无法改变既成的悲剧，多一个人痛苦罢了！再对她的了解，我知道她会把所有的责任扛在自己肩膀上！她一定会认为是自己提出离婚，所以才造成萱萱……我懂得她，她连决定离婚时也不曾怪罪过我，只顾自责，认为这全是她的错，她不能为我分担……她就是这样的个性，你想，我怎么还能把萱萱的事告诉她呢？”说到这里，傅浩天已是老泪纵横，几度泣不成声。

韦涵阳等他稍微平静后，说“所以，傅伯伯，您就把自己赔给这场悲剧，同时，也赌上了萱萱的幸福。”傅浩天全身血液冻结到冰点，他惊愕的抬起头，瞪着这个胆大包天的年轻人。

韦涵阳双手稳定的握着驾驶盘，两眼直视前方，不动声色继续说“您甘心自己背下这责任的心情，我想我能体会，但，傅伯伯，您有没有想过萱萱的个性完全像您，她也在默默承受，不想加重您的心理负担，所以当您将

这责任扛下的同时，也把同样份量的重担加到全然无辜的萱萱身上。”韦涵阳转头看了情绪激动的傅浩天一眼，脸上的表情是平稳而镇静的。“容我大胆说一句，您和傅伯母所犯下的唯一错误，是太为彼此着想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讽刺，不是吗？”顷刻间，一种全新的影响慢慢融进傅浩天封闭多年的心房。十几年来，除了把无边无际的遗憾与悔恨不停不停加进这个悲剧，加深它所造成的伤害之外，他又做了什么？他又为萱萱想过什么？从那刻起，两人不再言语，直到分别前，傅浩天用颤抖的手与韦涵阳紧紧相握，仿佛在宣告将女儿的未来交托在他手上……韦涵阳的话，直到此刻还字字句句在傅浩天耳边回响，他也依然难以平复心灵的震撼。

也许是上帝终于原谅他所犯下的错误，也许是秀琴在天上的保佑，傅浩天相信韦涵阳是天神下凡，简直是特地为了自己苦命的女儿而诞生的保护神！

“韦涵阳……”傅浩天低声念着未来女婿的名字，一股莫名而完全的解脱感降临，他心存感恩的阖起眼睛，“他的英文名字叫迪恩……是吗？”

第七章

7.1

向父亲辞职的过程顺利得令傅蓉蓉意外，也许是自己这张比鬼还惨白的脸色把爸爸吓到了吧？她想，不然怎么爸爸答应得这么爽快，甚至没有多问一句。

当她一早醒来，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时，差点尖叫出声，还以为自己已经死掉了，下床的不过是副凄惨的灵魂罢了！不到两天的光阴，她的脸颊凹陷了，嘴唇失去血色，一双黑而大的眼眸在雪白的脸上变得更显目。

印象之中，只有母亲去世的那阵子，她曾经消瘦憔悴，没想到仅仅为了明白自己在韩伦心中地位如此轻微，她就变成这副人鬼不分的模样。

好长一段时间，她坐在梳妆台前，专心凝视着自己，对自己重复母亲最后所说的话“琼安，你是个乖女孩，你有勇气、有爱心，妈妈会保佑你过得幸幸福福的，你不会孤独，不会寂寞，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别害怕啊，宝贝，妈妈爱你……”一遍又一遍，她喃喃自语着“琼安宝贝，妈妈爱你，琼安宝贝，妈妈爱你……”直到一股力量贯穿她的身体，仿佛母亲真的赐给了她勇气泉源，她义无反顾的站起身，给镜子里神情坚定的自己一个鼓励的微笑。

但是，当父亲二话不说就答应她辞职时，傅蓉蓉全身的力气好像突然流失了一大半。

难道自己的存在真的在任何人心中都这么没份量吗？她觉得有点悲哀。

早上才抵国门，只在家小歇片刻就赶来公司的傅浩天，没想到应允了女儿的辞职，却换来她一脸愁容，不禁深深看了她一眼。

“怎么？希望我挽留你吗？还是想趁机加薪？”傅蓉蓉张大嘴巴望着一向严肃的父亲，他脸上竟然出现俏皮的笑容，好像……好像是外星人假扮的！

她不知不觉倒退两步，露出怀疑的眼神打量父亲。

的确和以往有显着的不同，父亲脸上僵硬的线条软化了，总是紧抿的嘴角也持续扬起，整个人仿佛年轻十岁！

傅浩天当然看得出女儿的惊讶，但现在还不是说明的时候，他谨记着韦涵阳的“请求”——无论蓉蓉对你做任何听来怪异的要求，都不要过问，不要拒绝！

这个“请求”本身就很怪异，但他全盘相信他的“天才女婿”。

傅蓉蓉看父亲露出神秘兮兮的笑容，更是恐惧的不停往后退，直到背脊碰到办公室门口，才停下脚步。

傅浩天简直哭笑不得，直到此刻他才确切了解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

“我到美国去见过你韦爷爷了。”他试着在许可范围内做解释，“他极力称赞你主持节目的才能，还一直恳求我放你回去帮他开辟新的广播节目呢！你这次向我辞职，不就是想回去一展所长吗？我为什么要阻拦你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傅蓉蓉挺直的肩膀陡然松懈下来。

“再说，虽然你的企画能力极强……”他停顿一下，用眼角观察女儿的反应，见到她整副表情僵死在当场，果然和韦涵阳所预测的一模一样，他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两个小鬼，竟然背着我玩花样！“但是，我并没有要强迫你继承我事业的迂腐观念，所以你大可放心回去。”他决定放过女儿一马，不拆穿她“找枪手”的事，毕竟已经有韦涵阳这么完美的女婿来继承事业，他心满意足都还来不及呢！

听见父亲的话，傅蓉蓉差点滑坐到地上——她真的有种被释放的轻松感，非但不用再面对压力满满的办公桌，而且韦爷爷还愿意为她开辟新时段——看来人说“情场失意，事业得意”一点也不假呢！

想到世界上还有人对她赋予期待，还有个属于她的角落正在等待她的归去，一瞬间，傅蓉蓉全部的力气又涌回体内——现在只等她把姊姊和韩伦“送做堆”，她就可以了无牵挂的回美国，展开全新的生活！

这也同时意味着，她还要支撑一段时间，不能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妈妈，她在心里默念，请给我更多的勇气去面对韩伦……

7.2

傍晚，当傅蓉蓉坐在轮椅上，由徐宇平推着出现在排练场时，韩伦心里震惊到极点。他不能相信这个神情憔悴而冷淡的女人就是他的蓉蓉，他更不能相信她竟然带着那个年轻人赴约。

“蓉蓉呢？”这是他的第一句话，也是发自肺腑的质疑。

“我妹妹临时有事不能来，很抱歉，韩先生，她请我转达她的歉意。”傅蓉蓉的口气平淡没有感情，虽则她的心脏正鸣锣击鼓，但她脸上并没有泄漏一丁点情绪。

韩伦深吸一口气，整理紊乱的思绪——他不是早知道“蓉蓉”不会现身吗？她不可能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呀！但问题是，眼前的女人真的是傅蓉蓉吗？她的确美得惊人，和那天晚上见到的“傅萱萱”相比之下，她的表情更冷漠，带着一股与世隔绝的疏离感，好像所有情绪都与她无干，好像她是个不会笑，不会哭的假娃娃！

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傻，仅凭一点蛛丝马迹就断定“傅萱萱”和“傅蓉蓉”是同一人。

这个赌注实在下得太大了，大到他害怕去面对事实，害怕去揭开真相！

“韩先生，我们要站在这里谈，还是……”徐宇平环顾四周，诺大的空房间里三面墙都是及地的大镜子，有点像人家教跳韵律舞的场所，而角落里也的确有两人正对着镜子伸展四肢，互相帮对方做暖身的按摩动作。

韩伦的神智被拉回现实，他用带有敌意的眼神看着徐宇平，“请问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徐宇平大方的伸出手，“我姓徐，徐宇平，叫我丹尼就好了。”韩伦强迫自己伸手和他相握。“请两位移驾，我们到楼上会议室谈吧！”三人乘坐电梯到楼上，一路沉寂。韩伦冷眼旁观，注意到徐宇平虽不言语，但非常细心谨慎为她推动轮椅，每个转弯，每个起伏，处处都感受得出他的细心体贴，无论多小的动作总尽量避免她的颠簸。

到了楼上，韩伦先为两人大致介绍了剧团的现况，说明目前这只是业馀剧团，团员们只有车马费贴补，公演的门票收入除了支付场地租金和道具成本外，剩馀不多的数目都捐给慈善机构。“我解释这些，是想请问傅小姐，如果没有额外的酬劳，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加入呢？”“韩先生不用客气，叫我琼安吧，这是我的英文名字。”她不想听韩伦叫她傅小姐或傅萱萱，“韩先生，我……”“请叫我韩伦，蓉蓉也是这样叫我。”韩伦锐利的眼神不放过她脸部最细微的表情变化，提到蓉蓉时，他还刻意加重语气。

“好的，韩伦。”当这个熟悉而甜蜜的名字从口中溢出时，她忍不住情绪激动而澎湃不已，仿佛她已经等了一世纪之久，只为了将他的名字从口中说出。“我想，有没有酬劳并不是重点，我的行动不方便，也不敢保证每次都能参加你们的聚会，所以只要你们不嫌弃，我当然尽力而为。”“那么，我们就这样说定了。”韩伦向她伸出手。

她犹豫了两秒钟，还是伸手和他带电的手指浅握一下，几乎才碰到就想缩回来，韩伦却猛然攥住她的手，紧握不放。

她强自镇定，浅浅一笑，“是不是喜欢戏剧的人都这般热情呢？”韩伦脸一红，困窘的松开手，他更怀疑眼前这个女人就是他的蓉蓉，如果是蓉蓉，她一定会羞得低下头来，但那只细滑柔嫩的小手，触感又熟悉得令他心悸……难道换了一张脸，她的心也跟着换了吗？“如果没有别的事，我们就照刚才说定的，等我把手边的作品整理出来，再请你过目指教，好吗？”她就像在谈公事一样，口气平淡得像杯白开水。

她的言语，她的神情，在在刺伤韩伦的心，使他整个人不寒而栗，他挣扎着握紧双拳，眼前的情势逼他不得不下决心走险棋！

“明天是这次公演的最后一场，不知道两位是否有时间来？”他跟着追加“上次我带蓉蓉看过，她很喜欢，这次我想带两位到后台参观，顺便和大家认识认识。”傅蓉蓉默默点头同意，随即让徐宇平推着离开会议室。

韩伦追到电梯口。“琼安，请替我转告蓉蓉，我很想念她。”他的声音低沉温柔。

她一阵头昏目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配合心脏疯狂的节奏声，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稳定的从口中传出来“我代她谢谢你的关心，韩伦，再见。”韩伦动弹不得，呆立着看电梯门慢慢阖上。

在电梯里，始终沈默的徐宇平不了解傅蓉蓉今天的表现，“琼安，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你不是想帮萱萱追他吗？那为什么不对他温和一点？”

傅蓉蓉黯然摇摇头，“丹尼，我很累很累了，我想回家休息，改天再和你解释好吗？”徐宇平不再多说，他感觉得出来，琼安和这位叫韩伦的男人之间，有着不寻常的情愫。

他有点迷惑，十几年来，他不曾见过琼安对哪个男人有特别感情，这也是他锲而不舍的原因，相信自己在她心中的地位比一般男人来得重，相信自己还有一丝希望……现在他已经不敢这样自信了。

7.3

程小雯一推开剧团会议室大门，里面溢出浓臭的香菸味，她连连咳了几声。

“小哥？”她看见韩伦身体懒散的倒在一张椅子上，背对门口，两条长腿直直向前伸展，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桌上放着一个烟灰缸，里面的菸屁股堆得高出边缘。

韩伦没有应声，随手又捻起另一支香菸，对准还没熄灭的菸头，藉着馀烬点燃下一根。

直觉已经告诉她今天的计画并不顺利，“怎么了？她不是傅蓉蓉吗？”她机警的关上门，在他旁边椅子上坐下。

韩伦连抽了三口烟，恍若自语的说“我想我下错注了。”程小雯紧盯着他沈思的脸庞，“你已经确定了吗？”韩伦眉头紧缩着，缓缓将今天与“傅萱萱”见面的经过告诉她，说完后又狠狠抽了一大口烟，吐出无数的疑问，“她真的是蓉蓉吗？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想玩我的感情，她早成功了，现在又是为了什么？”他的声音是冷静的，语气是没有起伏的，但程小雯看见他额上的青筋浮现，说话时嘴角也是僵硬的，她了解韩伦是以多大的克制力在压抑心中的怒火。

沈吟片刻后，程小雯说“我相信你有一点说对了——她想逃，否则昨天那个『傅蓉蓉』不会告诉你她要回美国。”她以局外人的身份分析着，“至於这个琼安，也就是『傅萱萱』，究竟是蓉蓉本人还是真有此人？”“这就是问题。”韩伦用力捻熄香菸，“若是她真的是傅萱萱，那蓉蓉又在哪里？”“小哥，还有一点你也说对了——你的赌注下得太早了，我只能帮你确定蓉蓉的面貌是化妆的，但我没办法认出她的真面目，而你也只听见『二小姐』三个字，加上见到一个女人从傅家出门去上班，但并不表示那女人就是蓉蓉啊！”她点破他一厢情愿的判断。

韩伦愤然点起另一根烟，“她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他也不清楚这个“她”，指的究竟是“傅蓉蓉”还是“傅萱萱”。

程小雯自言自语着“目前据我们所知，一共有四个女人——一个是可能不会走路的美女，她待人冷漠；一个是绝对会走路的美女，在公司上班；一个是蓉蓉口中的姊姊『傅萱萱』，最后一个是个丑丑的『傅蓉蓉』本人……”“她不丑！”韩伦突然大叫，把程小雯吓了一跳。

“好好好，最后一个是个『长相平凡』的傅蓉蓉，可以了吗？”她斜眼观察韩伦的反应，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想这人中毒显然不轻！

“然后呢？”韩伦淡淡问道，脑中也跟随程小雯的逻辑打转。

她继续说“前面两个美女，你已经确定长相一样，但后面两个，我们没人知道她们的真面目。问题重点是，这『四个』女人究竟是由『几个』

变化而成的？”见韩伦没有答腔，她自顾自说下去。“小哥，你有没有想过傅蓉蓉和傅萱萱是双胞胎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那两个美女是双胞胎，而一个是不会走路的傅萱萱，另一个是傅蓉蓉的真面目。当然，也可能这四个人都是蓉蓉一人扮演的，也可能是三胞胎或四胞胎，或者背后还有第五个、第六个……”韩伦被她一句“双胞胎”给打昏了脑袋，全然没听见她后面的瞎掰。“双胞胎？你是认为我今天和那天在傅家客厅见到的是傅萱萱，而去公司上班那个会走路的才是蓉蓉？”他大声咆哮，如果事实真相果真如此，这盘棋只怕就要全军覆没。

程小雯的脑细胞快速转动，“我不能确定，只是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长相平凡』的傅蓉蓉会走路，这是铁的事实，就算她是化妆的，本人其实很漂亮，但一人扮两角也够了，她为什么要突然编造出一个『不会走路』的姊姊来？最有可能的是——她的的确确有这样一个残障的姊姊！”韩伦焦虑的等她继续说下去，他已经没办法自己思考了。

程小雯觉得自己像推理小说里的神探，满脸春风得意，“当然，她们也可能不是双胞胎，或许你见到的两个美女都是蓉蓉，而另外有一个长相不明又不能走路的傅萱萱躲在背后；也许两个美人都是傅萱萱，她只是假装自己不会走路，而傅蓉蓉呢？说不定是那个老佣人假扮的……”听她越掰越过分，韩伦真想拿烟灰缸砸过去。

“总而言之，”她慎重其事的下结论——“你还是得先弄清楚这个琼安是不是傅蓉蓉。”韩伦快气炸了，她绕了一大圈，结果又绕回问题的原点。“真是独到的见解啊！程妹妹。”他讽刺的说，“接下来你是不是要怪我没有一脚把她从轮椅上踢下来，看她是不是真的不能走路？”“这倒是个好方法，你今天怎么没想到呢？”程小雯还真的在考虑可行性。

“你……”“你何必苦着脸呢？小哥，既然你已经约了她明天到后台，我们只要按照原订的第二计画进行不就可以了吗？”她乐观的表示，反正他们老早就决定，万一韩伦无法以“目测”分辨傅蓉蓉和傅萱萱，就要施些计谋逼傅蓉蓉“现出原形”。何况在个人的想法中，程小雯还比较喜欢这个刺激好玩的“第二计画”呢！

韩伦默然不语，他的心情实在没有程小雯这么轻松愉快。考虑许久后，他最后才咬紧牙关说出心底的顾虑，“小雯，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谈要让剧团职业化的事吗？我已经找到一位愿意出资帮我们成为职业剧团的老板，对方明天会来看戏，所以我们不能出一点差错！”程小雯张大诧异的眼睛瞪着他，旋即朗声笑起来，“你在开玩笑吧？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对方也是今早才通知我的！”韩伦认真的回瞪她，“我会跟你开这种玩笑吗？”她赶忙收起笑声，语调也紧张起来，“我们要怎么办？还是照原订计画吗？万一她真的不是傅蓉蓉，那可是有开天窗的危险呢！”她知道成为职业剧团是每位团员的心愿，没有人会甘心错失这个机会。

“所以我很不想走上这步棋啊！”他委实无奈，“但蓉蓉现在连公司也不去了，而我只剩下四天的时间，除非不顾一切闯进她家里，否则真的只能把那个琼安从轮椅上给踢下来，但这种当场拆穿的作法只会把她逼得离我更远，你想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她左思右想也没别的主意，只好安慰韩伦道

“别多想了，既然决定了就这么办吧，反正请小李躲在监控室里待命就是了！”韩伦叹口气，“也只能这样了，但愿蓉蓉她……”他把剩下的话吞进肚子里。

程小雯看出他的思绪，给他鼓励的微笑，“小哥，我相信蓉蓉对你真心的。我那次在你怀里撒娇大哭，她当时的样子啊，真像要把我给斩成八块呢！”韩伦笑了，“我还真想把那个丹尼给斩成十六块！”他随即又陷入沉思，“如果蓉蓉真的在玩弄我，只怕这辈子我再也不会相信人心了。”“我相信她的『苦衷』一定非常不得已。”程小雯继续给他打气。

“是啊，我也只能这么想了。”他重新点燃一根烟，点燃最后一线希望，“我只能相信她……”“不用担心，一切都看明天了！”她嘴里说得轻松写意，心里却在慎重祈祷，但愿傅蓉蓉不会辜负小哥的信任！

两个人陷入沈默，任凭烟雾弥漫整间会议室。

7.4

“怎么了？琼安。渴吗？要不要吃什么？”徐宇平一双手搭上传蓉蓉肩膀，她才回过神来，软软笑道“也好，给我带杯咖啡吧，我头有点昏。顺便问问还有没有人要，只怕没人有心情吃喝。”最后一场公演的后台一片紊乱，她没想到演出前的气氛竟然这么紧张，虽然相同戏码已经上演五天了，但每个演员都还战战兢兢，不敢掉以轻心，全心全意要让观众留下最绚烂最深刻的印象。为了不打扰大家，她和丹尼只好静静待在角落。

“我去买的时候，你要乖乖留在这里，别乱跑啊！”徐宇平揉揉她的头发。

“知道啦！我坐着轮椅能跑到那里去？傻子！”她笑斥道。

徐宇平转身离开了，留下她一个人，倍觉孤独。

五点多，她就在丹尼的陪同下来到社教馆后台，韩伦公式化的将她介绍给大家，随手抓了些旧剧本给她，淡淡的说了句“请琼安小姐过目后，给我们批评指教。”然后就不再说些什么，转头参与忙碌的准备工作。看着韩伦忙进忙出，甚至没有多看她一眼，她觉得自己像个隐形人，以前的两人世界不再复存，他的眼里仿佛再也容不下她了……她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全身乏力。

“琼安哪，你的护花使者呢？怎么不见了！”程小雯已经换好戏服、化好妆，笑嘻嘻的走到她跟前，傅蓉蓉强撑起精神，友善的笑笑，“你是指丹尼吗？他去买喝的，一会儿就回来。”程小雯一听，正中下怀，她原本的任务就是要设法将徐宇平暂时遣开，免得他破坏接下来的计画。这叫天助小哥也！她暗叫，却又觉得不过瘾，好像错失一场好玩的游戏似的，於是她不甘寂寞的在傅蓉蓉轮椅前蹲下，恶作剧的说“说真的，你和你妹妹的长相真是完全不相似，不知道你是捡来的，还是你妹妹是领养的？”傅蓉蓉警觉心顿起，她不懂程小雯为何突出此言。“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充满戒备的反问。

程小雯不在意的耸耸肩膀，依然嘻皮笑脸的站起身。“开个玩笑罢了，何必这么没幽默感？算了，不和你说，我去做暖身了。”她转身要走，又掉头抛下一句“琼安，我确定你不是个好演员。”傅蓉蓉一凛，她不确定程小雯这句话有没有弦外之音，但却完完全全刺穿她的心事，她的确快“演”不下去了。眼里耳里都是韩伦的身影、韩伦的声音，让她那颗已经宣告死亡的心脏，竟然一点一点又活动起来，两种情绪同时灌注进来，互相对抗着，反覆而不能平息。

她不能了解为什么韩伦知道她要离开，却显得如此无动於衷？但她又

不能彻底忘记韩伦的告白，还有临别前那句……蓉蓉，我是真心的……“小李呢？还没来吗？”程小雯扯开嗓子对大家叫道，表示“准备工作”完成。

“今天还没见到他呀！”另一人也吼着回答。

震天价响的声音打断了傅蓉蓉的思绪，她抬头发现后台正陷入一片沈默，所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到十秒钟，大家又开始骚动起来，原来距离演出只有二十分钟了，掌管灯光的小李却“还没有到”，本来就弥漫着紧张气氛的后台更陷入一片混乱，所有团员凭着完美的默契，为韩伦演出这场未经排演的“戏前戏”。

身为舞台监督的林建国迅速拿起联络监控室的内线电话“阿美，你师父到了没？他有没有交代？知道了，我来打。”他挂下电话，转向大家，“你们继续做自己的事，老陈，你去打电话！韩伦，你帮我四处去找一下，看有没有在厕所还是在哪儿？”三分钟后，老陈跑回来，说小李家里没人接听，大哥大也接不通。再五分钟后，韩伦也跑回来，依然没有小李的下落。

此刻距离开幕剩下不到十分钟，林建国的大哥大“分秒不差”的叫了起来，他接起电话“喂……小李！你在哪儿？”他声音之大，每个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什么？他还好吗？嗯……嗯……你什么时候能到？嗯……知道了，等你到了再说！”切断电话，林建国沈默两秒钟，转向大家宣布道“小李朋友出了车祸，还好现在已经没事了，他正从荣总赶过来，最快要半个钟头才会到。”“那，阿美能顶吗？”“还是延迟开幕？”“找个人去帮阿美比较好，不然要晚多久开幕也不确定。”“我想……”等每个人都尽职的说出“台词”后，林建国做出总结“让阿美先撑，至於帮手……”“不行！”现在轮到韩伦出声，“阿美才跟过一部戏而已，她还不行！尤其这场戏开幕就在酒家，灯光不好打！”“那你说要延迟开幕吗？”林建国张目瞪着韩伦，想当年他戏也演得挺不错，“万一小李八点半才到怎么办？有人闹要退票怎么办？”韩伦也回瞪他，语气坚定不容反驳，“建国，你冷静听我说，有一位愿意出资帮我们成为职业剧团的老板今天会来看，我们不能冒险让阿美顶哪！”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韩伦身上，整个后台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的见。

林建国更是傻了眼，怎么韩伦事先没提过这段“台词”，这到底是真的还是韩伦临时掰出来的？他的目光在韩伦脸上搜寻几秒钟，两个人的交情算算也有十年了，默契自然是超一流的，从韩伦的表情和声音中，他知道韩伦说的是真话，但那双绝顶严肃的眼睛也同时暗示“这场戏”还是得演下去。

林建国很快从惊讶中恢复神智，他推测韩伦选在此时说这件事，是打算利用这件事进一步刺激傅蓉蓉，使她更没有退路可选。於是他飞快看了一下手表，把“戏”带回主题，“现在没时间说这个，我们只剩下五分钟了，你说怎么办？阿美不行，又不能晚开幕？”“这……”韩伦露出一副苦苦思索的模样，“总之阿美不行，如果晚开幕的话……有没有不影响观众的方法？”在一片沈默中，程小雯开始“出主意”，“我们先上台演个短剧如何？”这个主意当然遭到大家异口同声的否决，她於是又说“那么找人说些笑话给观众听，混些时间呢？”这次没人答腔，表示这是个“可以考虑”的方法。从眼角余光中，程小雯看见傅蓉蓉“天人挣扎”的表情，她暗自相信这步棋成功的机率正在一点点增加。

“但要找谁去呢？”林建国刻意装出认真在考虑人选的样子，目光轮流在每位团员身上打转，每个人都默默摇头表示自己不能担当这个“重责大

任”。

韩伦则竭力坚持着不说话，发誓要等到最后一秒钟。

后台每一支耳朵里只有秒针滴答滴答的声响，每一颗心都在期待，却没人敢把眼睛转向傅蓉蓉的所在的角落……“韩伦，带我到播音室去！”傅蓉蓉的声音终于响起，韩伦猛然回过头，周围的景象刹时变得一片模糊，他只见到一脸苍白的她缓缓推动轮椅前进，她的嘴唇在颤抖，墨黑的双眼闪烁生辉，那样子真是动人，韩伦只一瞥，不禁目眩神移……“带我到播音室去！”她再次坚决要求，只觉得心脏就快要跳出胸口，砰然的声音大到好像每个人都能听见，“你们别无选择，是吗？要晚开幕又不能触怒观众，是吗？会耽搁多久没人说得准，是吗？”问话之间，她一双秀目左右顾盼，后台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被她看见了，却没有人出声回答。

韩伦不知道自己此刻翻腾起伏的心情是激动、是兴奋、是愧疚，还是喜悦？他的计画可以说顺利极了——若非对自己的播音能力有相当信心，没有人会自告奋勇在这样的处境下冒险——他已经成功的“利用”了蓉蓉的纯真善良逼她做出决定，逼她在无形中默认自己是傅蓉蓉，然而，见到自己将她逼得面无血色，韩伦的良心不由得阵阵抽痛起来！

“带我去播音室啊！韩伦，相信我！”她第三次催促。

他无暇分析自己的情绪，迈出两个大步跨到她跟前，突然伸手将她整个人横抱起。

她惊喘一声。

韩伦凝视怀中佳人，“音控室在楼上，没有电梯，你不能走路，是吗？”他再转向林建国，“建国，请你联络阿中，做好播音准备。”说完，他毅然决然抱着她，转身走出后台。

依偎在韩伦胸前，被他结实的臂膀抱着，鼻里嗅着他身上漾出的阳刚气息，耳里听着他的心跳声，噗通噗通和自己奏着相同的节奏，傅蓉蓉以为自己身在天堂，她相信全世界再也没有比这里更舒服更温暖更安逸的角落……抱着蓉蓉轻盈柔软的身躯，韩伦全身血脉着火似的加速窜动，体内的悸动使他更收紧手臂，只希望能永远如此抱着她，抱着她……可惜两分钟后，他的脚已经把她们带到音控室，负责音效的阿中得到林建国的指示，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播音。

他勉强割舍百般不情愿的心情，将怀里的蓉蓉轻轻放在椅子上。

阿中将麦克风递给她。

傅蓉蓉接过麦克风，看了韩伦一眼，随即专心面对麦克风，闭起眼睛，轻启朱唇……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竟有说不出的美妙，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抚慰力量，飘入耳里就像一股透心凉的清泉，令听的人全身毛孔无一不畅快。

刹时之间，台前台后一片肃静，都以为是天使在说话了。

起初只觉得声音入耳动心，说了些什么也没留神去听，后来等她开场白一过，话峰一转，她开始介绍剧团成立以来，演出过的一些戏码，公演的时间、地点、演出场数，间接又带出不少有趣的笑话——不会抽烟的女主角在舞台上被烟呛得说不出话来，莽撞的男主角没认清门的位置，导致“破墙而入”……她的话题层出不穷，鲜活灵动，好像总绕着剧团琐事打转，却叫人没有厌烦的感觉，听她说来像说故事，娓娓道来，字字清脆，声声婉转，语调忽缓忽急，或高或低，每个抑扬顿挫都紧紧抓住听众的心。

从开始到结束，在场所有听众竟无人开口说话，仿佛陷入被催眠的境界，只怕漏掉她的一个字句，一声轻笑……

7.5

直到音控室里联络电话的红灯亮起，韩伦才恢复知觉，整个人恍若刚从梦里醒来。

他接起电话，是林建国通知他时间差不多了，戏可以开幕了。此刻，他才省悟到时间已经在傅蓉蓉如新莺出谷的声音中，不知不觉过去了三十分钟。

他轻拍她的肩膀，她会意的点点头，随即将正在嘴边的话题告个段落。“各位观众，幕即将开启，邀请你们一同融入我们在舞台上交织成的喜怒哀乐……”灯光渐暗，声音渐微，枣红布幕缓缓拉开……阿中从旁接过傅蓉蓉手里的麦克风，她身下的椅子一个晃动，整个身子摔倒在地上，昏厥过去。

“蓉蓉！”“琼安！”韩伦和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进音控室的徐宇平同时扑上前，一人一边将她扶起，她瘫软的娇躯悬挂在两人的臂膀上，星眸紧闭，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琼安，你怎么了？别吓我啊！你醒醒啊！”徐宇平眼泪都快流下来了，用力摇晃她的身子。她微微动唇，却一声也没发出来。

韩伦一手揽着她，一手探探她的额头，烫得惊人。“她在发烧。”“发烧？”徐宇平愣住，也伸手摸她的脸颊，“我从小到大没见过她生病哪！琼安身体壮得像支牛，为什么突然……”韩伦甚至没有时间自责，迅速从徐宇平手里把蓉蓉“抢”过来，将她整个身子搂抱进怀里，二话不说就往门外走。

“喂！你要把琼安带到哪里？喂！你等等啊！”徐宇平边嚷边追了出去。

7.6

傅蓉蓉微微睁开眼睛，触目就是韩伦含情脉脉的双眼，她下意识的眨眨眼，还以为自己身在梦里。

“韩伦……”她呢喃唤他的名字。

“你病了，小丫头，别多说话，乖乖睡觉。”他极富磁性的低沉嗓音让她早已无力的骨头更酥软得像要松散成灰。

“我病了？”她难以相信这个字汇会和她连在一起，略一偏头，看见徐宇平手脚大开的躺在旁边沙发上，睡得正酣，眼看脑袋就要滑到地上。她才省悟到这是个陌生环境，黑暗的房间中只有角落一盏小灯发出昏黄的光线。“这里是哪里？”“医院，你在打点滴，别动。”韩伦爱怜拂开落在她眉梢的发丝，动作又轻又柔，“没事的，你已经退烧了，医生说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哦。”她应了一声，缓缓阖上眼睛，不到一会儿又睁开，“公演呢？”“顺利结束了，你表现得好极了，大家还没卸妆就全部冲来看你，每个人都说你是最大的功臣。”他温热的气息柔柔吹上她的脸颊，她羞红了脸，转过头避开他含情的双眸。

“我没有那么好，你不要这样说，我……自作主张……总是顾前不顾后……”“傻丫头，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好，中场时间起码一打观众跑到后台来问那是谁的声音？她在那个电台主持？什么时段？后来还有观众指名要把花献给你呢！”“是吗？你在开玩笑吧？”她斜眼瞄他，却见到他从床下拿出一大束白玫瑰。

他把花捧到她枕边，在她耳畔低语“我从没跟你开过玩笑，我是真心的。”剪不断的泪水滑下她脸颊，颗颗落在花瓣上，“韩伦……我……”“别

再说了，琼安。”他压抑下想叫她蓉蓉的冲动，“闭上眼睛，小丫头，乖乖睡着，什么都别去想了，乖……”出乎她意料之外，在韩伦恍若催眠的轻呓声中，傅蓉蓉很快就睡着了。

